武侠与歷史

258

封面說明

四羊銅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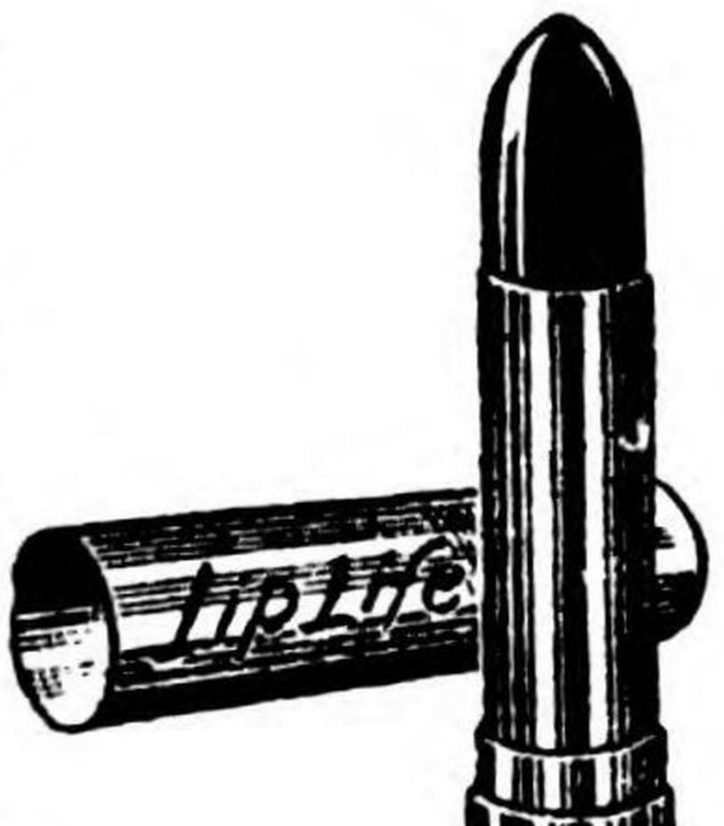
四羊銅尊爲商代（公元前一六〇〇——一〇〇〇年）產品，迄今有三千至三千五百年左右歷史。

尊高五八·三糎，口寬五二·四糎。尊脚以四羊圖案支持，製作精巧，細緻美觀，足証我國古代工藝品之不同凡响。

此尊爲湖南省寧鄉縣出土。

Lip Life® LIPSTICK

ONE APPLICATION
LASTS ALL DAY



美國

麗妃唇膏

嬌艷名貴·保不脫色

各大公司藥房均售

武俠与歷史

第二五八期目錄

一九六五年十月十五日出版

秦少游與朝華……………疑史樓主 4

劍底柔情……………文采風 10

丹心一劍……………琴心 17

俠盜白金龍……………羅夫 26

流亡江湖的建文君……………蘭陵 34

脂粉梟雄……………方達明 40

玉女銀鳳……………冰鴻 58

情海俠侶……………上官厚 70

天龍八部……………金庸 80

狂波俠影……………岳川 86

逢星期五出版 · 每册港幣壹圓

定 閱:

全年52期(連郵)港澳H.K. $47.00 外埠H.K. $57.00

半年26期(連郵)港澳H.K. $25.00 外埠H.K. $30.00

香港郵箱14363 電報掛號:三三四一

Hiatorical Novels Publisbing Co

P.O.BOX 14363

HONG KONG

秦少游與朝華

疑史樓主・文　金池・圖

宋朝汴京的居民，對於元宵燈節，特別重視。原因是由宮庭至貴戚豪門，都在提倡，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漸漸成爲一種風尙。每年到了元宵，幾乎沒有一家不張燈結綵的。

宮中對於燈節，更是特別重視。每年過了冬至後，宮女們便開始紮各式各樣的燈，爭奇鬥巧，準備在燈節時在御街前懸掛。

所謂御街，便是指宣德樓前那條長約五里的街道。在這條街上，矗立着一個燈棚，京城裏的人，稱之爲鼇山或山棚。這一個棚照例是由開封府紮的。也是在冬至前後，便開始紮搭了。

到了元宵的前夕，遊人便開始來逛御街，御街的兩廊百戲雜陳，樂聲嘈雜，有擊丸的，蹴鞠的，走繩上竿，吞劍吐火，各種雜技。

山棚上繪畫五色繽紛的彩畫，繪的全是神仙故事，人物栩栩如生，加上綵綢紮成的大燈，看來教人目爲之眩，燈形有紮成花朵，也有紮成飛禽走獸，種類繁多，顏色不一。

山棚的左右，有綵綢結成的神像，其中暗藏機括，神像手指尖會噴出水來。山上還有流泉一道，從山頂直瀉而下，那是眞水，不會弄濕山上的綵綢。

詩人秦少游，一向聞得京師燈節的熱鬧，但沒有機會看到。這一年以蘇軾的舉荐，投太學博士到京師來度歲，便有機會看看元宵燈節。

元宵這一晚，秦少游帶着書僮，離開寓所，便到宣德樓前而來，但見人山人海，萬頭攢動，這情形已不單純是看燈，簡直是人看人了。

人聲一片喧嘩，女人的聲音，把男人的蓋着。這是女人們難得的機會，她們要在御街前盡量眩耀一下自己，教人注意到她的美麗衣飾。

女人的衣飾是美麗的，所有的衣服鞋襪，都是用錦綢裁成，用五色的彩綫刺繡着各色的花樣，鮮艷奪目，而且都經過香薰，使人連嗅覺也感到滿足。

她們的頭上，插着玉簪金釵耳墜子是珍珠做的，這些飾物，價值不菲吧，可是，當夜深人散之後，清道夫會把它當作垃圾的掃走。每年燈節裏遺簪墜珥的女人，起碼有一千人以上。

秦少游是個才子，才子一定是風流的，一且到了這脂粉叢中，不由得精神抖擻起來。他朝女人最多的地方走去。

他的書僮，却因貪看燈山上活動的普賢天尊，一不留神，竟跟不上秦少游了。他回頭不見了主人，不免驚慌的叫着：「秦相公，秦相公，你在那裏啊！」

可是，人聲是那樣嘈雜，書僮的呼聲無論如何不會到達少游的耳鼓裏。

少游走了一段路，回頭不見了小書僮。這孩子只有八九歲，他恐怕被人擠壞了，更怕他不認得回家的路，沒奈何只得折轉來，到處去找。

人如潮湧，少游剛走了兩步，又被人潮冲得往後倒退。他簡直身不自主，隨着人潮一直走下去，走下去，直到他感到疲乏。才設法找到一處空隙的地方坐下。

少游所坐的地方，距離宣德樓已很遠。路旁是一家大院子，緊貼着院子的牆邊，放着一張長櫈，也不知道是誰放着的，大概是院子裏的人，搬個櫈來，以便站到上頭，遙望燈色的吧？少游走得正累，不管什麼，且坐在櫈子上，休息一會兒再說。

他想起自己的書僮，頗覺得躁煩，於是，他扶着牆壁，緩緩的在櫈子上站起來，向人叢中張望，希望能够看見那小書僮。

「六少爺，下來吧，別這樣站着。」少游正張望間，忽聽得脚下有人在叫他。少游低頭一看，却原來是一個丫鬟，他知道她是認錯了人了。笑着說道：「本少爺排行第七，却不是什爲六少爺。」

那丫鬟吃了一驚，向少游的臉上望了一望，就在這一剎那間，少游看見了一張生平第一次見到的美麗的臉。

在遙遙射來的燈光下，這一張臉的確是艷麗無倫的，晶瑩的肌膚，白裏透紅，五官的配搭，是那樣的勻稱，一管筆直的鼻子下，安着一張誘惑的嘴。那雙閃爍的星眸上，彎巧地描着一雙新月眉。頭上梳着兩隻丫角髻，沒有任何簪珥之屬，身上穿了一件青色的過膝短衫，桃腮杏臉，孕着三分驚惶，七分羞意。

「對不起，你看見我們的六少爺嗎？」那丫鬟忸怩地向少游問着。

「我知道那一個是你的六少爺？」少游失笑。

「剛才他站在這櫈子上的，你一定看見過他。」那丫鬟堅持地說。

「沒有。」少游凝視着她說：「大概他也認錯了別一個丫鬟是你，跟她去了吧？」少游這樣

打趣着。

那丫鬟有點着急了，她把嬌身一扭，説道：「相公，你不要戲弄我，快告訴我六少爺在那兒？」

少游見她一片焦急的樣子，便正色對她説道：「我沒有戲弄你，的確不曾見過你的六少爺。」

「那你怎會站在他的位置上的？」那丫鬟説。

「你瞧，我是給那一堆人擠出的，連我的書僮也擠失了，到這兒後，看見這張空凳子，我便站上去張望，打算找我的書僮，就在這時候你便來了。」秦少游這樣對她說。

「呀！」那丫鬟非常憂慮地嘆了口氣，「這就糟了，這教我怎樣回去對夫人說呢？」

「你是負責看顧你那位六少爺的麼？」少游向她問。

「正是，夫人教我看顧他，不許他到處去亂逗，爲的是怕人氣薰壞他。」

「那麼，你爲什麽躲懶呢？」少游說：「這只怪你自己不好。」

「誰想懶？」那小丫鬟向少游橫了一眼，「人家有急事便了。」

「什麽事這樣急？」少游繼續向她追問。

小丫鬟把脚一頓，說道：「你這人眞是好管閒事，我有我的事，與你有什麽相干？問我怎的？」

少游道：「可又來，你有你的事，丟了少爺却向我要，又不許我問你一句話，這是什麽道理？」

小丫鬟一想，少游的話不錯，瞧他的樣子，似乎可以幫助自己去找她的六少爺，更不敢得罪。當下便紅着臉回答道：「人有三急，這事怎能告訴你？」

秦少游一聽，却明白小丫鬟爲什麽離開了。他笑着向她問道：「你那六少爺有多大了？」

那丫鬟向少游身上打量了一會兒，說道：「他和你差不多年紀。可能比你少一兩歲。」

「那也不算小了。小生今年已二十歲，尚未取妻。」秦少游用調笑的口吻說：

「誰來問你，」那丫鬟紅着臉說。「不過你眞不像二十歲的人，看來你只十六七歲。」說着，她拿巾子掩面匿笑。

事實上秦少游已經三十歲了，小丫鬟怎會把他當成十六七呢？這當然是一種戲謔。但秦少游却很喜歡這種戲謔，他覺得這丫頭聰明伶俐，逗人喜歡。

「你叫什麽名字？」秦少游向她問。

「我不告訴你，如果你知道我的名字，就要在人前『胡華，胡華』的亂叫了。」她用這種方法說出了自己的名字。

「好一個美麗的名字。」少游拍掌說，「華者花也，早晨的花特別鮮艷的。」

「呀，我的名字不是你叫的。」朝華說，「快把名字還我。」

「哈哈！」秦少游說，「你也要我把名字告訴你麼，我就是鼎鼎大名的秦七少爺秦觀別字少游。」

「怪道你的皮膚沒有光澤，原來少油。」朝華嬌笑着說。

少游見這丫頭風趣，正要說什麽再調侃她一下。忽聽得人聲喧嘩，一羣人在人叢中分裂用來，向這邊移動，並且有人高聲的喝打。少游吃了一驚，連忙向前注視。

「這小子調戲婦女，非打他不可。」

「打啊！打死這無賴子弟！」

「救命，救命啊！」一個少年穿了袴紈，向少游這邊急奔而來，跟在他背後的是一羣閒人，顯然地他是被人追着了。

「啊喲？」朝華突然驚呼了一句，「那就是我的六少爺。」他指着那袴紈少年。

朝華說着不再理會少游，向人叢奔去，一面高叫道：「六少爺，六少爺，你怎麽啦？」

「快來救我啊，胡華！」那紈袴少年狂叫着向朝華這面走來。他的頭巾已被人扯去，頭上的髮披了下來，身上帶子也散開了，樣子十分狼狽。

朝華迎上前向紈袴少年伸開雙臂，她要保護她的少主人。

然而，洶湧的人潮，就像一堵牆似的直向她身上壓來，這情勢決不是一個弱女子能够抵擋的。而且形勢很危殆。前列的人，雖然不想向朝華侵犯，但後面的人，却不可能看到朝華，仍然繼續衝來，把前列的人，硬殖着向朝華身上撞去。

胡華一聲驚呼，她已被人潮撞倒了。假如人潮繼續前進，就會把她淹沒——那是說她將埋沒在人們的脚下，也許永遠的站不起來了。秦少游

見了這情形，驚出一身冷汗。他不由分說，搶上前去，一把拉着期華，使她站起來，少游自己也不知那裏來的這一股力量，怎樣會有如此神速的動作。

「向後逃！」少游向朝華喝了一句，同時對那紈袴少年說：「還不快逃麼？」

紈袴子弟一言不發驚惶地轉身便走。少游拖着朝華，在後面掩護，人潮繼續捲來，喊打之聲不絕於耳。

現在，朝華少游是順着人潮的趨勢去，他們變成最前列，由於他們是順着走的，不會被人推倒，再因他們有意掩護朝華的少主，他們的進行稍慢，後面的人潮，來勢也因而緩慢得多了。

那紈袴少年終於向一家府第的大門走了進去。朝華也跟着走進去，但當少游也要跟進去時，那扇大門却「砰」的一聲，嚴密地關上了。

少游幾乎給那扇大門碰腫鼻子。他愕然站在門外，向那扇沒有表情的朱門怔視着，帶着點沮喪。

羣衆仍然有人喧嚷喝打，但聲音已愈來愈低了，大概羣衆被這扇朱門所嚇倒吧，他們逐漸散

秦少游被阻在朱門外，向那關實的門怔視着。

去。不多一會兒，只剩下秦少游孤另另的一個人，站在門前發呆。

他在無聊中試向朱門拍着，連拍了幾下，沒有人應，他心快了，不敢往下再拍。歇了一會兒，這扇門却用不着他拍而開了。

一個老蒼頭在門縫上張望着，少游奔上前去。

「你剛才拍門來麼？」老蒼頭向他問着，「你要找誰？」

「找胡華，」少游衝口而出，他不再避什麼嫌疑了。

「奇了，你找她幹什麼？」老蒼頭向他凝視着。

「我是她的救命恩人。」少游說，「剛才若不是我冒着危險，把她拖起來，她這時也許被人蹂踐踏死了。同時，我也是你們六少爺的恩人，沒有我的掩護，他一定被人打。現在他們都安全了，却把我拋在門外，這是什麼道理？我得問問她。」

「既是這樣，你就在門外等着吧。」那老蒼頭說，「待我進去替你通報，着胡華出來見你。」

「有勞老伯了。」少游欣然答應，在門前鵠立着等候。

天氣不冷，剛才那一番奔走，又太劇烈了，少游的身上出了汗，這時候才有工夫掏出手帕來揩拭，然而冷風一吹，那被汗濕濕了的內衣，這時却冷冰冰的，少游忍不住打了一個寒噤。

那扇朱門仍然是緊閉着的，少游等了半天，沒見胡華出來，也沒有再看見那位老伯，漸漸的不寧耐了，身上的寒意逐漸增加！這也是使他不能再等的另一原因。

「我還是走吧！」少游失望地說，「胡華大概不會出來的了，何必還在這裏癡守呢！」

然而當少游才移動脚步的時候，那朱門又開了，胡華那張迷人的臉，現出半面來。不要說是半面，只要現出一隻眼睛，秦少游也會認得的。

「啊，胡華！」少游說，「為什麼不讓我進來呢？」

胡華說：「你叫什麼名字，住在那裏？告訴我吧，我自會告訴夫人，重重的酬謝你。」

「酬謝我什麼？」少游說。

「酬謝你救護我家的少爺呀。」胡華說，「省得你說我們恩將仇報。」

「保護你家的少爺！」少游在沉吟着，一面想起那油頭粉臉的紈袴少年被人喝打的狼狽相，「如果他現在再出來，我還想打他一頓呢，我會救他？」

「那末，你為什麼——」胡華困惑地說。

「為什麼，」秦少游瞪了胡華一眼，「還不是為着你嗎？你被人推跌了，我不把你扶着，拖了你走，恐怕你這時已變成衆人脚下的泥土了。這才死得冤枉呢。」

「如此說來，你是我的大恩人？」胡華把門縫打得更開，探頭出來，現在她已不是半面，而是半身的現在少游的眼裏。

「當然，你不能不承認吧？」少游傲然說。

「那末，你就不能接受夫人的酬謝了？」

「誰稀罕她的酬報？」少游搶着走上了一步。

朝華機警地向後退了一步，門縫突然狹窄了，比前更加狹窄。她的臉部，只有一個粉鼻是完全露出來的。但這却更能使少游迷惑。

「我且問你，你既然不要報酬，為什麼又要進來？」胡華一張嘴在少游眼前開合着。

「我不是不要報酬，只是不要你家夫人的報酬，只要你給我一點，那怕只是一句說話，也使我心滿意足了。」少游這樣回答着。

「那真是太客氣了哇。」胡華說：「那末，我就說一句謝謝你，行了吧？」說能她給少游一個嬌笑。

「慢着，慢着。」少游說：當她正要掩門前，及時攔着，「你這句話太普通了，普通得像對普通過路人說的。」

「你這個人真是嚕囌。」胡華帶着嬌嗔，「剛才你不是只要我說一句話嗎？我已經說了，你却不算數。同是一句話，有什普通和特別的？」

「你這一句話，對那一個說都可以，因此我說太普通了，我不是一個普通的過路人，自然不會領受你這句話。」

「那末你要我怎樣說呢？」朝華蹙着眉說。

「只要你把這句話，確定是向我說的那就行了。」

「唉，我不向你說了嗎？面對着面，不向你說，難道我和鬼說話麼？」胡華失笑了。

「不，至少你應該提到我的姓氏，當然，如果你肯加上一種形容詞如『親愛的』『我的』等

字眼，那將使我更爲高興。」秦少游還樣向她說。

「唷！」朝華狡猾地笑了，「那眞抱歉得很，我不知道你姓什麽。敎我怎樣稱呼？」

「剛才我不是已經告訴你了？」秦少游說：「你怎樣不知？」

「是嗎？那對不起，我忘了。」朝華說到最後的一個字，她乘秦少游的不備，砰的一聲，掩上了門，把一個悵惘的秦少游，關在門外面。

少游苦笑着，搖了搖頭。現在，他只好迴身走了，臨去的時候，他抬頭認清那間府第的大門。

六街的燈火，仍然那樣的輝煌，人聲鼎沸，情形正在熱鬧，少游卻懷着一顆失意的孤寂的心，回到凄清的客館裏來。躺在床上，默默的思量着，市聲遙遠而嘈雜地侵入他的耳朵。他覺得更煩悶。

朝華美麗的臉龐，嬌俏的態度，靈活的眼睛，甜蜜的笑容，有時構成一個完整的印象，盈盈站立在他的面前。有時又分拆開來，他只見着一隻眼睛，一張嘴，或一個粉鼻。無論是完整的抑或分開，都是令他迷惑的。

「這般可喜的娘行確是罕見啊！」他想着不覺長嘆起來，贊美中帶着很深的惋惜。

「相公，你在做夢麽？」回來不久的書僮，走到他的床前來，掀開他的帳子。

小書僮那種童子嗓，嬌柔淸脆，有如女孩子的聲音，使到少游起了錯覺，他認定這是朝華，霍然地支起身體來。

「啊，朝華，你終於來了，你——」

書僮冷不妨給少游抱着，他嚇了一跳，連忙扯着嗓子叫道：「相公，相公，我不是什麽朝華。」

「你是朝華，你不要再弄狡猾，我可不放過你的。」少游緊緊把書僮抱着。

書僮掙扎着，終於掙脫了，他惶恐地站到燈下來，讓燈光照在自己的臉上，叫道：「相公，你做夢麽？你看見了嗎？這不是朝華，這只是我。」

燈光淸晰地照在書僮那一臉麻皮上，也照着他的濃重的眉毛和一張厚鈍的大口唇。這一切馬上使少游的幻象破滅，他不可能是朝華。

於是，他如夢初覺地，倒在床上。心裏有說不出的沮喪，難過極了，他只想痛哭，像孩子失落他心愛的玩具那樣。

第二天少游躺在床上，病懨懨的，懶得起來了。這是少游從來不曾害過的病，它的名字叫「相思」。

相思並不是有病菌侵進了體內，只是有一種「情」的菌，侵進了神經。因此，它不是藥物所能治療的。少游自己雖懂得開藥方，但他明知道不是藥物所能療，便也懶得開什麽藥，只索躺在床上。

他想，他惟一可能做的，恐怕是做詩或塡詞了，做首詩來發舒胸臆，那總要比長嗟短嘆來得透徹些。於是，他開始在床上吟哦着。

書僮不知道他在吟詩，以爲他夢囈，白日夢囈古時的人認爲是一件大事，一般都說是由於魘鬼附着人身，才有這種現狀。書僮是小孩子，膽子也小。在房間裏聽了一會兒，愈聽愈是害怕，凜乎不可久留，便躡着脚，溜到外面找伴兒去了。

少游吟哦了一會兒，敎他奇怪的是，他的詩意竟然一點也沒有了，他的腦子裏充滿了「朝華」這兩個字，吟了半天，還是只得兩個字——朝華。

「我不能像老吏鍛獄那樣把朝華鍛鍊着啊！」少游自己對自己說，不禁失笑了。

同時，他覺得有點神倦，「我還是和她夢裏相逢吧。」他這樣自言自語，合上了眼，不覺睡着了。

在睡夢中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終於他夢見了朝華，盈盈的眉眼，苗條的腰肢，活現在他的面前。

朝華的臉上孕着一個可愛的如花一般的微笑，漸漸走向他的床前，說道：「秦相公，我來了，爲什麽你房中一個人也沒有，多麽的凄涼孤寂啊！」少游急忙擦了一擦自己的眼，向朝華凝視，他有點迷離惝怳，不知道是夢還是非夢。

少游連擦了幾次眼睛之後，他看得更淸楚了，這並不是夢，而是眞實。

他這一喜眞是喜從天降，世上還有什麽比一個夢境下至變成現實還更足喜的呢！

「啊，朝華，你眞的來了麽？」他從床上伸着手便想向她抱去。但朝華卻機警地向後倒退了一步。側着臉瞧着猖狂的秦少游。

欲知後事如何？

請看下期分解。

兩期完小說

劍底

一

時維九月，序屬三秋，咸陽道上，西風初起，泛體生寒。在一個日落西山的黃昏時刻，正有一匹瘦馬在揚塵奔馳。馬上騎者，是一個廿一二歲的佩劍少年，一襲靑布儒衫，配上一張淸秀俊逸的白臉，越發顯得風流瀟洒，爾雅溫文。如果不是腰間佩着一柄寶劍，別人還以為他是個上京赴考的舉子呢。

這少年舉頭望望天色，只見夜幕已漸漸低垂，再游目向四周一看，發覺前後左右都沒有村莊市鎭，不禁俊眉微皺，好像為找不到宿處而擔愁。接着，便見他力揚馬韁，同時雙足使勁一夾馬腹，那匹褐色瘦馬，便立時向前飛奔起來，把地上的黃塵，揚得老高老高。

如此奔馳了大約半個時辰，天色已然完全黑了下來，但目光所及之處，仍然沒有市集和村莊，看來，今晚是非得露宿不可了。到了事情完全絕望之時，那少年反而安下心來，不再催廹馬兒趕路。同時，在天色完全黑下來的時候，也實在不能使馬兒跑得太快，否則便有馬失前蹄的危險。現在這少年已不是為了找尋宿頭，而只是想找個樹林或一塊草地，能夠舒服一些躺下休息休息，便於願已足了。所以他緩緩策馬前行，一面走一面留意這附近有沒有林子或草地。如此又走了里許，才看到離道旁約數十丈外，有一座小小的林子，於是跳下馬來，牽着牠向林子走去。這是一個疏落的楓樹林，地上長滿了靑草，還舖了厚厚的一層落葉，踏足其上，感到十分的柔軟，少年不禁心中大喜。拴好了馬兒之後，便席地坐了下來，自袋裏掏出乾粮，胡亂吃了一些，便躺在地上休息起來。

他已經奔跑了一整天，身體自然感到疲乏，再加上這草地十分柔軟，躺在其上感到極之舒服，因此不久便睡意興起，漸漸地進入了朦朧境界。豈料正當他將睡未睡之際，忽然聽得一陣輕微個而嬌婉的呻吟聲，傳進了他的耳中。這少年是

柔情

文采風

練武之人，聽覺性極其靈敏，異聲甫一入耳，睡意立時全消，於是倏地翻身坐起，傾耳細聽。發覺這輕微的呻吟聲發自一個女子之口，而且就在這小林子之內，與自己相隔不遠。他是一個出身正派，俠義爲懷的英雄好漢，一聽這呻吟聲，便知有人身受危難，救人之心油然而生，當下急急站起身來，拔出寶劍，輕輕地循聲尋了過去。

大約轉過了十多棵樹幹，便已發現一個人影倒臥地上，呻吟聲正是發自此人口中。那少年一見此情，便知此人非傷卽病，當下把寶劍插回鞘中，再從袋裏把火摺子取出來，迎風一晃而亮着，往地上那人身上一照，只見地上躺着的是一個妙齡少女，身穿栗紅色勁裝，綣曲着身體側臥在地上。身上臉上地上滿是鮮血，神智已陷入昏迷狀態。照此情形看來，她必然是身受重傷，倒在這裏，昏迷過去的。

那少年一見此情，立刻蹲下身來，爲她檢視了一遍，發覺她口角滿是血絲，便知她一定內腑受了重傷，所以才致大量咯血。再在她的背後，發現了一處深達寸許的劍傷。內外傷都極其嚴重，難怪她要昏迷過去了。假如再遲得個多時辰，不予救治，她非得一命嗚呼不可。好在這女郎鴻福齊天，竟然遇到這個平素對醫藥大有研究的少年人。只見他左手持着火摺子，右手急忙自囊中掏出一大堆藥來，其中有丸有散，有用瓶載的有用紙包的，他先用衣袖替女郎嘴角的血跡抹乾，再打開一個黑褐色小瓶，倒出三粒約有指頭般大小的金黃色藥丸來，一下子全塞進女郎的口中，再解下隨身所帶的盛水竹瓢，用水把藥丸冲下她的腹中。然後用手把她背後的衣服輕輕撕破，打開一個紫色小瓶，倒出一撮紫色粉末，撒在她背後的傷口處，接着把自己的衣襟撕了下來，從她胸前兜過，把背後的傷口包紮住了。這才把所有藥物收回囊中，靜靜坐在一旁，等候那女郎醒來。

果然，過不了頓飯時間，那女郎的身軀已開始轉側移動，再過一會，雙眼便緩緩睜了開來。少年見她醒轉，立刻湊近前去，輕聲問道：「姑娘現在覺得怎樣，好些了沒有？」女郎一聞此語，倏地翻身坐了起來，微弱地驚呼道：「你是誰？」少年明白她的心理，當下微笑地安慰她道：「我是一個過路人，見你昏迷在此，便喂了你三顆專治內傷的藥丸，以及替你背後的劍傷敷上了止血生肌散。如此而已，我沒有絲毫惡意，請姑娘放心。」

這少年人不僅相貌生得秀逸文雅，而且態度十分誠懇忠厚，那女郎此刻雖在重傷之際，但也看出了少年的爲人甚是可靠，當下微微頷首爲禮道：「如此說來，多謝公子了，我……我……」正說到這裏，忽感不支，秀眉深鎖，嬌軀也搖晃着向後便倒。少年誠恐跌壞了她，急急伸出左手，兜住她的粉頸，使她的身軀緩緩向地上躺去，直至她平穩地重新臥在地上，他才把左手抽出來。接着便對她道：「你安心躺在地上休息一會，不可起來。我剛才給你所服的藥，是家師秘製的，效驗非常，相信不久你便可以痊愈了。」女郎聞語，目中掠過一絲感激的微光，同時臉上的愁苦不安之色，登時消除了不少。

不知不覺，她竟沉沉睡去，少年怕她傷中禁不住受受寒，於是解下自己的青布儒衫，蓋在她的身上，然後熄去火摺子，盤膝坐在一旁，一面練功，一面守護。及至他練功完畢，天色仍未明亮，於是坐在原地閉目養神，不知不覺，他也睡着了。不久，一宵過去，黎明降臨，那女郎首先醒來，當她睜開眼睛之後，立刻感到精神好了很多，至少內外兩傷已再感不到痛楚，心知必是那少年人的靈藥之功，感激之餘，便立刻游動目光，尋找那少年人，打算謝他幾句。豈料她目光一動，首先看到自己身上蓋着一襲儒衫，再而看到那少年人只穿內衣褲坐在自己身旁約五尺處，就此閉目睡着了。心知他必是害怕自己傷後受涼，所以解衣送暖，又怕自己遭到外敵或野獸侵襲，不敢臥下休息，而坐在自己身旁守護，直至天明。他們本是萍水相逢之人，連彼此的姓名尚未知悉，但這少年人突然對自己照顧得無微不至，由此可見他的心腸，好到何等程度了。女郎心裏感激之極，於是緩緩翻身坐起，拿起身上的儒衫，打算蓋回少年的身上去，免他涼受，豈料他們之間相隔足有五尺之遙，坐在那裏够不上部位，於是她坐在地上移動身子，向少年挨了過去。豈料她所受的傷委實太重了，現在雖已好些，但仍不能獨自移動身形，所以她才勉於移動了兩尺左右，突然一個重心不穩，重新向地上跌去，同時本能地低呼一聲。

這一聲低呼雖然十分輕微，但少年已陡地驚醒過來，他以爲有外敵來侵，於是嗆地板出寶劍，身軀同時飛躍而起，喝道：「什麼事情？」那

女郎雖然向地上跌去，但四肢已略能活動，因此半途中用手臂撐住了身體，不使跌到地上去。正在這時候，她已瞥見那少年拔劍躍起身來，心知必是自己剛才的一聲低呼，驚醒了他，以致他以爲有外敵來侵。因此不由歉然說道：「沒……沒什麼，是……是我翻起身來，又……又……」

少年看到她用手撐住地面，身軀半傾，另一手上還拿着自己的儒衫，而且距離自己只有三尺左右遠近，便已明白了她的用心。心想：這姑娘心腸倒是很好。當下把寶劍插回鞘內，擲在地上，連忙過去把她扶起來，讓她重新坐好，然後柔聲問道：「你現在覺得怎樣？」女郎感激無限地望了少年一眼，然後微微垂下頭來，答道：「多謝公子的靈藥和照護，小女子的傷勢已經好多了。」少年慰然一笑，又道：「你的傷勢太重了，不但內外受創，流血過多，而且時間過得太久，不及療治，以致使得你的身子非常虛弱。現在雖經在下給你初步治療，但仍未能使你徹底痊愈，必須再服幾次藥丸，靜心調養一段長時間，才能着手回春，不知姑娘可相信在下否？」

女郎忙不迭點頭道：「公子古道熱腸，且又是小女子的救命恩人，小女子那有不相信公子之理！」少年點頭道：「如此甚好。現在天已黎明，我們先去尋一間客棧，住了下來，然後慢慢爲你療傷。」說罷，便從女郎手中接過自己的儒衫，重新穿好，佩起寶劍，以及收拾好一切雜物，便扶着女郎走到自己的瘦馬之旁，對她道：「你能獨自坐在馬上嗎？」女郎遲疑地望了少年一眼，搖了搖頭，道：「恐怕不能，因爲我在草地上都坐得不大穩當。」接着，她便悟到少年此話之意，是不願兩人同乘一騎之故。當下低着頭，輕聲又道：「不如我們走路去吧！」少年搖頭道：「不行，前面不知何處才有市鎮，迢迢長路，對你的傷勢是極爲有害的。」說至此沉吟了一會，終於毅然續道：「事急從權，這樣吧，我與姑娘同乘一騎，你介意麼？」女郎低聲道：「假如公子不嫌棄的話，小女子當然不介意。」

就這樣，他們兩人一騎，走了大約一個時辰，終於找到了一個小鎮甸。他們以兄妹的名義，在一簡陋的客棧中，找了兩個房間，分別住了下來。少年心事細如塵，知道女郎臉上的血污仍未揩拭乾淨，必然使她極感不舒服，因此一進到店內，便吩咐小二倒一盤熱水來，親自絞好手巾，讓她把臉上血污洗去。豈料這一洗，立時使得他眼前爲之一亮，怔怔地望着女郎出神。因爲那女郎藏在血污後面的，原來竟是一張比花更嬌，比玉更光的粉臉。鳳眼瑤鼻，貝齒櫻唇，那是不在話下，更令人神奪的，是她的臉上另有一種清麗脫俗的神氣，令人見之無法不自慚形穢。這是瑤池仙女？抑或是月裏嫦娥？不！仙子嫦娥，也須遜她三分。她的美，是天上地下都找不到的，難怪那少年甫睹艷姿之下，整個地失神落魄了。

女郎被他這種痴呆的目光，看得心如鹿撞，粉頸低垂，但是歡喜的成份更多。因此嬌嗔地道：「你怎地這樣目灼灼看人，難道不認識我麼？」少年驀然驚醒，俊臉立時脹得通紅，急忙歉然解釋道：「對不起，因爲……因爲……我……我想不到你的樣子是這麼……這麼美的！」爲了消除自己的窘態，於是急急伸手把女郎的手巾搶了過來，彎下身爲她絞扭。女郎想不到他的臉這樣嫩，心裏十分不忍，當下微笑着柔聲說道：「我不是怪你，如果你喜歡看，我便任你看個飽。」少年不敢答話，只是支吾以應。不一會手巾已經扭好，便送到女郎面前，並道：「再洗一洗吧！」女郎倚在床頭，含羞地望着少年道：「我……我的手軟得很，你……你替我洗洗好不好？」

少年見她嬌喘吁吁，柔弱無比，憐惜之心立刻衝破了禮教的藩籬，何況他與她已有過療傷和同騎的肌膚相觸。所以，他閒話之後，微微遲疑了一下，便毅然展開手巾，輕輕替女郎揩起臉來。女郎緊緊地閉着雙目，滿臉泛紅地一任他所爲。少年的動作十分柔和，但每在她臉上抹拭一下，似乎都搔着了她的心癢，使得她的呼吸異常急促，酥胸劇烈地起伏不平。只可惜那少年全神貫注在替女郎揩臉的工作上，完全沒有留意到女郎的這種微妙反應，否則，他的心湖不受到更大的波動才怪。

不一會，少年已小心地揩拭了一遍，於是收起手巾，開門叫店小二進來把臉盤拿走，並吩咐他拿兩碗麵條進來，與女郎將就着吃了，又拿出那瓶藥丸來，給她服了三粒，便命她躺在床上休息，他則返回自己的房間去。如此足足過了一個月，那女郎的內外傷勢才完全復原過來。那少年不但醫術高明，服侍病人的手法更是到家。可能他正是一個有自醫者之心，所以做得仔細而溫存，自然而周到，使受者感到十分的過意不去。也由於這樣，個多月時間的相處，那女郎便對他產

生了極其深厚的感情，而他也正血氣方剛，面對此絕色佳人，自不能無動於衷。因此兩人直如蜜裏調油，彼此親愛得不得了。在這一段日子中，他們都詳細地互相道出了各自的姓名來歷。

原來這少年名叫鐵海仇，從兩歲起便被父母棄在路旁，適逢終南派掌門人飛鴻道長路過看見，發覺他筋骨不錯，於是抱回終南山去，把他撫養成人，並收他爲弟子，自幼授以種種武功和醫術。在百多年前，終南派異常鼎盛，門徒衆多，人材輩出，成爲江湖上的一大門派。及至從五十年前起，當時的掌門人因情變牽連，無心振作，才使得終南派的聲譽一落千丈，傳到飛鴻道長這一代，便全派只得他一人，而且許多高深絕學也零星四散，只餘下一門醫學還比較完整。看到這種情形，飛鴻道長不是不想重振聲威，無奈絕學失傳，甚至想找個筋骨較佳的弟子都極之困難。本來，他已經完全心灰意冷了，不料正在此時遇到了鐵海仇，於是重新振作起來，盡心竭力去調教這個弟子。而鐵海仇不僅筋骨好，而且悟性極高，所以十多年來，不論武學和醫學，都盡得飛鴻道長的眞傳。

直至數日前，飛鴻道長見他武學已成，便命他下山歷練一番，以增長經驗。同時告訴了他的身世，說他是被自己從路旁抱回來的嬰兒，當時發現他頸項掛着一塊圓形漢玉，懷中藏着短短一封血書，上面只寫着「此子名鐵海仇」等寥寥六個字。至於他的父母是誰？那裏人氏等等，一概不知。因此，要他下山之後，四處打聽自己的身世，以便認祖歸宗。就這樣，鐵海仇辭別了終南山。

至於那女郎，則是一個大有來頭的人物。原來她的芳名叫做楊櫻，是山東盤龍山天魔教主玄天魔女秦鳳的弟子。說起玄天魔女秦鳳，江湖上眞是無人不知，她是六十開外的老婦，慣使一柄銅製龍頭拐杖，近十年來，從未聽說過江湖上有那一人能在她的龍頭拐杖下走過三招。正由於她武功高強，所以野心極大，最近準備籌組天魔教，束約天下武林人士於十月十五日前往盤龍山觀禮。其子秦華及其徒楊櫻，係受命到江湖上大撒請柬。豈料楊櫻在咸陽道上，遇到了黑道上的巨擘，九指魔僧與獨臂駝神二人，這兩人都是著名的淫徒，一見楊櫻生得美勝仙姬，不禁垂涎三尺，也不管她是什麼來頭，便向她調戲。楊櫻性格高傲無比，那能容得下這兩個淫徒的調戲，所以一言不發便與他們動上了手。

怪只怪楊櫻太過驕傲，沒有把師父玄天魔女的大號抖露出來，否則這兩個淫徒有天大膽子，也不敢招惹天魔教的人物。他們一見楊櫻首先動手，自然不再客氣，起先還是以一對一，及見楊櫻武功太高，於是兩人聯手鬥她一個。這一戰好不慘烈，足足打了兩個多時辰，結果成了兩敗俱傷之局；九指魔僧斷了一臂，獨臂駝神斷了一腿，二人這才狼狽逃去。而楊櫻身上也中了一掌一劍，一則刺在背上，深近兩寸。一掌擊在胸前，內腑幾乎全碎。她怕這兩個淫徒去而復返，那時自己便勢難倖免了。因此帶傷急逃而去，直跑至路旁這個楓林裏，委實跑不動了，這才停了下來。正想取出傷藥自療傷勢時，突然一大口鮮血噴了出來，人也向後便倒，從此昏了過去。那時大約是午時左右，這一昏迷，直至當天晚上被鐵海仇發現爲止，全未甦醒過。其傷勢之嚴重，可見一斑。

再說楊櫻的傷勢完全復原之後，屈指一算，發覺離十月十五日天魔教開壇的日子只有十天左右，不禁嬌呼一聲，向鐵海仇道：「不好，我得馬上趕回盤龍山去佈置一切了，否則師父準要罵人；你跟我一齊回山好不好？」鐵海仇道：「我已答應過到時前赴觀禮，那便一定會去，但現在爲時尚早，我想趁這時間四處打聽我的身世，到十月十五這一天，我準時上到盤龍山，這樣你說好不好？」楊櫻嘟着小嘴道：「好是好，不過又有十多天不能見你了！」鐵海仇見她如此痴情，不由感動地握住她的小手，柔聲道：「十多天光陰彈指卽過，又何必爭此朝朝暮暮？待我打聽清楚我的身世，找着父母親之後，天天陪着你，永不分離好不好？」楊櫻展顏一笑，重重地點一點頭，歡然說道：「當然好了，那還用問！」接着兩人又殷殷話別了一番，楊櫻才依依不捨地離開了鐵海仇，取道盤龍山而去。鐵海仇跟着也騎上了他的瘦馬，四處闖蕩，去打聽他的身世。

二

杭州風景最宜人，這是到過那裏的人所一致同意的。同時杭州還盛產美女，據說那是受了山水秀氣的感染所致。正因爲這樣，所以一些江湖敗類，最喜到杭州來做案。加以明末時候，朝政

不修，盜賊橫行，遂使得大好一個杭州城，被弄得烏烟瘴氣，受害百姓，不計其數。

一晚，月黑風高，又是賊徒出動的好時刻。果然，在三更時分，一間巨宅的屋面出現了一條黑影，那黑影縱高竄低，捷逾追風，顯是武功高强之輩。只見他在屋面飄動了一會，便從窗子裏鑽了進去。緊跟着，又有一條黑影出現在這所巨宅之上，而且也朝同一的窗子躍了進去。他一進入屋中，便立時晃着火摺子一照，只見先前入屋的賊徒，原來是一個英俊無比的少年人，此際已在替一個睡在綉榻上，被點了穴道的年輕美貌女郎寬衣解帶，看她珠淚盈盈而又不能言不能動的痛苦樣子，實在令人可憐。

當火摺子一亮之際，首先入屋的賊人立時警覺，急急回身低喝道：「什麼人？」後到者恨聲斥道：「無恥匹夫，竟敢恃着武功殘害良家少女，我鐵海仇今天誓不放過你。」說着，右掌疾拍而出，一股渾厚無匹的勁風，直向那採花賊胸前擊去。採花賊冷哼一聲，罵道：「好小子，你敢干涉你家大爺的事，看掌！」說罷，也猛地迎着對方的掌風，拍出了一掌。

兩股掌風相交，但聽拍地一聲大响，鐵海仇竟然不敵，身形立時蹬蹬蹬地連退了三步。那採花賊冷笑道：「如此武功，也敢學人抱打不平？再看我這一掌！」說罷，以更加凌厲的內勁，拍出第二掌來。鐵海仇絕不退縮，也運足全身功力，拍出了一掌。豈料兩掌相交，他仍技差一籌，再被擊得向後連退了三步。鐵海仇怒氣塡胸，暴喝一聲，便把腰間寶劍拔了出來，打算在劍法上與這採花賊拼過高下。豈料正在此時，這巨宅的人已被他們驚醒過來，紛紛吆喝着「有賊」，更有些人已持着武器火把，向這裏走來。採花賊不敢久留，縱身向窗子裏逃了出去。鐵海仇正想湧身追出去，但忽然想起床上少女穴道仍然被制，久了會損害身體，於是回身走到床前，替少女把穴道解了，這才縱身躍出窗外，站在屋頂上四周一望，只見夜色茫茫，那裏還有人影？他不想與這巨宅的人相見，於是迅速躍下街上，自回客店而去。他一面走一面想，那採花賊生得一表人材，武功又高强無匹，正好在江湖上幹一番大事業，但他卻自甘下流，幹此傷天害理之事，委實是令人可嘆。同時，他也着實不服氣，決定第二晚再找他拼過高低。豈料一連幾晚，鐵海仇都無法再度碰上那個採花賊，只好快快離開杭州，取道往盤龍山而去。

三

盤龍山位於烟台以東的東海之濱，山嶺連綿數里，山高直插入雲，山上奇花滿佈，茂草叢生，流泉飛瀑，怪石林立，風景極其優美。十月十五日正是天魔教正式開派的日子，所以這一天大清早，盤龍山上已經擠滿了人，這些人自然都是前來觀光的，他們中有些接到了請柬，有些則沒有，天魔教自恃勢雄力厚，不怕別人前來搗亂，故此有柬無柬，一律接待。秦華楊櫻二人是總知客，在山上忙着接待各路英雄。楊櫻由於掛念着鐵海仇，因此一見有人來，便立刻爭着前去迎接。只是，由晨至午，始終未見鐵海仇的踪跡，不禁芳心愁困。

午時三刻左右，鐵海仇風塵滿面地上來了，楊櫻老遠便看見，這一喜眞是非同小可，急急飛步迎了過去，拉着他的手激動地道：「鐵公子，我以爲你不來了，眞急死人哪！」鐵海仇見她眞情流露，內心十分感激，於是也緊緊地回握着她的玉手，微笑道：「我說過來便一定來的，不過在路上有事阻了一阻，所以來遲了而已！」楊櫻喜上眉梢地嬌笑道：「不要緊，反正我們還未舉行開派典禮，只要你來，我便高興了。來，請到那邊坐。」說吧，拉了鐵海仇，便向貴賓席上走去，安排他坐好。

正在這時候，有一聲音一面叫着「師妹」，一面向楊、鐵二人這邊走來。楊櫻剛剛聽了一聲，來人已來到面前，鐵海仇舉目一看，見那稱呼楊櫻爲師妹的人，竟是幾天前在杭州被自己撞破好事的採花賊，先是愕然而驚，繼而勃然而怒，正想站起來當面斥責他一番時，那人也已看到了鐵海仇，不由大吃一驚，臉上神色忽紅忽白。但他很快便强自鎭定下來，一見鐵海仇憤然起身，立刻趨前握着他的手，滿臉堆笑地道：「這位少俠貴姓？請師妹爲我們介紹一下好不好？」

楊櫻一見她這個師兄到來，秀眉便不自覺地皺了一皺，但她終於還是居中予以介紹；她先指着她師兄對鐵海仇說：「這是我師兄秦華。」接着又指着鐵海仇對秦華說：「這位是終南派弟子鐵海仇少俠。」秦華不容鐵海仇開口，立刻哈哈大笑道：「原來是鐵少俠，久仰久仰，請到這邊

來坐，待在下介紹你認識幾位前輩高人，日後行走江湖也好有個照應。」說吧，不容鐵海仇分說，拉了他便走。鐵海仇明知秦華已識得自已的姓名，而且彼此還打了一架，可是今天當着楊櫻的臉，他竟裝得完全不識自已，就好像根本沒有杭州採花那回事一般。不禁心裏又對他增添了幾分惡感。但在此時此際，勢不能把那夜的事情抖露出來，更不願被他拉着去見什麼前輩高人，因此舉目向楊櫻望去，以徵求她的意見。楊櫻身為女子，自不好與師兄強爭人客，何況在她看來，秦華的舉動也是一番好意，所以微笑說道：「也好，你隨我師兄去見見那些前輩高人，或許對你有些益處。」她的意思是指對他今後的打聽身世一事而言。鐵海仇沒法，只得隨了秦華而去。很明顯的秦華是害怕鐵海仇在他師妹楊櫻的面前，把他在杭州城採花的醜事抖了出來，因為他也一直在暗戀着這個美艷絕倫的楊櫻，所以才急急把鐵海仇拉開一邊。

直至未時交正，天魔教便正式宣佈開壇。由於典禮是在山頂上露天舉行，所以儀式簡單而隆重，先由司儀宣佈典禮開始，鼓樂立刻震天而鳴，接着是十二舵主登壇，繼而是四堂堂主登壇，再而是兩大護法（由秦華、楊櫻二人擔任）登壇，最後便是天魔教主登壇。鐵海仇除了楊櫻秦華之外，根本不識一人，只見那天魔教主、玄天魔女秦鳳，年約六十左右，生得面如滿月，鶴髮童顏，手持一柄純銅所製的龍頭拐杖，閃閃生光，神態舉止顯得威風之極，令人見而油然生出折服之心。至於十二舵主和四大堂主的相貌，也是個個生得堂堂正正，威風凜凜，顯得都有一身高深莫測的絕學。

玄天魔女登壇之後，首先介紹天魔教的護法、堂主、舵主與座上各路英雄認識，繼而宣布天魔教的成立宗旨，主要是為了替天行道，為江湖造福等等。口頭上說得冠冕堂皇，骨子裏賣的什麼藥，那就非像鐵海仇這樣毫無江湖經驗的人所知了。所以他聽了這番話之後，還着實地鼓了好一會手掌。

玄天魔女講話完畢，便算典禮完成，於是又來一番鼓樂齊鳴。最後，便是大宴羣雄，在這寬廣的山頂上，排下了百多席酒筵，其熱鬧風光之處，得未曾有。鐵海仇被秦華安置在一羣從不相識的人中，楊櫻也無暇來尋他，所以一個人盡在那裏喝悶酒。突然，玄天魔女在秦華、楊櫻二人陪同下，輪流敬酒來到了鐵海仇這一席上。楊櫻偷偷與鐵海仇打了一個眼色，他的悶氣立刻烟消雲散，滿臉春風地站起來乾了一大杯。

突然，玄天魔女指着鐵海仇頸中的鳳形漢玉，厲聲喝道：「你這玉墜是從那裏得來的，快說！」這是沒禮貌的失常舉動，不僅鐵海仇一人吃驚，舉座莫不為之吃驚，楊櫻更是嚇得花容失色。因為她深知其師的脾氣，如非有天大的事情，她絕不會在面上發這麼大的脾氣，因此不由深深替鐵海仇擔心。

鐵海仇定一定神，泰然答道：「這是晚輩家傳之物，自小便掛在頸際的了，老前輩問來幹什麼？」玄天魔女一聞此說，臉上怒容更盛，厲聲再問道：「那麼，你姓甚名誰？父母叫什麼名字？」鐵海仇依然平靜地答道：「晚輩自幼便被父母所棄，由家師撫養成人，除了知道自已名叫鐵海仇之外，身世父母至今仍是一個謎。」

玄天魔女臉上肌肉扭曲了好一會，才咬牙切齒道：「姓鐵？唔，一定是他的後人，一定是他……。」鐵海仇聽她如此說，必然是知道自已的身世，當下大喜若狂，急聲問道：「老前輩，他是誰？晚輩是誰的後人？請你告訴晚輩好不好？」玄天魔女嘿嘿冷笑兩聲，冷然道：「你想知道你的父母是誰嗎？很好，你馬上可以到幽冥地府去查問了。」接着，縱身一躍，身形便像一頭巨鳥一般，縱至三丈過外一處空曠地方，揚手指着鐵海仇厲聲喝道：「小子，快快過來受死！」

這眞是宛如晴天霹靂般的突然變化，使得在場所有的人都驚得張大嘴巴說不出話。倒是當事人鐵海仇最為鎮定，他聞言之後，毫不畏懼地緩緩離座向玄天魔女立身處走去。楊櫻直到此時才驀地驚醒過來，急急如飛搶過鐵海仇的身前，一直來到玄天魔女的面前，跪了下來，泣血叩首道：「師父，徒兒求求你，求你饒了他吧！他……他……」玄天魔女厲聲喝道：「他什麼，快說！」楊櫻放聲大哭道：「師父，徒兒前幾天回山後，不是說過徒兒的性命，是被一個江湖郎中救的嗎？那個江湖郎中，就是他了。他既是徒兒的救命恩人，就請師父看在徒兒面上，饒過他這一遭吧！」

欲知後事如何？

請看下期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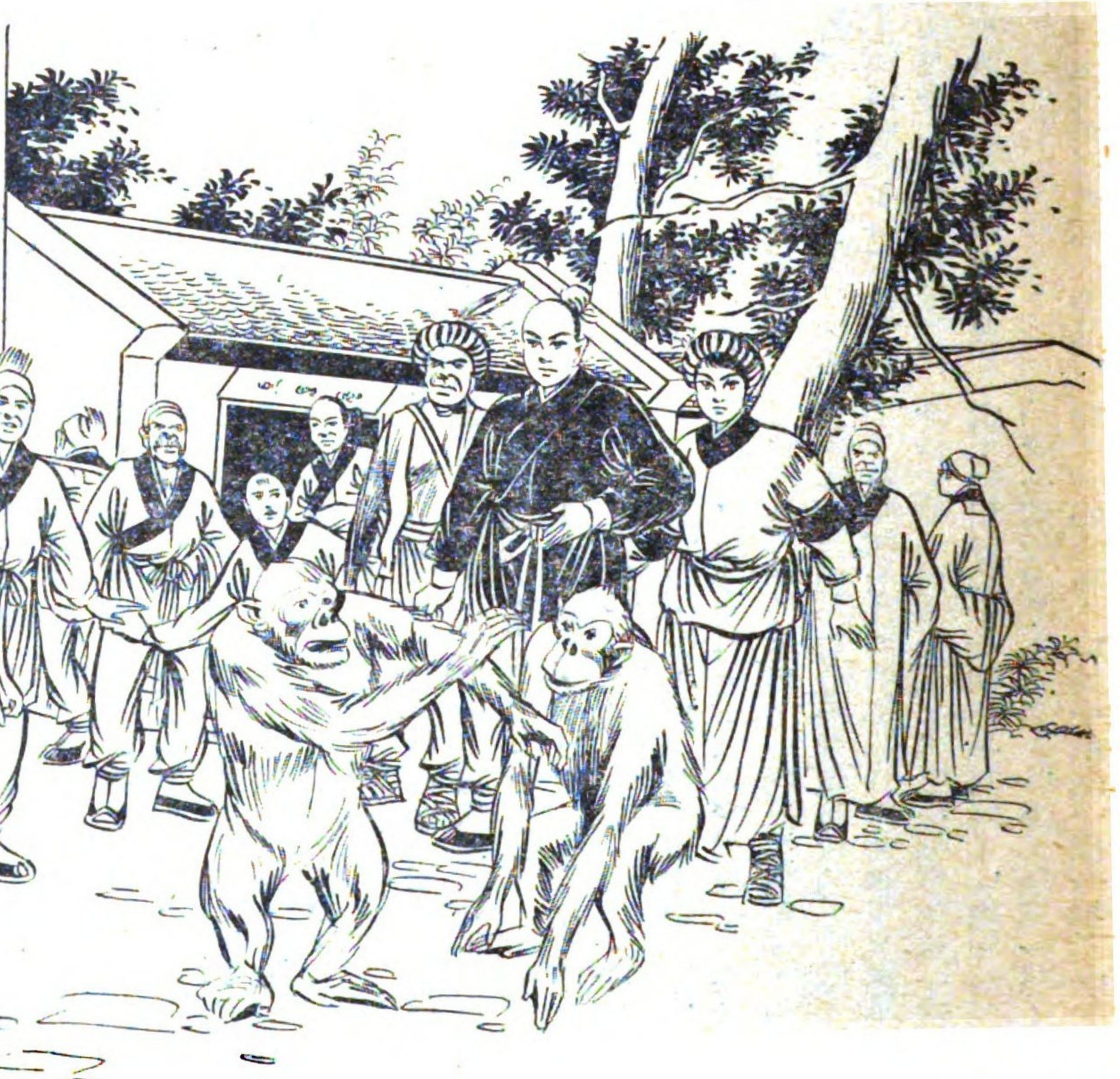
連載

劍心一丹

中篇

文·心琴

圖·君羽



使奸狡毒傷靈猴

這一路行程對獨孤雲來說的確是費煞傷神，帶着兩頭頑皮淘氣的大猴子已經够傷腦筋了，更何況加上龍姑與黑加兩個不大懂事的苗人。

巨猴雖解人言，到底野性未馴，一旦來到全是人的世界裏，免不了獸性發作，見鷄抓鷄，見狗打狗，鬧得不可開交。還好牠們對獨孤雲尙有幾分畏懼，對龍姑尤其透着好感，實在鬧得太過份的時候，只要獨孤雲一瞪眼，或是龍姑一聲呼喝，立刻就乖乖的！

然而龍姑與黑加也不好對付，他們什麼都不懂，什麼都要問，有許多問題連獨孤雲也無法同答，而且他們對一切都感到新奇，咕嚕得獨孤雲頭大如斗！

麻煩還不止此，這一個奇怪的行列，對其他的人說來也是新奇的，穿村過鄉，總會引起大堆人跟在後面看熱鬧！在這種情形下趕路，自然無法求快。三天下來，只走出四百多里，獨孤雲算算距離，覺得到靑城山，勢非十天半月不可，時間晚一點固然不要緊，可是日子越長，這份罪也越難受。

這一天走到懋功，那是一個大城，人也比較多，獨孤雲恐怕出漏子，當天不敢馬上進城，在城外苦思省事的辦法。

幸好他在楚一淸的秋楓鏢局中混過一段時間，靈機動一動，在城外買了一輛大車，把兩頭巨猴安置在車中，讓龍姑在裏面壓制着牠們不許生

事。給黑加找了一身車把式的衣服，跨轅騎車！他自已還是騎着馬，車上插了一面白布鏢旗，仍是打着秋楓鏢局的名號，看來就像走鏢的樣子，才開始進城！車門上掛着布簾，外面人瞧不見裏面的情形，這才免掉了許多無謂的麻煩！

獨孤雲算是押車的鏢頭，平平安安地進了城！心中十分得意。

可是他仍然不敢在城中歇宿，更不敢把兩頭猴子放下車來打尖用餐，在舖子裏買了一些食物匆匆地又出了城！到了城外，他才吁了一口氣，深幸得計。龍姑也換了漢家裝束，青襖花裙，一付嬌滴滴的樣子，女孩子沒有不愛美的，她穿上了這身好衣服，獨孤雲卻不許她出來給人看看，自然使她很失望，不過她怕獨孤雲不高興，倒是不敢表示。

出了城後，走不了兩里路，龍姑將車門一掀，探身出來道：「獨孤大哥，我可以透透氣了，在裏面悶死了……」

獨孤雲長嘆一聲，皺着眉頭，看她快要哭了，只得點頭道：「好吧！現在路上沒有人，你就這麼坐着吧，等一下有人經過，你還是要把門簾放下來……」

龍姑心中雖不願意，但是她知道這是獨孤雲很大的讓步了，只好噘着嘴道：「知道了，只要你一招呼，我馬上就進去！」兩頭猴子也悶久了，從另一邊探出了毛茸茸的腦袋，擠在一堆看熱鬧！其實兩邊柳樹，要不然就是農田，根本就沒有什麼可看的。

獨孤雲想到這一對寶貝也受够了委屈，不忍心喝止牠們，只好由着牠們去了，就這樣又趕出了兩里路，身後的煞功城已經看不見了，路上卻揚起一團騎塵！

獨孤雲作一回頭看見了，連忙叫道：「龍姑！快進去，有人來了！」龍姑嘆了一口氣，縮身放下門簾，還把兩頭猴子也拉了進去。

獨孤雲又對黑加道：「大哥！你把車子趕慢一點，讓後面的人先過去！」黑加是很聽話，他在外面一樣可以看熱鬧，巴不得慢慢走，好多瞧些新鮮玩兒，所以立刻收住了馬，緩緩地走着！

後面的來騎很急，約有七八匹馬，飛快地掠過他們身邊，揚起了一片塵霧，撲了他一身的灰！黑加因爲偏過頭去看熱鬧，連頭上臉上，也被沙土撲上了，忍不住罵道：「王八蛋，你們是趕着上鬼門關！」

這一聲叫得很響，前面的人本已跑出老遠，立刻又煞住馬兜了回來！獨孤雲見狀一皺眉道：「大哥！你又惹事了！」

黑加氣呼呼地道：「我不想惹事，可也不能受人家的欺負！」

獨孤雲道：「人家趕路又沒有惹你！」黑加吐出口中的沙灰叫道：「那有這樣子趕路的，我看他們是存心找麻煩？」獨孤雲連忙道：「我們又不認識他們，有什麼麻煩可找的……」

這時那七八匹馬都趕到車前來了，馬上都是身揹武器的彪形大漢，爲頭一個中年漢子沉着臉道：「相好的！你剛才是罵誰？」黑加怒叫道：「就是罵你這批王八蛋！」那人怒喝一聲：「混帳！你在找死！」抖手就是一皮鞭抽了過來，黑加手中也拿出領馬的鞭，因爲他是坐在車上驅馬，鞭子比較長，看見那人先動了手，跟着也還了一鞭！

發動雖有先後，落鞭卻在同時，那人的一鞭還差半尺脫了空，黑加一鞭卻結結實實抽在那人的領子上，幾乎將他打下馬來！那人身子幌了幾幌，才算勉強穩住身形，領子上已腫起一條紅痕！

黑加出手佔先，忍不住高興地大叫道：「像你這副膿包相也敢出手打人！」那人一臉怒色，飛下了馬道：「打得好，有種你下來！」黑加在車上搖着鞭子笑道：「老子不下來，看你龜兒子怎麼樣？」那人怒吼道：「好！大爺抓你下來！」身軀像旋風般捲進去，勢子又快又猛！黑加哈哈大笑，叭的又是一鞭刷下來！

那人的身手倒是不錯，第一次挨鞭是疏忽之故，這一次早具戒心，伸手輕輕一抓，即已握住鞭梢，往懷中一抖道：「相好的！你下來吧！」黑加似乎沒有防到這一着，身子立刻被拖下了車子，不過他跟黃金豹練了多年的拳腳，身手亦頗不等閒。雖然是頭下脚上栽下來的，未落地以前，身子突地一翻，又將姿勢調正過來，當胸伸出一拳，叫道：「王八蛋！給你一下厲害的！」那人根本沒有料到一個趕車的會有這等身手，一時躲避不及，胸前着了一拳。

黑加人高力猛，這一拳勁道何下千斤，那人被打得幾個滾翻，才穩住身子，在地上爬了起來，臉色變得異常蒼白，也不知是氣的還是傷的！

黑加見那人挨了一拳，還能站起來，心中大感興奮，哇哇大叫道：「好王八蛋，你還能挨幾

下，過來！過來！老子再給你幾下重的！」

那人怒吼一聲，驀地搶了過來，手脚齊用，飛快地攻出四五招，黑加手脚忙亂地擋過了幾下，看看要吃虧，猛地一長身，像一頭大鳥般拔高兩三丈，居然在他的急攻下脫身出來，飛落在一邊！

獨孤雲見那個人的拳脚精熟，正怕黑加打不過，及至見他飛空退走，忍不住鼓掌叫了起來：「好一個蒼鷹飛騰身法！」

他也不知道這是什麼身法，還是明易生第一次上門尋事時說過這個名稱，好像是黃金豹獨擅的一種功夫，所以才信口叫了一聲。

黑加跳到一邊笑道：「不算好，我要是用點力，最少可以拔到四丈高！」

那人見黑加這麼笨的身軀，却能練成如此美妙的輕功身法，倒是一怔，不再放手進攻，大聲喝道：「朋友！你亮個萬兒！」黑加睜大眼睛叫道：「小兄弟！他在說些什麼？」

獨孤雲聽那人喊出江湖切口，是要黑加報出名號，心知對方一定是江湖中人，乃自己上前招呼道：「朋友！有話好說，何必動手呢？」

那人朝他一瞪眼道：「閣下是那路朋友？」獨孤雲用手一指車上的鏢旗道：「在下的來路亮在車上！」那人對秋楓鏢局四個字的鏢旗看了一眼，冷笑道：「原來是『陝中劍俠』門下的，神州五劍名滿天下，難怪貴局的伙計們那麼猖狂！」

獨孤雲不願意引起麻煩，遂裝作鏢客身份道：「在下同伴是個渾人，得罪之處，望多包含一二！」那人尚未答話，馬上的另一人道：「行！把鏢旗留下！」

按照江湖規矩，留下鏢旗，就是對鏢局公開的挑戰，獨孤雲雖然是假冒，但是想到楚一清對他還不錯，楚秋鳳更爲他斷了一條胳臂，可不能替他們丟這個臉，乃冷笑一聲道：「閣下這麼做似乎太過份了吧！」

那出聲留旗的是個三十多歲的瘦子，相貌陰鷙，在這一羣人中，好像是領頭的身份，所以他一開口，那個動手的漢子也退後不作聲了。那瘦漢冷笑一聲道：「你們局裏的伙計隨便出手打人就不算過份了？」

黑加跳起脚來道：「放屁！是你們先動手的！」那瘦漢子臉色一沉怒道：「我是看楚一清跟吳尊武份上，才對你們那麼客氣，你居然當面辱罵我起來了……」

黑加仍是怒叫道：「罵你怎麼樣？」那瘦漢怒喝道：「把這混帳拿下來！」他身邊的人都下了馬，有兩個人向黑加逼去，獨孤雲本來想過去幫黑加忙的，但心中忽然一動，居然忍住了！

這兩個人的身手比最先的那個人高明多了，右邊的那人身形特矮，出腿猛掃黑加的脛部，左邊的那人併指如風，點向黑加的將台穴！黑加的身子被掃得一個踉蹌，巨大的軀體一歪，連抵抗的餘地都沒有，胸前穴道已經被制住了。

「將台」乃人身重穴，還下子黑加連叫都叫不出來，身子已向地上倒去。

獨孤雲毫無反應。那人又道：「把鏢旗取下來！」與黑加動手的那名漢子過去取下鏢旗，交給了池。

那瘦漢子取到鏢旗，看了一眼，才哈哈大笑道：「盛極一時的秋楓鏢局雇用的鏢頭如此膽包！」言下對獨孤雲備極輕視，獨孤雲毫無怒意，淡淡地道：「閣下敢摘秋楓鏢局的招牌，定然不是無名人物，我犯不着爲幾兩銀子賣命，少不得自有敝東主與總鏢頭前來解決！」

那瘦漢子微微一笑道：「你倒是很聰明，請問你回去如何交代呢？」獨孤雲仍是平靜地道：「在下此行目的只是將所保的貨物送到地頭，回去就能交差了，其他的事非我能力所及，我想會也沒有辦法！」

那瘦漢大聲狂笑道：「你真會做夢，還想把貨物帶走？」獨孤雲故作驚慌地道：「難道閣下還要把鏢車留下，那不是劫鏢了嗎？」瘦漢得意地笑道：「你連鏢旗都丟了，還在乎多丟一車貨嗎？」

獨孤雲淡淡一笑道：「我倒無所謂，不過這一車貨物非比尋常，我丟得起，只怕閣下拿不起！」瘦漢一怔道：「這是什麼話？」

獨孤雲手指鏢車道：「貨就在車中，閣下自已看看就知道！」瘦漢對車子打量了幾眼道：「我倒不相信這世上還有我田旭東拿不了的東西！」

獨孤雲心中一動，暗道這傢伙如此狂妄，原來是田家的人物！川中田門乃是武林一派，武功自成一家，尤以毒藥暗器，獨擅手法，田門武功不外傳，行事是獨行獨斷，甚少與外界連絡，今天把他們給惹上了，倒是一樁麻煩事，不過他心

並不畏懼，只是淡淡一笑道：「光說沒有用，閣下何不試一下呢？」

田旭東怒哼一聲道：「于山上去看看！」

于山就是與黑加對手的那個漢子，答應了一聲，舉步向車子走去，到了車門前，他也比較慎重了。他輕輕地撩起一角門簾，伸頭向裏面一張道：「是個標緻的小媳婦兒……」

一句話沒講完，忽地連身子被人拽進車子裏，遂聽得車中一聲悶哼，在另一邊門中，被摔了出來，掉在地上，一動不動了。

宋旭東這邊還有七個人，都吃了一驚，一個人過去看了一下道：「于老二的頸骨被人捏斷了！」宋旭東怒叫道：「車子裏是誰？」

獨孤雲見對方已死一人，心知無法善了，乃冷冷一笑道：「你有膽子不怕死，為什麼不自己去看看……」

田旭東怒哼一聲，回頭道：「袁同！袁和！你們兩個人再去看一下，要小心一點！」這兩個人都是出手制倒黑加的，一左一右，分向車子的兩邊門走去， 到了門前， 他們同時伸手撩門簾！

當他們的手剛够到布簾，突然車子的兩邊各伸出一隻毛手，對準他們的手上抓去，動作快到極點，將兩人都拖進車裏。接着又是兩聲慘叫，兩個人都被摔了出來。這次倒沒有殺死他們，只是每人被挖去一隻眼睛，痛得滿地亂滾。遂有兩個人出去扶住他們，伸手點了他們的穴道，使流血停止，另一人則在身上掏出一包傷藥，洒在他們的傷口上！

田旭東這次是眞的吃驚了，連忙問道：「你們是怎麼了……」袁同忍住疼痛道：「是……兩個全身長毛的怪人……」

已死的于山說是一個標緻的小姑娘，他倆又說是兩個怪人，使得田旭東這五個人都莫名其妙。

田旭東厲聲追問道：「是怎麼的怪人？」袁同猶有餘悸地道：「雷公嘴，紅眼睛，一身一臉都是毛，力大無窮……兩人都是一個樣子……」田旭東怒道：「世上那有這種樣子的人，說牠們是猴子差不多……」袁同訥訥地道：「是……有點像，不過牠們都穿着衣服……」

獨孤雲早已笑不可仰，田旭東戟指着他大吼道：「你車上到底裝載了什麼怪貨色……」獨孤雲大笑道：「你不是派人看了兩趟了嗎？幹麼還來問我……」

田旭東陰沉沉地獰笑一聲道：「好！瞧我來抖抖你的底！」

他緩緩從馬上下來，却不直接向車子走去，反而遠遠地離開車子，獨孤雲立刻知道他想幹什麼了，連忙大叫道：「龍姑！注意暗器……………」

田旭東冷笑一聲，手揚處三點銀星作品字形對車門飛去！

車上的門簾突地被一隻毛手扯了下來，迎着那三點銀星一裹，居然將那三點銀星都掃落在地。不過車內的情形也顯露無遺。

龍姑笑吟吟地坐在車座上，對面並擠着一雙穿着衣服的巨猴！田旭東呆了一呆，忘記自己發出暗器被掃落的事，怔怔地道：「怎麼眞是一對猴子……」

獨孤雲哈哈大笑道：「我又沒有說過不是猴子！」田旭東從他的口中聽出奚落之意，乃怒聲道：「這就是你的貨色？」獨孤雲聳聳肩笑道：「顧客們出了代價，要我們保什麼就是什麼，我們當鏢客的只管把貨色送到地頭就算交差，對貨物內容我們可無權選擇……」田旭東怒叫道：「混蛋！你還敢耍貧嘴！」獨孤雲笑笑道：「耍貧嘴是閣下自己，閣下揚言截鏢留旗，怎麼光說不做呢，貨物已經公開，但看閣下用什麼方法拿走！」

田旭東氣呼呼地道：「好小子，你仗着這兩頭畜生撐腰，嘴頭上才這麼硬，我先將這兩頭畜生收拾了，再來對付你！」說着又揚起手臂，獨孤雲知道田門暗器別有厲害之處，生怕在車中趨避不便，連忙招呼道：「大毛、二毛，你們下來！」兩頭巨猴吱吱叫着，從車子裏竄了出來。

牠們被關在車中，覺得十分難受，好容易趕上這一場熱鬧，却又因為未得獨孤雲的許可，不敢擅自離車，可是牠們的心智與人一樣地聰明。所以先用重手捏斷了于山的喉骨，將他弄死了，又抓瞎袁同袁和每人一隻眼睛，存心將禍闖大一點。現在得到獨孤雲的招呼後，伸拳踢腿，興奮之至。

獨孤雲笑笑道：「大毛二毛，這位田老師傅是四川有名的武林人物，你們不可以這樣沒禮貌！」兩頭巨猴立刻拱起毛爪，作了一揖，臉上却做了一個怪相！獨孤雲又笑道：「田老師傅要指

點你們兩手絕技，這可是你們天大的造化，你們應該再對田老師傅表示一點敬意，請他在手下留情！」那兩頭巨猿又學人的樣子，彎腰作了一躬，伸伸紅舌頭。

田旭東聽獨孤雲口中雖是在開導那兩頭畜生，言中之意却分明在挖苦自己，登時暴跳如雷。

獨孤雲却不等他發出來，立刻又對巨猿道：「田老師傅不耐煩了，你們快去領受教誨吧！」

身軀壯偉一點的大毛立刻一彈後腿，凌空一掠黃影，向宋旭東的頭上罩了下去。

宋旭東自居身份，覺得對一頭畜生實在太自降身份了，可是大毛的勢子又猛又疾，不容他有所考慮！幸好他旁邊的一名漢子，迅速地撤下腰間鍊子索，嘩啦啦地朝大毛捲去，口中還大喝道：「畜生，不得無禮！」大毛身在空中，觸動不便，只得放過田旭東，伸手去抓那鐵索。

那個使索練的人身手相當高明，腕部一抖，練頭倒轉過來，閃開毛手一抓，反盤在牠的毛頭上，叭的一響將牠從空中打落地面！

可是大毛只用手摸摸腦袋，一點不像受傷的樣子，不過那索練粗如拇指，由極好的精鋼打成，分量很重，這一下打得也不算輕，痛楚自是難免！因此大毛獸性突發，毗牙怒吼一聲，探開長爪又撲了過去。

那人見大毛挨了一下，竟然若無其事，心中未免着忙，趕緊又抖出一招，攔要將牠束住，用手往後一拖，意在將牠摔倒下來。大毛力大無窮，又在怒頭上，旋身往後一退。那人抵不過牠的蠻力，反而被拖走幾步，差一點撞進牠的懷裏，趕緊放開手中的索練，閃過一邊。

大毛從腰上解下練索，握在手中幌了幾圈，然後用手指指那人的腦袋，意思是要照樣打回那人一下。那人嚇得又躲遠了幾步，大毛正要追過去。獨孤雲却笑着道：「大毛！你手中拿着傢伙，人家是空手這樣子不太公平！」

大毛裂開大嘴，吱吱連叫，狀似在分辯牠是空手奪下對方武器的。獨孤雲含笑斥道：「田老師傅是川中有頭有臉的名家，在他面前絕不容許放肆！你還不把東西放下來，好好地上前道歉一番！」

大毛聽了獨孤雲語中刻薄之意，委委屈屈地將手中索練嘩的一聲，丟在田旭東面前，又恭恭身算是表示歉意！

田旭東滿臉氣得煞白，對那人厲叫道：「周方，把傢伙收回去，你眞替我洩氣！」那人滿臉愧容地低下頭拾起索你，一言不發退過一邊！獨孤雲笑笑道：「田老師！剛才你譏我膿包，看來貴門下也不見得高明，如其這些飯桶上來替你丟人，倒不如你自己指點那畜生幾手吧！」

田旭東冷笑一聲，滑步進身，一手攢拳，逕擊大毛下頷，另一隻手却直拍大毛的脅下，雙手一起動作，招式又狠又辣！大毛偏頭避過頷下一擊，毛手一翻，却與取脅下的那一掌對拍一招！

田旭東馬步不如大毛穩健，居然連退三步，可是他嘴角却閃過一絲冷笑，大毛好像也吃了一點暗虧，怒吼一聲，又要撲上去拼命！

獨孤雲却看出情形有異，連忙喝道：「大毛！等一下！」

飛步過來，拿起牠的毛手一看，但見牠的掌心印上五個小黑點，狀如梅花排列，微微有黑血滲出。

獨孤雲知道田門以毒器聞名，大毛不知中了他什麼暗算，連忙對龍姑道：「你快來看看！」龍姑也趕緊過來了，大毛此時却似已毒性發作，全身瑟瑟作抖，滿口牙齒也咬得格格作響……

龍姑看了幾眼，突地驚呼一聲，飛快地將牠抱到一邊，自胸前掏出一柄小銀刀，將牠掌心中毒之處劃開，同時對牠叫道：「大毛！別用勁，放鬆血脈，讓血流出來！」

獨孤雲却臉含怒色地道：「你用什麼手段傷了牠的？」

田旭東冷笑一聲，攤開手掌，中指末節上戴着一枚黑色的指環，環面向內，上面生着五根細刺。大毛身上有柔毛護體，刀劍難傷，可就是掌上沒長毛，所以才中了暗算！

獨孤雲冷笑一聲道：「閣下用這種手段對付一個畜生，不覺得慚愧嗎？」

田旭東也冷冷一笑道：「田家無器不毒，天下皆知，任何人與我對手，應該先提防這一着！」獨孤雲手指大毛道：「這畜生也知道？」

田旭東臉上微微一紅，但立刻接口道：「牠連傷我三名手下，取牠一命也不為過！」

獨孤雲嗆然拔出腰下長劍道：「好！你殺牠替你的手下報仇，我殺了你替牠報仇，這話說得過去吧！」

田旭東見他居然拔劍叫陣，才知道這個年青人未可易與，他先前的那付驕狂之狀，都是裝出

張目，乃冷冷一笑道：「自然說得過去，其實你早該自己動手了，也免得白送那畜生一條性命！」獨孤雲冷冷地道：「你先把那面鏢旗給我插回車上去！」

田旭東微微一愕，獨孤雲又道：「你若能把我也殺了，自然連旗帶鏢都歸你得去，可是在我們勝負未决之前，你還不够資格得到它！」

田旭東想了一下，哈哈大笑道：「也有道理，楊麟！把鏢旗還給他！」

他隨行的七個人，尙有三個人還沒出過手，一個高身材的漢子立刻在田旭東的馬鞍上拔下鏢旗，插回到車上。

田旭東對獨孤雲看了兩眼，忽然道：「花不平，你先去試他兩招！」一名矮胖身材的漢子應聲而出，解下肩上鬼頭刀，步向獨孤雲而來。

獨孤雲微怒道：「姓田的！我要鬥的是你！」

宋旭東傲然一笑道：「假如是楚一清或吳尊武前來，我還沒有話說，你不過是秋楓鏢局中一個鏢頭，我不試試你的斤兩，實在沒有興趣出手！」

獨孤雲冷笑一聲道：「混帳！你不曾到一點厲害，大概不知道我是誰……」

這時那名叫花不平的漢子已不容他多說，劈頭一刀砍了下來，獨孤雲身形略轉，劍光如閃電般刺出去。花不平痛叫一聲，持刀的手齊腕被削了下來，禿臂亂舞，灑得到處都是鮮血！

田旭東心中一驚，連忙叫道：「你究竟是誰？」獨孤雲收劍冷笑道：「你不是把我當作秋楓鏢局的鏢頭嗎，這我們東主與總鏢頭都不在你眼下，何必還要對我問得這麼詳細呢？」

田旭東強忍住怒氣道：「花不平是川東『斷魂刀』柳五福門下最得意的弟子，連楚一清自己也不可能在一招之下將他擊敗……」

獨孤雲哈哈大笑道：「你把你們四川這些二三流小脚色說得太了不起了，方才我削斷他手腕的一劍，正是敝東主秋楓劍法中的一招『風掃離紅』，我只學了半年，火候未到，要是換了敝東主出手，他連那條胳臂都保不住了！」

田旭東又驚又怒，厲聲叫道：「胡說！我不相信你是楚一清門下的一名鏢頭！」

獨孤雲淡笑道：「那是你少見多怪，你不妨到中州去打聽一下，秋楓鏢局是否有我獨孤雲這個名字……」

田旭東的臉上浮起更大的驚色道：「你就是獨孤雲！」獨孤雲笑笑道：「無名小卒，有瀆清聽！」

宋旭東的臉色變了半天才道：「好小子！我正在找你，我以爲你早走到前頭去了，想不到你還落在此地！」獨孤雲神色微微一動道：「你在找我？」

田旭東點點頭道：「不錯！我找你是受了兩個人之託！」獨孤雲仍是淡淡地道：「那兩個人？」

田旭東道：「第一個是『廣寒玉女』蘇麗貞，她說你是個無恥的淫徒，要我殺了你以爲天下女子除害……」

獨孤雲笑了一下道：「看不出你還是一個伸張正義，俠士，蘇麗貞說我是淫徒，可曾提出什麼證據嗎？她是怎麼認識你的？」

田旭東怒聲道：「她說你對她始亂而終棄！」獨孤雲也怒叫道：「放屁！我從沒有見過這麼不要臉的女人，她簡直是一條瘋狗……」

田旭東道：「蘇麗貞現在還在田家堡，我可以將你抓回去，由她自己發落……」

獨孤雲一斂怒色，仍是恢復了平靜笑道：「這件事暫且丟開不談，還有一個人呢？」

田旭東道：「新起於岷山的七煞劍派，鄭掌門人曾派遣該派護法元老劉傑到田家堡來，說你是他們派中的叛徒……」

獨孤雲哈哈大笑道：「七煞劍派是什麼玩意兒，連鄭三白都沒放在我的眼中，這叛徒兩個字虧他們好意思說得出口……」

田旭東沉聲道：「不管怎麼說，我受此二人之託，今天絕不能放過你！」獨孤雲也怒聲道：「本來我無意與你結怨，可是你既然與鄭三白那批人串通一氣，我就饒你不得，快拔出兵器領死吧！」

田旭東的神情變得很凝重，慢慢地在腰間解下一條寬帶，握着帶頭一抽，但見寒光映目，原來那竟是一柄極薄的細鋼軟刀。

田旭東將刀鞘丟開一邊道：「我這柄寶刀很少使用，今天爲了你還够得上是個對手，所以才破例出鞘！」

獨孤雲朗聲一笑道：「多蒙你看得起我，出招吧！」

田旭東振腕一刀劈進來，獨孤雲爲了試試那

刀的鋒銳，乃輕輕探出劍尖，朝刀鋒上挑去，叮然輕响中，雙方都是一震。獨孤雲抽回劍來一看，但見那柄精鋼長劍的尖端，已經被削去一小截！

田旭東得意地大笑道：「你知道厲害了吧，我這柄寶刀雖然不出名，却不下於任何前古名刃！」

獨孤雲淡淡地道：「鋼刀雖好！也要看拿在什麼人手裏，縱然是太阿龍泉，握在一個三歲小兒手上，未必能抵得過我一枝木棒！」

田旭東怒聲道：「難道我……」獨孤雲哈哈大笑，搶在他的前面道：「我看你比三歲小兒也不如！」田旭東怒不可遏，刀光霍霍，如閃電般地搶了進來。

獨孤雲口中在說話，手中並未放開戒備，長劍也洒開千重劍影，捲進他的刀光中，但聞叮噹之聲不絕，他的長劍却再也沒有損傷！原來他每一劍迎架，都是平拍在對方的刀葉或刀背上，不直接與他的刀鋒接觸，自然就不會受到威脅了！

可是這樣打法相當費力，而且大背武功技擊之常理，獨孤雲若非劍術上的造詣特深，絕對無法如此應付裕如！

交手近二十合，田旭東的神情愈見凝重了，甚至於無法相信這個年青人能使出這種高明的劍招，他心中明白得很。要不是靠着寶刀鋒利，他早就落敗了，因此他一定要利用別的方法求勝。

獨孤雲心中也相當吃驚，因爲在寶刀的威脅下，他有許多精招也無法使用，畧一疏神，立即爲對方所乘。只要手中長劍一被削斷，赤手空拳，他絕對無法再逃過寶刀的追擊！

兩個人在心中各自打着算盤，手中的招式反而遲緩了下來！龍姑替大毛放去了毒血後，又用隨身携帶的解毒藥，半敷半服，總算保住了牠的一條性命，這時她才有餘暇來注意戰況。當然她一眼就看明局勢，立刻叫道：「獨孤大哥！要不要二毛來幫你！」

獨孤雲神色一展道：「好極了，牠身上的長毛可抗刀劍，只要能擋住他一兩招，我就可以找機會削下這傢伙的狗頭！」龍姑立刻對呆立在一旁的二毛道：「你聽見了嗎？」

二毛倒是不怕寶刀，可是牠因爲大毛的受傷中毒，心中甚具畏意，聽見招呼後，猶自有點畏縮不前！龍姑又駡道：「膽小鬼！大毛是自己不小心，才受了他的暗算，有獨孤大哥在旁邊，還怕他會傷害你嗎？」

這時大毛也比手劃脚，吱吱直叫，像是用猿語對牠指示機宜，同時也叫牠替自己報復受傷之恨！二毛受了鼓勵，立刻揮臂上來。

田旭東大吃一驚，一刀將獨孤雲逼退幾步叫道：「你怎麼不要臉，居然叫畜生前來幫忙！」

獨孤雲微微一笑道：「我們這是拚命，又不是比武，不必講究那些江湖規矩，因勢制宜，爲了爭取生存，什麼手段都可以使用！」

田旭東哼一聲，翻腕射出三點銀星，兩顆撲奔獨孤雲，一顆却對準二毛。獨孤雲縮肩躲過，二毛却理也不理，那顆銀星打在牠的胸膛上，又彈了出來！

獨孤雲笑笑道：「你看見了吧！牠是不怕你的寶刀的！」田旭東果然臉現悸色，忽然退後幾步，奔到馬鞍旁邊，在皮袋中取出一隻鹿皮的手套戴好。他隨行的幾個人，連斷腕傷目的三個人在內，一起都躲得遠遠的！

獨孤雲知道他又要施展什麼歹毒的暗器了，連忙提高了警覺。田旭東嘴角掀起一絲冷笑道：「獨孤雲！你知道我要做什麼嗎？」

獨孤雲心中暗驚，口中仍淡淡地道：「我想總不會是什麼好事！」

田旭東冷笑一聲，手指輕輕一彈，射出一粒小黑點，這黑點並不攻向他們，一逕向地上于山的屍身上落去！

那顆黑點在屍身上尺許之處，突然自動地爆裂開來！「波！」的一聲輕响，黑點化爲水盆大的一蓬黑霧，霧氣慢慢地降下，落在于山的屍體上，立刻發生變化！那屍體先是踡縮起來，最後化爲一灘黑水，僅剩下衣服包着一架白骨！

獨孤雲見這毒藥暗器如此厲害，臉色也跟着一變，田旭東赫赫冷笑道：「這是我們田門名震天下的絕毒暗器之一『落星追魂』，我囊中一共帶着九顆，剛才用了一顆，剩下的八顆若是一起施放出來，你們誰能躲得過！」

獨孤雲一言不發，突然走到龍姑身畔，將手一揚，手中的長劍也直射出去，筆直對準使索練的楊麟。他吃了一驚，連忙用鋼索向外一兜，鋼索撞着劍身，發出噹然一响，劍身由直射變成橫飛，擦的一聲，橫過他的咽喉。楊麟的頭顱跟着長劍落了下來。

獨孤雲很快地由龍姑身上又抽出另一柄長劍

，依舊做了個同樣的姿勢道：「你也看見了吧！」

田旭東呆了一呆才道：「這種暗器手法也沒什麼了不起，比我們田家的獨門暗器手法差多了！」

獨孤雲冷笑道：「你錯了，我從沒有學過打暗器，這是一招劍法！」田旭東詫然道：「劍法？」

獨孤雲道：「不錯！你既然見過蘇麗貞，便該知道這正是她師父『姑射仙子』殷秀琴柳絮劍法的一着精招『楊花撲懷』，放在神州五劍手中，也許沒有用，可是拿來對付你，我相信你一定躲不過！」

田旭東色厲內荏地道：「我不信……」獨孤雲淡淡地道：「那你不妨試試看，你的落星追魂，接我的楊花撲懷，大家各憑運氣，誰不躲得過就要看命了！」

田旭東怔然良久，兀自不敢輕易一試！獨孤雲也一樣，雙方各持着一手絕着，威力都是目擊的，問題在這一着使用後自己是否能躲得過對方的一擊！

片刻之後，瞎了一隻眼的袁同低聲道：「七爺！算了吧，跟這種江湖小輩硬拚太沒有價值，以後的日子長哩，我們弟兄還想找他要回一隻眼睛呢，給我們個機會吧！」斷腕的花不平也道：「是的！七爺！還有我的一隻手掌，于山跟楊麟的兩條命，您這樣殺死他，實在太便宜他了！」這些人口中雖如此說，目的卻是在替田旭東找個下台的藉口。田旭東沉思片刻，方佛然地道：「好吧！小子！今天我暫時放過你，下次見面時，我非想個更厲害的方法來收拾你……」

獨孤雲明知道這是他的退步之詞，可是也不敢再說風涼話，萬一將他們逼急了，拚着同歸於盡，似乎不太上算。

遂也淡淡一笑道：「隨便你，任何手段，我獨孤雲總是接下來！」

田旭東冷笑一聲，大家心照不宣，他慢慢地脫下鹿皮手套，獨孤雲也將長劍還給了龍姑。

田旭東一揮手，幾個人默然地上馬。疾馳而去。獨孤雲過去將黑加的穴道解開，嘆了一聲道：「大哥！你看你今天惹的禍多大，要不是我最後想出這一手絕招，大家的命都得擱在這兒了！」

黑加伸伸舌頭，不敢再作聲，龍姑卻道：「獨孤大哥，您也別怪黑加了，幸好他這一鬧，您心裏也好先有個準備，您沒見那個姓田的說是專為了找您嗎？」

獨孤雲不禁黯然了，龍姑想了想，又道：「獨孤大哥！您的年紀不大，怎麼會有那麼多仇家呢？」獨孤雲又是默然，只多了一聲輕嘆！龍姑見他臉上有着不預之色，倒是帶着不安的歉容道：「獨孤大哥，我不該那麼問你的……」

獨孤雲嘆了一聲道：「不！你問得也沒有錯，只是使我感到很難回答，江湖上的事有很多是說不出道理的，譬如這個姓田的，我跟他無冤無仇，他卻受了兩個人的蠱惑，一心與我為難，我不能說他這種行為是對的，可也說不出他錯在那裏……」

黑加立刻怒道：「自然是他的不對，看他那付專橫的樣子就不是好人！」

獨孤雲連忙擺擺手道：「算了！是非曲直，也不是由我們幾句話就可以決定的，我們還是上路吧，大哥，你千萬別再惹事了，出門人第一要學的就是忍耐。」

黑加點點頭，獨孤雲正招呼大家上車，忽然看見大毛還坐在地上，大眼睛還流露出痛苦的神色，連忙問道：「大毛！你怎麼啦？中的毒還沒有解嗎？」大毛無力地點點頭，龍姑也連忙過去，摸摸牠的腕脈道：「不可能吧，我爹的解藥非常靈驗……」

獨孤雲撥開牠的眼珠，看了一下牠的瞳孔，但見那桂圓大的眼珠縮成僅有針孔那麼一點兒，分明是餘毒未解的樣子，乃着急地道：「四川田門對於用毒另有一套，除了他們的獨門解藥外，任何解毒藥都沒有效，你爹配製的藥能保持毒性不加劇，已經算是很不錯了！」

龍姑也急，道：「那該怎麼辦呢？」黑加嚷着嘴道：「剛才應該叫那王八蛋留下解藥的……：」

獨孤雲想了一下，對大毛道：「大毛！你覺得身上有什麼特別不舒服嗎？」大毛搖搖頭，用毛手在地上寫了一個歪歪斜斜的「火」字。又指指心口。龍姑懂了道：「牠說牠心裏像火一般地熱，這可不是好現象，因為從牠所中的毒性來看，絕對禁止喝水，這一來不毒死也會被渴死了……

」

獨孤雲一皺眉道：「龍姑！你想牠能支持多久？」龍姑詳細地檢查了一下大毛的情況道：「三天是沒有問題的！再長就很難說了！」

獨孤雲沉聲道：「三天足够了，現在我們得趕快趕路……」龍姑詫然道：「三天能趕到牠的舊主人那兒嗎？」

獨孤雲搖搖頭道：「明易生把牠們交給我時是好好的，我不能這個樣子將牠送到人家那兒去，自然得先把牠的毒給解了！」龍姑驚道：「那不是要找那個姓田的人了，他們走在前頭，我們追得及嗎？」

獨孤雲又搖搖頭道：「不用去追他，我們到他們的田家堡去！」龍姑連忙問道：「田家堡在那裏，到了那兒，人家肯把解藥拿出來嗎？」

獨孤雲沉聲道：「肯也要拿出來，不肯也要拿出來！假如大毛有個三長兩短，我勢必將田家堡毀爲一塊平地，快走呢，別耽誤時間了！」

二毛將大毛扶上了車，龍姑也進去了，獨孤雲策馬在前急駛，黑加則揮動長鞭，努力地跟在後面……

因爲大毛受了傷，二毛也老實了，連帶龍姑與黑加都乖乖的，一路行來，倒是省了不少事，而且在路上也沒有再碰到什麽麻煩。

終於在第三天的黃昏，一車一騎，停落在一座巨大的莊院前面。

欲知後事如何？
請看下期分解。

精選武俠長篇小說

勾命符

內容新穎風趣
故事曲折離奇
打鬥驚心動魄
寫情蕩氣迴腸

下期起在本刊連載

俠盜白金龍

同命鳥

羅鳳 文・天簫 圖

連累老娘

小王詫異聲道：「阿發哥，你越說我越胡塗了，什麼叫黃鼠狼跟鷄拜年，沒按好心，難道老爺娶新姨太，還用了什麼歹毒的法兒不成？」

阿發吸了一口旱烟，吐出一陣烟霧，正興緻勃勃的要說下去，却聽得遠處响起脚步聲，接着圓洞門外映出燈光，兩條人影，一前一後跨進門來。

走在前面的是賈公館裏的僕人，手上提着一盞燈籠，後面跟着的正是賈公館裏的護院教頭石廷峯。

躲在屋角後的白金龍看的淸楚，趕不及又向後一縮，屋後剛剛巧有個柴堆，足有一人多高，剛可容身。

那石廷峯走至柴房前，小王同阿發趕緊起身伺候，俱都含笑說道，「大爺，你累了一晚上，還不早點安歇麼？」

石廷峯搖頭道：「老爺還沒有安歇，我又怎敢偷懶？」他向柴房一指，續道：「那小子沒事吧？」

小王答道：「剛關去的時候，還聽到輕微的呻吟聲，現在不見响動，大概早睡着了。」

石廷峯嗯了一聲，從腰間掏出一條鎖匙，打開柴房門的鐵鎖，推門進去。

白金龍隱在柴堆後，在燈火之下，不敢移動身形，只聽得裏面响起桀桀狂笑聲道：「好小子，我當你是金剛不壞身，原來你也會熬不住的，起來吧！泥地上容易着凉，我石大爺替你找張床舖吧！」語聲一停，接着他又吩咐道：「王德、劉發，將柴堆整一整平，不是一張現成的床舖麼？請那小子上床去。」

柴房內立即响起木柴移動的聲音，接着一個微弱的呻吟聲又隱隱傳來。

石廷峯又笑笑狂笑，得意聲道：「姓裘的，這滋味不錯吧！好好睡一會兒，等天亮之後解你上官府去，是死是活自有縣太爺做主，寃枉不了你，放心好了。」

原來那裘濟安先前受鞭打時，心中憤怒已極，故能一鼓作氣，痛極亦不出聲，更不用說開口求饒。然而現在却不同了，那柴堆高底不平且不去說它，那木柴上更附着無數短刺，裘濟安遍體鱗傷，向柴堆上一擱，就像是睡在釘板上一樣，痛澈心腑，何況還不能掙扎，一掙扎之下那木刺更刺入傷口，奇痛難熬。

石廷峯見他輾轉反側，欲死不得，心中更得意了，又冷嘲熱諷了幾句，才出了柴房，鎖好木門，又向劉發吩咐道：「你隨我去內院，老爺要找你問話。」

阿發忙應了一聲是，跟在廷峯身後。

石廷峯邊走邊又隨口問道：「你是浦東生長的是嗎？聽說新姨太是浦東人。」

劉發又回答了一聲是。

白金龍救出裘濟安，並在柴房中放了一把火。

石廷案道：「這就沒有錯，老爺要派你去浦東走一遭，將那姓林的老太婆抓來。」

劉發又遲疑問道：「新姨太傷了老爺，那是新姨太的事，與她老娘又有什麽關係？要抓她老娘……」

石廷案不等他說完，已是「哼」了一聲道：「劉發，你別爲那老太婆說好話了。你在賈家這麽多年，該知道老爺脾氣，老爺幾曾吃過這樣虧。」劉發忙掉轉語氣道：「是啊！要不是石大爺的功夫，老爺可要吃大虧了，想不到新姨太會恁地毒辣。」

石廷案呵呵笑道：「老劉，你也別替我石大爺戴高帽子，反正你我都是吃人家的飯，聽人家使喚，老爺要差你去浦東抓那老太婆，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我問問你，你跟老太婆的交情要緊，還是你吃飯要緊。」

劉發一聽詞鋒已指向自己身上了，趕緊連聲應是，那敢再多說半句。

石廷案越說話越多，又道：「老爺雖然祇傷了一點皮肉，可是這口氣非出不可，單處治新姨太還不够，非將那老太婆也抓來，治她一個養女不教，縱女爲惡之罪，不但要索還聘金，而且還要她……」

他們逐漸走遠，已出了月洞門外，談話聲也終于細至不可聞。

火燒柴房

這時的柴房外，只剩下王德一個人，他端了一張條凳，橫在門外一坐，又抽了一袋旱烟，人單影隻，排悶無人，不覺打了幾個呵欠，迷迷糊糊的合上眼瞼。

白金龍早從露天柴堆後掩入柴房轉角處。他約略計算天色，知道離天亮已不遠，最多還有一個時辰，然而他攪出來的事，依然不能解決。

原來那裘濟安進入他舊日情人房中時，原是神不知，鬼不覺，却吃白金龍看在眼裏，以爲他行動鬼鬼祟祟，絕非好人，才設計驚醒賈家的看門人，割斷裘濟安用來上房的繩索，以致裘濟安束手就擒。

此時他雖然還不知全般情形，却也明白了一半，那裘濟安與林冬梅絕非普通姦夫淫婦可比，至少林冬梅是賣身葬父，算得上是個孝女，裘濟安與她是表兄妹，自幼青梅竹馬，長大發生情愫，這也是人之常情，無可厚非，至于裘濟安爲什麽偷入賈公館，潛入林冬梅的臥室去？白金龍雖然還不清楚，可是事發之後，男的是視死如歸，不發一言，女的更挺身而出，以利剪行刺，不顧性命，這一切都看在白金龍眼裏，欽佩之心，油然而生。

這件事既然由白金龍一手引起，解鈴還須繫鈴人，白金龍自不能置身事外，何況他也早看清楚，那位賈老爺根本不好東西。

他原定是將全般情形弄清楚了，再動手不遲。可是現在不能再等，裘濟安躺在柴堆上，這個罪就不好受，再說等天明之後送進官府去，就更難辦了。所以他趁着柴房外的王德睡的迷迷糊糊，身形一閃，走上前去。

可憐王德還在睡夢中，白金龍也不忍心傷他，右手一出，輕輕在他胸前「期門穴」上一點，那是人身三十六主穴之一，頓時由酣睡變成昏迷，兩個時辰之內醒不過來。

白金龍再不遲疑，將王德的身體向旁邊一拉，雙手握緊了門上鐵鎖，丹田氣一提，力貫雙臂，施出「金剛大力手」法，只聽得鎖上「格剌」一响，粗若小臂般的鐵鎖頓時折成兩段，順手一推，木門應手而開。

柴房內部的面積很大，除了堆柴之外還放着些破破爛爛的雜物，屋角掛着一盞油燈，一火如豆，在破爛的雜物陪襯之下，屋內顯得更陰沉了。

那裘濟安赤着上半身，鞭痕纍纍，血肉模糊，正伏着柴堆上，低聲呻吟。

然而白金龍一進去，他又立即忍住了，咬緊牙關，緊閉眼睛，只是不出聲。

白金龍三脚兩步走至柴堆旁，輕聲道：「朋友，不要驚慌，我是來助你脫身的。」

那裘濟安恨恨地瞪着白金龍，怒哼了一聲，接着又一咬牙，忍受身上創痛，竟一翻身面朝向裏。

白金龍也不理這許多，右臂一起，已扶起裘濟安的上半身，雙手上下一抹，解開他身上的繩索。

裘濟安不由得詫異聲道：「你爲甚麽要救我？」神態中依然帶着氣憤。

白金龍微微一笑道：「你用不到奇怪，也用不到恨我，等我帶你出了賈家，再慢慢細談。」說完話，背轉身，蹲下腰，又道：「你伏到我肩上

來。」

裘濟安猶豫了一下，又道：「我那冬梅妹子呢？」

白金龍心想：「這人倒眞可以算是天下第一情種，萬難之中，兀自忘不了意中人，林冬梅能爲他拚命，倒不負了他的一番情義。」

裘濟安見白金龍沉吟不語，未立即作復，不禁嘆了一口氣，搖了一搖頭道：「冬梅妹子若有不測，我裘濟安何忍獨生，還不如死了的好，免得多煩惱。」

白金龍慨然道：「你放心好了，只要你們不是有苟且之事，那林冬梅的安危保在我身上。」說完話，再不遲疑，雙手向後一拉，將裘濟安背在肩上。

裘濟安滴下幾滴眼淚，忽然改稱白金龍恩公，嘴上又喃喃說道：「冬梅妹子，今日我先隨恩公逃生，但望你忍耐須臾，只要我有一口氣在，絕不會拋下你。」

白金龍背着裘濟安，剛剛走近屋門，無意之中又望到那盞油燈，心中一動，忽地有了主意，腳下向回一轉，便向屋角走去，摘下油燈，向地面一擲，又找了幾枝細柴，架在燈座上。

背上的裘濟安見他辛苦，忙道：「恩公，我先下地來吧！」

白金龍笑道：「不得事，不得事。」說話之間，油燈附近已是火光融融。

柴房盡是引火之物，火勢一起，就不可收拾，片刻之間，已烈燄瀰漫全屋。

白金龍這才背了裘濟安，大步走出柴房門，只見那被點了穴道的王德，兀自倒在地上，昏迷不省。

白金龍不願意多傷人命，順勢飛起一腳，足尖正好觸着王德前胸，解開了他的「期門穴」，右手又給了他一個大耳光，這才腳下一用力，一個「白鶴沖天」，背着裘濟安，斜刺裏向遠處的墻垣飛去。

那倒在地上的王德，穴道一解，臉上還挨了一記重的，正自迷迷糊糊中醒了轉來，一睁眼間，只見一片通紅，還當自己在做夢，趕緊猛搖了搖頭，揉揉睛瞼，這才看清楚了，一翻身爬起來，大叫道：「失火了，失火了，柴房失火了。」

他一面叫，一面又向柴房內衝去，還想救出裏面的人，然而柴房內早已烈烟瀰漫，火光燭天，那裏還能進得去，只好跌跌倒倒的退回來。

賈公館裏的男女老幼都驚醒了，在石廷峯領導下趕來救火，只見火舌四竄下，亂哄哄的一片。白金龍伏身墻垣，眼看火勢已成，不由得呵呵大笑，得意非凡。

那裘濟安却擔心道：「恩公，這烈火不會燒到前院子去吧！我的冬梅妹子還在裏面。」

白金龍笑道：「放心好了，這一間柴房前後左右都是空地，孤孤零零的單獨而立，絕不致蔓延開去。」說完話，也不再多停留，趁着天色未亮，沿着原路，從瓦面上行走，返回住處。

我就是白金龍

裘濟安確實傷的不輕，胸前背後，那有一片好肉，幸而白金龍治療跌打損傷的功夫也不錯，當下爲他擦淨瘀血，塗上金瘡藥生肌去膿止血散，又從瓶內取出一粒舒筋活胳金丹，要裘濟安服下，又讓出自己的床舖，讓裘濟安休養，自己就在地板上，盤膝跌坐，養息精神。

一個時辰過去，天色業已大亮，街道上已响起了小販的叫賣聲，白金龍從打坐中醒了轉來，輕輕起身，就用冷水洗了一把臉，又在房中來回走了幾步，藉此舒展筋骨，活動一下腿脚。

想不到這輕微的响動聲却將床上的裘濟安驚醒了，他睜開眼睛，四下一望，立即掙扎着下床來，翻身向白金龍納頭便拜。

白金龍忙道：「裘老弟，有話好說，何必效此婦人女子所爲。」一面說，一面便來攙扶。

裘濟安那肯便起身，雙手一用力，更抱住了白金龍的足踝，嘴上只是道：「恩公救命，恩公救命。」

白金龍笑道：「我不是已經救你出來了麼？快起來去床舖上躺着吧？你身上的創傷沒有合口，少行動爲妙，有什麼事躺下來也可以談。」

裘濟安就在白金龍腳下，垂淚道：「我裘濟安一死何足惜，只是可憐那冬梅妹子，忍辱偷生，委屈自己，只求見我一面……」一面說，一面在自己腦袋上狠狠揍了幾拳，自怨自艾道：「我這個無情無義東西，還錯怪了她，如今她落在那個賈老賊手上，叫我怎能……」

白金龍正要明白其中原委，不等裘濟安說完，已一把將他抱起來，向床上一放，問道：「裘老弟，我正要問你，深更半夜，你幹麼要搶誰婦

女的房中去。」

裘濟安忽地抬起頭，怔怔地望着白金龍，答非所問道：「我在冬梅妹子房中，外面忽然有人大喊，驚動賈家的看門人，想必就是你了。」

白金龍點了一點頭，微笑不語。

裘濟安臉上神色一變，咬了一咬牙道：「那暗中割斷繩索的人，一定也是你了。」

白金龍又一點頭道：「不錯，也是我。」

裘濟安點着指頭，忿聲道：「你……你害了我，也害了冬梅妹子，你……你還充什麼好人？」

白金龍面色一正道：「這也怪不得我，你放着大路不走，却在瓦面上偷偷摸摸，行動鬼祟，令人猜疑，何況你又摸進婦女閨房中去，難道我就讓你胡作非爲麽？」

裘濟安呆了半晌，自知理屈，才又嘆了一口氣道：「你不知其中內情，何必多管閒事？」

白金龍正色道：「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你效那採花浪子所爲，怎能怪我多管閒事？」

裘濟安又長嘆了一口氣，俯首無語。

白金龍又改用溫柔語聲道：「現在我已經明白了大半，知道你不是那種好色如命，不知廉恥之徒，所以才將你救出險地，這件事既由我而起，當亦由我作個了斷，告訴我吧！你跟那林冬梅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裘濟安抬起頭來道：「我與冬梅妹子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作連理枝，我同她的心，只有天知地知，她知我知，說出來也無濟于事，今生不能同床共衾，但願期諸來生，反正她死了我亦不能獨生，我若有變故，她亦不會偷生于世。」

白金龍眉尖一揚，大笑道：「說什麼無濟于事，只要我白金龍決心插手，沒有不解決的事。」

裘濟安忽地面露喜色，向白金龍望了半晌，又露出懷疑的神色道：「人說大俠白爺爺是位年高德劭的長者，恩公恁般年輕……」

白金龍不等他完，又呵呵笑道：「不管別人怎麽說，年老也好，年少也好，反正我就是白金龍，白金龍就是我，要不是我那兩下功夫，怎能救你出賈……」

裘濟安頓時醒悟，一翻身就從床上跳下來，雙膝一屈，又納頭便拜，嘴上不住道：「原來恩公就是白爺爺，我那冬梅妹子有救了。」

白金龍一伸手將他拉起來，說道：「快將事情經過告訴我吧！時間不早，那姓賈的老賊厲害，不擇手段，不但要害你冬梅妹子，連冬梅的老娘都不放過。」

裘濟安又是呆了一呆，長嘆了一口氣，才將他跟林冬梅的事說了出來。

一雙同命鳥

原來裘濟安從小孤苦零仃，全靠他舅父林學才一手教養長大。那林學才是讀書人，中了一名秀才，想不到年頭趕得不巧，等他中了秀才之後，科舉特然停辦了，變法維新，各省設立學校。

林學才本以科舉博取功名，此時一停辦，頓時變成上進無門，好在他祖上還遺有幾畝良田，生活倒也暫時不成問題。然而他到底是讀書人，只知捧着書本，搖頭幌腦，那知謀生艱難，不上幾年工夫，禁不住坐吃山空，幾畝田賣的賣，押的押，連浦東的那間老宅也保不住。

那時候裘濟安正好六歲，長的體格魁梧，結實有力，眼見舅父謀生乏術，家道日落，自己更不能在舅父家吃閒飯，于是禀明林學才，出外謀生。

他長的一副好身材，從小不喜歡念書，見了書本子就頭疼，却喜愛的是掄槍舞刀，拳來足去，平日學會了幾路拳法槍招，這時出來謀生，唯有從刀槍上找出路。

也算是機會碰巧，河南開封府的鎮遠鏢局正好保了一票銀子到上海來，老鏢頭東方亮見裘濟安頗堪造就，收爲門徒，帶回開封府。

這一去就幌了四年，裘濟安倒的確學了不少功夫，爲人又胆大心細，出了幾趟鏢，從沒出過差錯，居然成了獨當一面的大鏢頭。

然而他的運道也不好，事業上方小有成就，却敵不住科學進步，交通情形大有改變，南北火車一通，鏢局子的生意頓時大受影響，一落千丈。

老鏢頭東方亮默察時勢，也懂得鏢局這一行生意再無復甦之日，何況自己年齡也老了，正好借此收山，決意歇了鏢局子。

這四年來，裘濟安孑單身一個人，平時省吃儉用，賺得銀錢都交給鏢局放利，倒吃他積蓄了五百多兩銀子，鏢局一歇業，他就正好遂了南歸

之願。

他離開上海時，原跟表妹林冬梅暗中相許，訂了白首之約，想不到這時一回來，門庭依然，人事全非，舅父林學才已死在半年前，墓不早拱，而林冬梅也早作了賈炳根的七姨太，瓊樓玉宇，養尊處優，非復當年青梅竹馬，日夕相對。

裘濟安一回到家鄉，那知其中內情，賈母又吞吞吐吐，不敢說出其中經過，裘濟安一怒之下，幾乎要自殺，然而不見林冬梅一面，他死亦不甘心。

林冬梅終于托人帶出一封信，信中附了一張圖，要裘濟安深夜偷偷近去，圖謀一聚。裘濟安那有不去的道理，同時他也會一些踰高逐低的輕身功夫，于是他就從瓦面走……

說至此處，白金龍忍不住插嘴道：「以下的情形我都知道了，我就跟在你後面，但不知林冬梅約你去，又談些什麼事？總不會做出苟且之事來吧！」

裘濟安勃然作色道：「白大俠，你也太小覷我裘某人了，我與冬梅妹子情比金石，却不是爲了男女貪歡之事。」

白金龍忙改口道：「是，你說的對，我當面向你陪罪，你再說下去。」

裘濟安神色稍霽，續道：「我進房之後，冬梅妹子告訴我，這四年來的經過，就在我出門不久，舅父不知如何認識了那賈老賊，還認了親戚，賈老賊比舅父高出一號，舅父要稱他爲表叔，冬梅妹子更稱他爲表叔公。

「想不到這位表叔公，老而不死，人面獸心，竟打起他表孫女的主意來。他起先拱着一副好面孔，勸舅父去做生意，開一家小店子，總比坐吃山空好。

「舅父沒有本錢，那賈老賊自動借給二百兩銀子，並且代舅父出主意，開了一家綢緞店。舅父是讀書人，那懂做生意，全由店裏的賬房一手處理。那賬房是賈老賊的親信，舅父也拿他當好人，想不到一年時間，二百兩銀子的本錢賠了一大半。

「舅父眼見血本無歸，當然着急了，只有去找賈老賊想辦法，再借本錢一百兩。這一次賈老賊現出真面目來了，要借銀子可以，必需拿房子抵押，要不然免開尊口，還要追討舊欠。舅父走投無路，只有咬了一咬牙，將房契押出去，再借一百兩銀子。

「經過一次的教訓的，舅父當然再不敢放心別人了，凡親力親爲，生意漸有起色，然而那三百兩銀子的利息却不得了，賺的還不够付利息，兩年下來，利上滾利，除了付的不算，連本帶利已到四百多兩。

「那時候賈老賊的無恥手段來了，竟派人來說媒，討冬梅妹子做他的七姨太，舅父不肯，一頓大罵，將媒人趕出門。賈老賊可早就算計好了的，立卽派人來索回欠債，要不然就拿房子作抵，舅父就這樣一氣得病，只不過十幾天的時間，撇下寡母弱女去世了。」

白金龍又忍不住插嘴了，點點頭道：「我明白了，你那冬梅妹子就這樣作了賈炳根的新姨太。」

裘濟安也一點頭道：「不錯，舅父一死，舉債並不就此作了，那賈老賊逼債甚緊，而另一面舅父的身後也得有錢料理，于是冬梅妹子咬着牙，甘心情願爲賈老賊作妾。賣身銀子是五百兩，四百二十兩還債，三十兩辦喪事，留下五十兩爲老母生活費，她自已單身一個人，就進了賈老賊的府門。」

白金龍讚道：「如此說來，林冬梅倒是一個孝女。」

裘濟安接口道：「她不但是孝女，還是烈女，那把利刃就是離家時帶去的，決心與賈老賊拼命，然而她忘不了我，留着殘身只是希望跟我見一面，可是我還不知道她的苦心，恨她、埋怨她，用最惡毒的話罵她……」說到最後幾個字，已止不住低聲嗚咽起來。

白金龍也不禁無限感觸，喟然太息。

裘濟安又忿然響道：「我跟冬梅妹子是同命鳥，要活就一塊兒活，要死就死在一起，白大俠，你還是讓我走吧！我跟賈老賊拼命去。」

白金龍沉吟了一下道：「那拼命的事容易，俗語道得好：多行不義必自斃，那賈炳根報應之期想亦不遠，我只是問問你，倘使你那林妹妹能安然脫險，你又怎麼說？你嫌她不是清白之身子麼？」

裘濟安又勃然作色道：「白大俠，你這句話又問錯了，我怎麼會嫌她，她是孝女，她的心穴裏只有我，縱然她化成灰土，我也是像以前一模一樣的尊敬她、愛她，我早說過，我與她是同命鳥，死活都在一起。」

白金龍呵呵笑道：「這就好辦了。你安心休養，厨房裏有吃食，你自已料理，到夜晚當有好消息。」

裘濟安忽有所悟，大喜道：「白大俠，你說是……」

白金龍接口笑道：「憑我的功夫，別說是一個林妹妹，就算是十個八個也在我身上。」一面說，一面已站起身來，續道：「你少安毋躁，我外面去轉轉來，晚上再好拿主意。」

一百両黃金

裘濟安一見有白金龍插手相助，心裏面頓時寬了許多，安安心心的睡了四五個時辰，午後方起身，隨便找了一點吃食，又抱頭痛睡，直到黃昏時分，又迷迷糊糊醒轉來，身上的傷勢已好了一大半，絲毫不覺痛苦。

然而他心裏面還惦念的林冬梅，更盼望白金龍快點回來，急得就如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在房內團團亂轉。好容易到天黑以後，白金龍回來了，手上還拿着酒，一包熟肉，十幾隻燒餅。

裘濟安那有心思去顧到吃喝，急不及待問道：「白大俠，你探聽到什麼？冬梅妹子不會有其它意外吧？」

白金龍笑道：「你別性急，咱們邊吃邊談，想你也該肚餓了。」說完話，將酒肉燒餅向桌上一放，找出碗筷，就同裘濟安對飲起來。

裘濟安三杯酒下肚，又忍不住道：「白大俠，我冬梅妹子沒有事吧！」

白金龍搖了一搖頭道：「你的冬梅沒有事，可是你那位未來的岳母娘却有事。」

裘濟安吃了一驚道：「這寡母又有什麼關連？要將她老人家拉進去。」

白金龍道：「賈炳根吃了林姑娘一剪，不但要將林姑娘賣進妓院中去，連林婆子亦不放過，一早就派人去抓來了，還在她家中搜出五百多両銀子。」

裘濟安大叫道：「那五百多両銀子是我從河南帶回來的，難道他想强搶麼？我跟他打官司去。」白金龍微笑道：「天下烏鴉一般，你以為官府中人會講理麼？」

裘濟安氣得一拍桌面道：「我就這樣罷了不成？」

白金龍呵呵大笑，右手向腰下一解，早取出一條長長的布腰帶，沉沉甸甸，也不知藏着什麼，「砰」地一响，向桌上一放，笑道：「放心好去的銀子少不了一個角，咱們是雙倍利息，按日計算。」

裘濟安也不懂白金龍弄什玄虛，正欲問個清楚，却見白金龍不但大碗酒，大口肉向嘴內送，吃得津津有味，而還連連勸道：「裘老弟，你怎麼不吃不喝，難道嫌我的酒肉不滋味麼？」

裘濟安只好悶在心裏，陪着又喝了幾碗酒，看看時已不早，已交亥末子初，又忍不住問道：「白大俠，你說過今晚去救冬梅妹子，飲酒可要誤事。」

白金龍呵呵大笑道：「不錯，不錯，你先將這[illegible]在身上。」

裘濟安遲疑地提起布腰帶，份量十分沉里，不由得又問道：「白大俠，這布腰帶裏藏的是銀子麼？」

白金龍搖了一搖頭。

裘濟安又用手摸了一摸，懷疑道：「是洋錢麼？不是也不像啊！」

白金龍大笑道：「你自已倒出來看個清楚好了。」

裘濟安依言而行，手上的布腰帶一豎，手指頭一抹，只聽得桌上「乒乒乓乓」一陣亂响，眼前金光閃閃，正是十條黃澄澄的金子。

白金龍指着金子道：「這是一百両黃金，足够賠補你那五百両白銀，對本對，你說這生意做得過麼？」

裘濟安忙道：「白大俠，銀錢是身外物，我雖然窮，却不貪心，請你收回去吧！我只要那冬梅妹子。」

白金龍笑道：「你用不到客套，這金子也不是我的，羊毛出在羊身上，還不是賈炳根那老賊的，我不過轉轉手而已，你收下吧！算是我白金龍的一點賀禮，你帶了林姑娘也好安家立業，做點小生意。」

裘濟安一起身，又要向白金龍拜下去。

白金龍哼呵大笑，一伸手將裘濟安拉住，又道：「事不宜遲，現在是時候了，咱們走。」

殺人者白金龍也

裘濟安[illegible]跟着白金龍走[illegible]，只見門

外已停了一輛馬車，白金龍更不多說，一縱身上了馭手座，又一招手道：「你也上來。」

裘濟安依言攀上馭手座，那白金龍已韁繩一抖，拉車的馬兒撑開四蹄，向前就走，這才笑問道：「裘老弟，你也會駕馬車麼？」

裘濟安不稍遲疑道：「我在鏢局子走了四年多，那有不會駕車的道理。」

白金龍笑道：「這就好，停會兒救出林家母女以後，你就用不到管我，乘早離開上海城，走的愈遠愈好。」

裘濟安愕然道：「白大俠，你又怎麼辦？」

白金龍昂然道：「諒這羣鼠輩還奈何不了我，你放心好了。」

說話之間，馬車已在一道大圍墻旁停下，黑暗中，雖然看不清楚，裘濟安卻也約略知道是賈公館的後院。

白金龍更不遲疑，手上的韁繩向裘濟安一交，說道：「你等着我。」語聲落處，只見他足尖一用力，「刷」地一响，早已人影全無。

裘濟安暗暗欽佩，心想：「自己的師傅東方老鏢頭也是一身好功夫，可是跟白大俠比起來，就像是大巫見小巫，差上了老大一截。」

他這樣迷迷糊糊地想了一會兒，只感到車廂上輕輕一响，接着傳來了林冬梅的嗚咽聲道：「安哥哥，眞的是你，我只當這一輩子見不到你了。」

裘濟安愕然轉過頭去，只見車廂上坐着的不正是自己日夕思想的冬梅妹子麼？一時之間，喜極而泣，喉嚨裏像是堵了一塊棉絮，說不出話來。還是林冬梅定了一定神道：「是一位年輕相公救我出來的，現在他又不見了。」

裘濟安這才破涕爲笑道：「那是白大俠，大概他又去救舅母了。」一面扶下林冬梅。

就這樣幾句話的時候，墻垣上又是一團黑影跳下來，耳邊傳來悄聲道：「裘老弟，你舅母也來了，別躭誤時間，快走吧！我想賈老賊也快發現了。」

裘濟安除了連聲稱謝以外，還有什麼好說的，趕緊跳下車，將林大娘扶進車廂，兩母女見了面，少不了又是一番哭訴。

白金龍一伸手，將裘濟安又送上馭手座去，催促道：「裘老弟，從此天南地北，人各一方，咱們後會有期了。」說完話，右手一起，在馬臀上重重一拍。哪馬兒吃不住痛，頓時撑開四蹄，向前飛奔。

裘濟安只喊了一聲「白大俠」，下面的話還來不及出口，馬車早跑遠了。

白金龍目送馬車離去，才又一翻身躍上墻頂，穿房越屋，直奔賈炳根的臥室。

那賈炳根正接到石廷峯的通知，說是後房中不見林家母女，看管的兩個老婆子俱皆倒在地。那石廷峯更手持單刀，吩咐下人搜查。

就在此時，只見窗門上「撲」地一响，一條黑影如飛竄進來。

賈炳根駭得四肢發抖，倒在床上起不得身。

石廷峯到底是江湖上出身，單刀一挺，迎上前來，繁叱道：「朋友，你是那道上的？下手之前，你也該打聽清楚，此地那是你做買賣的地方？」白金龍呵呵笑道：「好賊徒，你爲虎作倀，助桀爲虐，今天也放不過你。」雙掌一吐，一招「黑虎偷心」使出，直取前胸。

白廷峯不敢怠慢，單刀一橫，護住前胸。想不到白金龍招式一變，右掌向回一縮，左掌卻沿着刀身疾進，已扣住了白廷峯握刀的右腕，又大笑道：「小子，將刀給我留下來吧！」

石廷峯只感右腕一麻，趕快單刀一撒手，向後便退。

然而他退的雖快，白金龍卻進的更快，左手接過兵刃，趁勢一招「毒龍出洞」，力尖向前一指，只聽得石廷峯狼嗥了一聲，背上已多一個窟窿，翻身便倒。

那賈炳根四肢發軟，欲走無力，白金龍早已一脚踹住了他的肩膊，大笑道：「姓賈的，你知道我是什麼人？」

賈炳根那還說得出話來，只是祖宗大爺的亂叫，沒口求饒。

白金龍神色一正道：「白金龍就是我，我就是白金龍，你到閻王殿去告狀好了。」語聲落處，單刀向下一落，只聽得「格刷」一响，賈炳根的人頭已變作滾地葫蘆。

白金龍餘恨未熄，又怕地方上惹起一場冤枉官司，乾脆一彎腰，撕了一方布片，醮着地上鮮血，在墻上寫道：「殺人者，白金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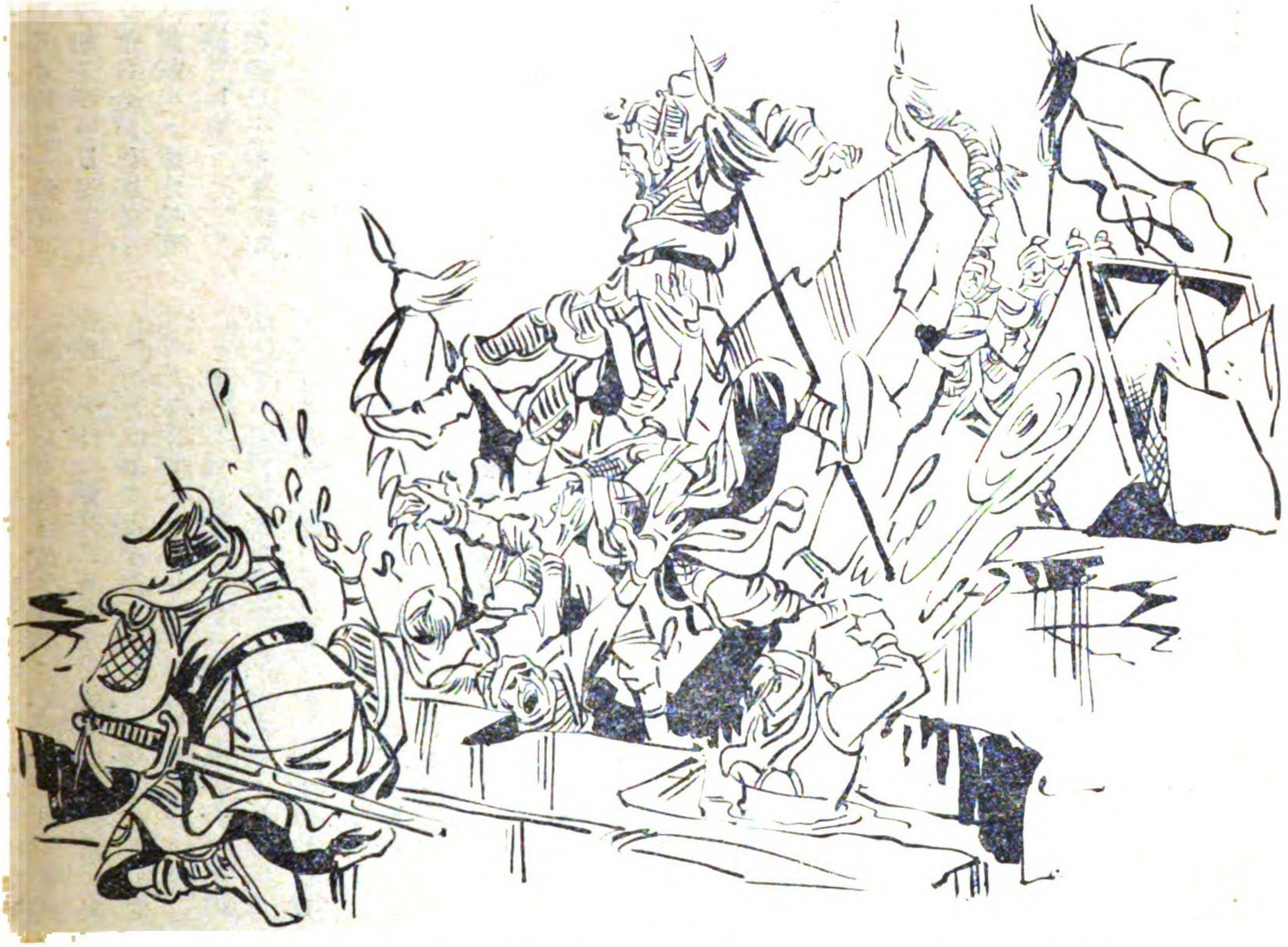
賈公館裏的下人全趕來了，燈籠火把，亮若白日，而白金龍早已躍上屋頂，沒入黑暗中了。

——本段完，全文未完——

傳奇性帝王列傳

流亡江湖的建文君

蘭陵·文



朝廷圖燕計全敗

燕王棣的不惜自汚自苦地扮癲裝瘋，目的是在使京師的建文君臣和中央派駐北平的文武大員，相信他畢竟畏懼朝廷，因那道切責的詔書而致嚇得精神失常，這樣就可鬆弛朝廷對他的戒備心，可以延緩朝廷向他動手的時間。朝廷遲一日向他動手，就是給他多一日的時間從事反叛的準備工作；朝廷對他的戒備心乃至工作鬆弛，他就可以在某一個最適當的時機，出其不意地對朝廷先下手，俾便造成奪人的先聲。他的扮癲裝瘋之演技很高明，維妙維肖，建文君臣果然有些信了。其實在我們今日看來，他的瘋癲之表現是不大近情理的。他桀驁不馴，久存野心，又是個英武而又够狠够辣的人，何致因朝廷的一紙切責詔書，嚇得瘋癲到在北平的街巷上做出那些事來呢？依他的教養，身分，性格和平日的爲人，他是絕對不會驚嚇到如此的。再說，他是當今皇叔，堂堂的親王，他的眷屬和王府中一應人等，能够聽任他在自己封地的街巷上，歌哭無端，狂奔疾走，奪人酒食，一邊狂走而一邊啜飲，又或臥街頭郊外，彌日不甦嗎？凡事大不近人情者，必有奸慝存焉。像燕王這樣的人，竟會因一紙切責詔書而嚇得有如此的事做出，實是令人難信的。他如果在接到切責的詔書後，表現得終日惴惴不安，言談舉止微有失措之態，是在情理上說得通的。但像他這樣的太過過火的瘋癲表現，明眼的人是應該看出這是不近人情常理的。

建文君臣的居然有些相信，固然是由於他們的書生迂濶，君子可欺以方，但他們也自別有理由而願信之爲實的。他們認爲燕王棣平日極重自已個人的尊嚴，不要說對一般的臣民，就是在自已的眷屬和王府的高級官佐的面前，也總是不苟言笑，顯現出一副凜然不可侵犯的神態。他又不止自視爲一個親王，而且一直妄圖大位，隱然自視爲日後的大明天子。他如果不是眞的因畏懼而成瘋癲，怎肯在自已封國之地的通街大衢，在臣庶衆目睽睽之下，如此自卑、自汚和自苦呢？所以，建文君臣認爲這位妄圖大位的皇孫親王，如非眞瘋癲，是絕不肯出此十分自卑自汚之舉的。還有，我在前文已經說過，燕王棣早已做足工夫，賄買勾結了朝堂上某些臣工和大內的某些閹人，他們不單爲他作耳目間諜，刺探京師的虛實和朝廷的動靜而隨時密報他，而且還負有在建文君前爲他說好話，以及設法破壞朝廷對他不利的措施之任務。朱棣的精明能幹，以及其有鑒貌識人之明，遠非他的姪兒建文君所能及，而輔佐他爲他策劃諸事的道衍和尙（姚廣孝）之眼光和手腕，也是建文君的用事之臣齊泰、黃子澄，乃至所敬信的方孝孺所望塵莫及的。朱棣賄勾結朝堂和皇宮的某些人以暗中助他，並不是亂找人，抓到籃內便是菜的。他是經過精選的工夫而賄買到那一些人的。那些人的道德操守，當然是談不上了——尤其是那些大內的太監——，朱棣現今所需要的在京師暗中助他的人，並不是有德的人（眞有德有守的人，彼時是絕對不肯受他賄買而和他勾結的，他也不敢輕舉地去聯絡的）。他在京師所賄買勾結的人，都是大胆，小有才、够機警而奸詐的人。他認爲在他爭奪大位的期間，唯有這班人才對他有用。他自信有使奸使詐之術，對他們結之以現實的貨利，許之以未來的富貴，他們一定能爲他所用，並一定能够各盡其所用的。他有鑒別之才和駕馭之術，他們的奸詐，只能對他有利，而不會害及他的大事的。

他的看法和做法，確沒有錯。在他自陰謀背叛朝廷時起，以至他成功地篡奪到他姪兒的江山時止，那班在朝堂上和皇宮內和他勾結的人，確曾在各方面幫了他的大忙，使他的賄買勾結他們，確實收到很大的效用和豐滿的果實。別事暫不談，就以他的扮癲裝瘋一事而言，那些爲他所用的小有才、够機警、而又奸詐的人，就會以巧妙而不着痕迹，不啓人疑的言詞，使建文君及其一二用事大臣，相信燕王是眞的因畏懼朝廷之切責而瘋了。建文君臣基於上文所述及的那項理由，在內心本已有願信的意念，再經過那班人的旁敲側擊的巧妙言說，就更增其願信之心了。

還有，建文君臣的有些相信燕王眞的瘋癲，是另有心理因素的，以現代的話來說，他們有着自我陶醉，自我安慰的阿Q精神。他們一直最忌憚燕王，以燕王爲一個最具危險性而最可慮和最難對付的强藩。他們的削藩政策，雖然是以所有諸王爲對象，而並非只欲削奪燕王一人之權而已，但他們却是準備以全力對付燕王的（他們的先向周王等動手而把向燕王開刀押後，也是基於燕王難於對付，這樣做，在他們認爲將來正式圖燕，易於奏效），認爲只要燕王一除，大患就可消滅；整個削藩政策不必再怎樣用力，就可完全成功。就因爲建文君臣如此重視，如此忌憚燕王，一聞燕王因切責詔書而成瘋癲的消息，不待審辨眞假，先就感到很大的高興。在他們主觀的願望上，是切願此訊爲眞實的消息的。他們旣有這樣的主觀願望，便不自覺地想找到些理由來使自已深信這是事實。於是，一些聽來似乎講得通，或似是而非的理由，他們都願接受而不去細細研究理由的是否眞能成立。別人認爲燕王確已成癲之言說，在他們聽來也甚感悅耳，不再怎樣審辨其言而願聽信。

燕王棣的扮癲裝瘋，是只能一時騙過別人的耳目，而不能長久使人相信的。他自已也並無意長此扮癲下去，只想在某一個期間能够騙得朝廷有多少相信，就於願已足。但不料在他扮癲期間尚未完全過去之前，朝廷已有意向他下手開刀了。原來，建文君臣雖然有些相信燕王已眞的得病，但畢竟一向對他的疑忌太深，而朝廷也畢竟不是全然信賴而無耳目的。燕王雖然以瘋癲疾病傳，但其暗中的準備起兵背叛的工作，仍在積極進行中，而且似乎更見加緊加速，這在朝廷也知道多少。而那個已受朝廷密約內應的王府長史葛誠，也曾密告北平的中央軍都指揮使謝貴和左布政使張昺說：「燕王其實並無病，公等切切不可爲他的表面做作而受欺上當，仍應不懈地防備他反叛。」

按照規矩，各地親王常遣王府官員至京遞章奏事。燕王是負有國防職務的所謂「塞王」之一，更應時時遣員詣闕奏陳外夷動靜和邊防情況。

建文元年夏末，燕王遣王府的一位軍官——「護衛百戶」鄧庸晉京奏事，朝廷便趁此機會，查問燕王近日的情況，查問燕王是否眞的得有瘋癲之症。在兵部尙書齊泰奏請下，建文君允將鄧庸執訊。鄧庸雖是燕王的人，而且是相當親信的一員武官（齊泰就因爲這點，才主張執訊鄧庸的，他認爲鄧庸是燕王府的親信人員，必能知曉燕王的秘密的），在畏罪懼刑下，鄧庸終於將燕王暗中準備起兵，擇定時機而後動手的秘密，根據他的所知，全盤托出了。朝廷在獲得鄧庸的口供後，認爲事不宜遲了，欲在燕王尙未正式稱兵起事前，先下手爲強。

朝廷得出先下手爲強的決定後，仍以秘密的手法行之（這是建文君和齊、黃等三數用事大臣，密商決定的，並未諮詢其他臣工共議，也沒有公告外廷。在求機密和迅速上來說，這樣做法是對的）。由兵部尙書齊泰發出兵符，派出專使，星夜專程北上，逮捕燕王府的一應官屬。擒賊必須擒王，單單捉拿王府官屬是不够的。所以，朝廷又密令北平的兩位中央派去的當地行政和軍事最高長官張昺和謝貴，約王府長史葛誠和王府護衛軍指揮盧振爲內應，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逮捕燕王棣。待燕王以及他的王府官屬就擒後，張昺、謝貴；及朝廷派去的專使，才正式公告此事，宣示朝廷的密旨及兵部的命令，然後將燕王等一行人衆，在重兵護衛下，押解來京，聽候朝廷處置。

張昺和謝貴接獲密旨後，以燕王極端狡譎機警，王府的軍力極强，又素有嚴密周全的戒備，即有葛誠和盧振爲內應，也未必容易擒捕到燕王，倘若一發而不中，那就會把事情完全弄壞而一發不可收拾了。張昺和謝貴認爲逮捕燕王的事，除非不做，一做就必須要求當即得手成功，而絕不能允許一發不中。一發不中就意味着全盤的失敗。

逮捕燕王的事，既要求事先絕對秘密，又必須迅速實行（若遲延因循一天半日，就可能會機密外洩而誤大事的）。以是不能允許張昺等從長設計出一個萬全必成的逮捕方法來。張昺和謝貴經過密商後，認爲利用一位高級軍官張信去逮捕燕王，可望一舉成功。張信在北平任軍職多年，素來爲燕王所親信，而人又機警靈活和勇武有力，燕王府護衛軍的將校士兵又多敬信他，倘若讓他去見燕王，而由他親自動手捉拿，再加上葛誠和盧振作內應，在張信動手前先作好某些安排和佈置，事情的成功性是極高的。

張信在張布政使和謝都指揮使的曉以大義，怵以利害和許以功名富貴下，接受了使命。但這畢竟是件大事，在他個人來說，是一件極大冒險的事，倘若他一擧不能成功，他本人和一家人的生命，一定會頓遭燕王的毒手的，而燕王的性格和作風之殘忍狠毒又是他素知的，他一家人將不止是死而已，而且還將會死得備極痛苦慘酷的。他回到家內後，老是想着事情的危險性，當他想及不幸失手，自己及一家人將遭遇到求生不能而又求死不得的慘酷命運時，不禁毛骨聳然。他的內心不安，不自覺地現之於形色，給他的老母看出了，問他有何心事，他初不肯言，最後拗不過母親的一再追問，才據實道出。

張信的母親大驚，連說「使不得」。依據她的婦人之見，她認爲有三項理由使不得。第一，這事有太大的危險性，不幸失敗，後果太可怕了。第二，她認爲燕王一向器重和信任張信，張信應存知己之感，不能背義而謀燕王。第三，她久在北平，所看到和聽到的，只是燕王如何英明和兵力如何雄厚，因之，她相信燕王是一定有十足的把握才敢和朝廷作對的，她並深信燕王一旦舉兵爭奪天下，必定能够成功的。年來，在道衍和尙的策劃和主持下，不時藉神弄鬼，實行愚民之策，在社會各角落散布各種神話傳說，那些神話傳說都隱指燕王有福澤，將奄有天下，而且只有他才是國泰民安的太平天子，務使人們在各種各式而又積久不斷的神話傳說下，漸漸入信。這是自古以來的創業帝王和野心家慣於玩弄的手法，玩弄得好，是確會收到或大或小的效果的。道衍爲燕王棣所弄的這種手法，居然也有好多人相信，張信的母親就是相信的人之一。

張信的母親於是勸令兒子應該把朝廷圖謀燕王的這項陰謀，速去王府告密。張信不能遽然聽信母親的主張，他有幾點不能不考慮到：第一、他如去告密，是出賣張布政使和謝都指揮使，乃至出賣朝廷，脫不了大逆不道的罪名，日後朝廷平燕成功，燕王固然以首逆而難逃一死，而他一家也決定難逃悲慘的命運；第二、他認爲燕王雖然英武和兵力雄厚，但若背叛朝廷，畢竟是以下反上，以臣叛君，以一隅抗全國，而新君又並無失德之處，國家承太祖三十一之治後，國泰民安

，臣民都無思亂之心，所以，結果一定是燕王難逃一敗的；第三、不錯，燕王器重他，他有知己之感，但在羣臣大義和順逆名分下，他怎能以私人的一點知己之感而負上出賣朝廷和助逆不道的大惡名和罪狀呢？可是，他的母親不肯放鬆他，重三疊四地勸說他速去向燕王告密。他和母親發生爭辯了。母親以欲自殺來威脅他，逼他非速去不可。他迫於母親的以死威脅，內心再經過一番矛盾的交戰後，終於在無可奈何中而去燕王府了。

張信至王府求見，但王府的閽者不肯通報上去。這是燕王密囑閽者擋駕拒絕的。因為燕王現今仍在裝瘋扮擬中，除了像張信和謝貴這樣的朝廷駐地方的大員來探病外，他是不便延見任何來客，以啟朝廷在北平的人員之疑心的。可是，燕王對於張信素所器重和信任，今見張信突然來求見，心知一定有要事欲來稟告。於是，又暗囑人立即去告知張信，叫張信偷偷來王府。張信於是坐進一輛專載婦人的車內（婦人車是四面遮徹，不讓路人得見車上人的），作為王府的內眷而入，車直至燕王的寢宮門前始下。

燕王在寢室踞坐於床上召見張信了。張信在床前行跪拜禮。燕王為了謹慎萬全起見，對着張信，仍不免做作一番，現出瘋癲之態，目瞪口呆，不出一語。張信率直地說：「殿下請不必在臣的面前如此作態。臣素蒙殿下垂青恩遇，諸事請儘管放心對臣直說。」

燕王出聲講話了，但仍不欲立即露實。他說：「你這話是什麼意思？我有病就是有病，假得了嗎？」

張信說：「殿下仍對臣見外，不肯賜誠垂告實情。老實講，臣已奉有當今皇上密旨執拿殿下。臣現今已推誠犯死為告真情，殿下是否仍把臣見外，就全聽尊意了。」

燕王聽後，再察觀張信的神色確出於誠意，於是便立即收回了那種裝病的做作之態，忙從床上而下，出張信之不意，便向張信下拜而說：「我，一家父子、夫妻、祖孫的性命，就全仗我公的開一條生路了。」接着，他就和張信彼此開誠布公地交談了。張信把朝廷當前的圖燕計劃全盤托出，燕王也把自己的真心話告知了張信。

燕王得到張信的告密後，接着又得到北平布政司署和按察司署的兩個吏員來告密。那兩個吏員是久受燕王賄買而為耳目的，他們把布政使和按察使為定計擒燕王一事的奏疏草稿偷出，密呈燕王，這更證實了張信的所言不虛。事已危急，燕王於是急召他的謀士道衍來共商大計。

道衍認為現今各項準備已大致就緒，可以與朝廷正式一抗了。現今急務，首先加緊防衛王府的佈置，一面暗中積極枕戈待旦，只要朝廷一開始動手，就據以為藉口而發難動兵。當道衍和燕王密談的時候，忽然暑氣全消，暴風雨突起，寢宮屋簷的瓦為狂風暴雨吹墮無數，這時，天地變色，屋內外一片黑暗。這種突起的暴風雨，在夏季的北平，是時有發生的，本來不足為異。可是現今適當商定起兵抗叛朝廷的時候驟起，那一片的黑暗和簷瓦的紛紛墮地而碎，使燕王觸目驚心，以為這是不祥之兆，以是，內心大為駭發，他的面色也隨大地而變了。

道衍知道燕王此時的心情。他認為舉兵抗叛朝廷，是一項艱鉅的事，作為主腦的燕王，必須有堅強的信心和樂觀奮發的精神，方能領導進行這件艱鉅的事；倘若在起事前夕，內心就蒙上了一重陰影，是很危險的，日後戰事稍有挫阻，那重內心的陰影將會趁機作祟而有害大事的。他於是覺得有立即改變燕王此時厭惡的心情的必要。他是個博學多計，機警與圓滑而又能言善辯的人，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忙向燕王作禮說：「恭喜大王，在大王決定了舉大事的時候，天上就立即垂示吉祥的徵兆。這太可喜了！」

燕王橫置在存不用這樣掃興非常的現象有何禎祥之意，便一罵那：「和尚胡扯！不要便顛倒是非，混淆黑白了！」

「啟稟大王。古代聖經賢傳上不是說過嗎？『飛龍在天，從以風雨。』這突起的大風雨，就是因殿下飛龍在天而隨從生起的。古語又說：『雲從龍，風從虎』。殿下現今是潛龍，即將飛天，殿下的文武人員是虎。這變色的風雲，就是因殿下決定了起事大計而生的。潛龍飛天，虎出深山，能沒有風雲隨從生起嗎？還有那簷瓦的吹墮，也是大大吉兆，這意味着殿下將易新居，舊瓦已不適用，而必須易以黃色的新瓦。這屋瓦吹墮，就是上天欲為殿下換建黃屋。」

燕王大喜，完全接受了道衍和尚的說法。他的厭惡心情頓即一掃而空，代之的是堅強而又樂觀的信心。

兩人商議畢後，隨即作各項的安排佈置了。

首先召來護衛軍指揮張玉、朱能，命這兩個親信而又勇武的軍官，率最精銳的八百名壯士入來衛燕王府。燕王對於此次朝廷如何謀圖他的計劃已完全知曉，並且作了應付的安排，準備對付一開始動作時，便正式反臉而大幹一場。可憐，遠在南方京師的朝廷，乃至近在同地的朝廷派駐地方的文武大員，尙未知道機密已經完全洩漏了。

密令張昺、謝貴設計執捕燕王的密旨，是由兵部以最快的速度驛遞而至北平的。在張昺謝和貴接奉這道密旨，並安排了由張信負責執捕之計後數日，賚携着削奪燕王爵和位逮捕王府官屬之詔的專使才抵達北平。

欽差賚携詔書到達後，北平的中央文武最高長官張昺和謝貴，奉詔行事了。此時，他們已知張信業已變節而出賣了朝廷，由張信出其不意地執捕燕王，然後才逮捕燕王府官屬，並宣讀削爵詔書的原計，只好作罷。

事情既已完全洩漏，只好公開硬上了。張昺和謝貴親自督率

部隊至燕王府奉詔行事。可是，燕王府已有重兵作着嚴密的戒備，無法能入。燕王府原爲故元的皇宮，再加上嚴密的佈防和戒備，是不易攻入的。觀朝廷的詔旨，似欲生擒燕王及其官屬，解送京師處置。所以，張昺和謝貴又不敢操切從事，以全力猛攻燕王府，免致玉石俱焚。原先由朝廷約爲內應的葛誠和盧振，早爲燕王所窺破，不過一直假作不知而已。所以葛、盧的內應之計，結果也成虛。張、謝無奈，只好暫以兵圍住王府，寫就書信，縛在矢上而射入王府內去。書信內不提朝廷削奪燕王爵位的事，只說朝廷有詔使來執捕王府的官屬，其意似暗示詔使此次北來，並無任何處治燕王本人之意。書內勸燕王開門交出王府的官屬，免致有違詔抗旨之罪，又以大義和利害勸燕王切不可不量力抗違朝廷，倘能遵旨立即交出朝廷指名所逮的官屬，則朝廷念親親之情，仍可不失功名富貴，不然，將會後悔無及的，禍福存亡，唯願自擇云云。

　這當然是白費筆墨，不能動搖燕王之心而使之改變的。可是，狡譎的燕王靈機一動，却認爲這封書信大可予以利用。他和道衍以及張玉、朱能等商議，他們都認爲北平城內的中央部隊甚多，以燕王府的兵力與之相比，衆寡之數不侔，倘能把北平的這兩位民政和軍政的最高長官張昺和謝貴殺死，則朝廷在此的政軍事務頓然失去領導主持的人，朝廷部隊雖衆，不足有爲和不足慮了。但欲殺張、謝二位大員，却非出奇計不可。這封由張、謝二人具名的書信，正可利用來以殺他們兩人。於是，一項陰謀奇計議定了。

　建文元年七月上申日——在朝廷兵圍王府的後數日——，燕王遣使持函去見張、謝了。函內的大意說：他不幸得癲病多日，諸事不知不理。日前朝廷派兵圍府的事，他不知道；王府重門深閉而禦備，也全由屬下人員擅專而爲，並非奉他的命而行的。昨日，他的病才告痊癒，方知今事而大驚。他孤忠耿耿，効忠皇室，決不敢萌絲毫異念。他病中屬下人員所作的處置，實屬大謬，不察者將以爲他胆敢抗違詔旨，實是冤枉了他。二公示書，他也在昨晚始得拜讀，二公愛我，以大義和利害曉諭，實獲我心。他除已譴責屬下擅專之人外，並決定遵奉來示所教，將朝廷指名索逮的官屬全數交出。唯那班人都是朝廷指名的欽犯，倘由他派人送出，一定會發生不測的事的。如有不測或走逃脫漏的事發生，不單他耿耿心事難明和獲罪滋重，而且二公也將難逃懲責，所以特請二公率員來府，點名收逮那些欽犯。此是朝廷特詔之事，不宜因循遲延，致干重咎。而在實際上，他現今處境至難，漸有不能駕馭屬下官員將士之勢。因爲朝廷索逮之人，與王府護衞軍的將士俱有同僚袍澤之誼。他現今決定交出欽犯，亦只是出於一心之獨斷，唯有家眷及二三最親信可靠之人得知，未敢公告王府衆人，深恐軍士們基於個人友誼關係，並與「兎死狐悲，物傷其類」之念，而激起巨變，到時他亦恐不免遭殃（他的不欲派人押解送上，亦爲此故）。爲恐夜長夢多，他的決定之機密難免被人窺破，所以務懇二公即日來府收押云云。

　張昺和謝貴接讀燕王的書信後，覺得函內字句動人，所說各情，確有道理，雖然信內有些話不可全信——例如燕王說他在病中不知各事，昨晚始得悉云云——，但看來，燕王在接讀了他們二人的去書，深察情勢，經過幾天的反覆考慮利害後，已萌悔心，故有此函然出。還有，張謝二人有不能不去點收欽犯的苦衷。倘若他們不即去，燕王可有藉口而說不是他不交出，乃是張謝對他疑忌或心存畏死之念而不肯去收押。這樣，他們兩人就難免朝廷的懲處，內外官員的譴責和庶民的譏嘲。他們自開始終忠心耿耿於朝廷，年來苦心勞力爲朝廷的對付燕王而不計利害，生死地從事，倘若因不去收押所逮的人，而不爲當代及後世的人所諒解，那就太不值得了。雖然看來燕王似已萌悔心，但仍不可全信，此去可能有危險性，只要自己能够作好相應的戒備，或不會有大礙的。不管怎樣，燕王既來書聲言願交出欽犯而由他們兩人親去點收，他們是不能不走這一遭的，果眞前有危難，那也只好付之天數了。此去倘遭不測，就是等於殉難，臣子爲國家朝廷罹難殞命，是臣節的最佳表現，是應該的。於是，他們決定前去燕王府走一遭了。

　張昺和謝貴率領了衞士從人，進入王府大門後，王府的護衞壯士數百人在焉，呵止張謝的從人不許入內，說依照朝章規制，臣員入謁親王，是不許携衞士同入的，從人不奉王召，亦不能擅自隨入。張謝先入燕王書中之言，怕激生巨變，不敢明告護衞軍，他們率領衞士從人是來點收欽犯的。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期分解。

脂粉梟雄

武俠長載連篇

方達明 文

羽君 圖

東方鈺夫婦假裝昏迷，兩個店伙進來拿人，其中一人向另一人調笑，教他不可存非份之想，那人道：「去你的，我糊猻又不是急色鬼，冰清玉潔的黃花閨女也不知見過多少，這爛貨算得什麼？哈哈！……」

宗綠珠的解毒藥，是乘玉妃不注意時放落杯中，和酒服下的，根本就未感到酒中有毒，今聞糊猻之言，又羞又氣，恨不得衝出一個一掌，把他們劈個稀爛，暗道：「該死的惡徒，你惡貫滿了！」就在此時，那三角眼的夥計，和一個禿頭漢子，大搖大擺地進入房中。

三角眼夥計雙目一翻，道：「人人都說玉妃娘娘美如天仙，如今看來當眞不假，不過，若與這妞兒相比，又差遠了！」小禿子不耐地道：「別胡說八道了。快動手吧！」

「急什麼，還怕他們醒來不成？哈哈，玉妃娘娘高高在上，平時要見她一面也極難得，今晚這個機會……」

小禿子急道：「猻子，你打什麼主意？」

「嘿嘿．一親芳澤！」說着，伸頸來親玉妃小嘴。小禿子忙把他一拉，急道：「猻子，你不要命了，你要樂，待會帶這妞兒去樂？」糊猻一拉老禿子的手，道：「你懂個屁，這妞兒乃是我們掌中之物，玉妃娘娘却不同，待會人來，就想多看她一眼也不成了。」說着、伸手探摸玉妃的秀臉。小禿子無法，只得解下腰間的麻繩來綑東方鈺——

東方鈺暗自好笑，運勁於指，陡然彈出兩縷勁風，一中小禿子入中穴，一中糊猻肩井穴。小禿子和糊猻渾身一震，驚叫猶未出口，啞穴也被東方鈺封了，接着，東方鈺冷笑一聲，五指一彈又封了兩人數處大穴。

兩人穴道被封，登時暈倒在地，東方鈺一跳下床，右脚一勾，便將兩人勾入床下，向宗綠珠微微一笑，又上床裝睡。

須臾間，又聞步聲傳來，接着，一人道：「小子，弄妥了沒有？」話聲中，一人探首進來道：「咦！兩個小子那裏去了？怎麼還不動手？哦！好小子，原來帶那妞兒樂去了！」宗綠珠躲在門角，這漢子看不見，故有此瞎猜。

這漢子又矮又小，水藻眼睛，一臉橫肉，跨步走進房中，但剛一進來，就被宗綠珠封了一十二大穴，一脚把他踢入床下，恨聲地道：「看你還敢胡說不？」顯然，她之急驟出手，是恨這漢子言語不淨。

東方鈺道：「他們去稟王爺，不知是那個王爺，怎麼還不來？」他話語剛完，忽聞脚步聲響，而似乎有三四人之多。

東方鈺微睜了一下雙目，陡見當首那人，赫然是被東方鈺割去一耳的黑衣五郎，黑衣五郎身後，是烏蒙九鳥中的三個兄弟。

黑衣五郎一見東方鈺，陡然雙目噴火，走進房來，哈哈笑道：「東方鈺，你也有今日？割耳之債該如何還我？」說着，拔出背上利劍。

九鳥中的瘤子忙着止道：「五郎君，帝主吩咐不可傷他性命，你忘了？」黑衣五郎冷笑道：「我並非傷他性命，只是要他一雙耳朵！」話間，上前就欲取東方鈺的雙耳。

但當他利劍伸出一半之際，陡覺背心厥陽穴一麻，不禁打了一個蹌踉，喝道：「瘤子，你在幹什甚？」話落，難換倒地。瘤子心頭一震，滿目迷茫，道：「我在幹什麼？我沒有幹什麼啊……」瘤子話猶未完，又無緣無故地栽倒在地！

瘤子身後的兩個漢子，悚然不知所以然，正欲搜查兩人倒地原因，忽覺風府穴一麻，接着，頭暈目眩，失去知覺。

東方鈺一跳下床，道：「珠妹，你的點穴手法眞高明？」

「啊！」黑衣五郎瞪着無神雙目，有氣無力地道：「你們沒有中毒？」

東方鈺不予理會，彈指又封了四人幾處大穴，然後統統推入床下。驀聞房外一聲怒喝：「什甚人，胆敢任意亂闖，站住！」另一人答道：「你老子！老子住在那裏，怎麼不能進出。」

東方鈺一聞此人聲音，即聽出是曹天霖，心忖：「他此時回來幹嗎，莫非……」他念猶未了，打鬥之聲已傳了進來，同時，一陣步聲，由遠而近。

宗綠珠一躍而起，道：「我們不能裝醉了！」此話方落，門口已出現

一大堆人，天帝所封的虬髯三王爺，猴臉八王爺都在其中，一共六人。

六人見東方鈺夫妻並肩坐在床沿，毫無中毒象徵，而玉妃反暈迷不省人事，都不由一愕，不覺地都怔在當地。半晌八王爺一翻毋狗眼，怪聲笑道：「東方鈺，半年前在無極島之事，還記得麼？」

東方鈺淡然一笑，道：「王爺還好意思提無極島之事？」八王爺道：「當然，因為你未殺我，所以今晚我也不想難為你，不過，你得把我們娘娘交給本王。」

東方鈺道：「可以，可以，但得你們釋放家父後，始可遵命。」三王爺虬髯一張，喝道：「小子，我問你，我們許多人那裏去了！」

東方鈺一指床下，道：「都在那裏！」神色一變，神威懍懍，繼道：「這等技倆，也在我東方鈺身上施為，我現在告訴你們，若要玉妃的命，就趕快給我滾，數天之後，我自會將她交給他丈夫。」

三王爺怪叫一聲，衝進房來，喝道：「我要你現在交給我。」東方鈺把玉妃挾在脅下，冷然道：「辦不到！」三王爺一沉步子，雙掌平胸，道：「再說過不字？」

「東方兄，五個丫頭遭難了……快去救……」曹天霖在房外，一面與人動手，一面氣喘吁吁嚷着：「快……快……」

東方鈺聞言大驚，一手挾着玉妃，一手護胸，以防三王爺攻擊，答道：「她們在那裏？曹兄，你有無危險？」

「在東門外孔廟前……我大哥也在那裏……快……我中了一鏢……」

「啊！」東方鈺更加驚駭，高聲道：「你小心點，我馬上來救你！」說着，慢慢閃至窗前，道：「珠妹，妳快往東門外救那五個丫頭……從這窗口出去！」

宗綠珠想起「五美圖」對她的惡意，恨意又湧上心頭，冷然道：「我不去！」

東方鈺頓脚道：「快去……」話猶未說完，三王爺忽然劈來一掌！

東方鈺急忙撤掌撥開，又道：「珠妹，看我的面子，去……」話間，又避開三王爺一招，同時也攻出一招，接着，高聲叫道：「曹兄你怎麼了？」

「我……我快不行了……不要管我……快去救她們……」曹天霖聲音嘶啞，似已到了油盡燈殘之境。

就在東方鈺與曹天霖說話的短短時間中，三王爺已連攻出五招，而招招皆取向東方鈺要害，東方鈺因懸念「五美圖」和曹天霖的安危，又焦急於宗綠珠之不肯聽話，心不專一，幾次皆幾乎罹難。

宗綠珠見狀大驚，嬌叱一聲，一連發出兩掌，才始解除東方玉的危險。

東方鈺緩過一口氣，側首一睨窗外，道：「趁窗外無人，珠妹，再救她們一遭吧！」

宗綠珠雖是十分不願解「五美圖」之危，而恨不得「五美圖」給人家去蹂躪，但顧及她夫妻的情感，她若不去把「五美圖」解救出險，東方鈺定然不肯原諒於她，當下，只好十分委曲地答應道：「好，我去，但你也得小心！」話完，蓮足一頓，穿出窗外。

宗綠珠一走，東方鈺頓覺放下一付千斤重擔，眼珠一轉，計上心來，旋即把昏迷中的玉妃貼胸抱起，冷然笑道：「對不起，小可要出去！」舉步前走，又道：「我實在不願她死於今晚，你們若認為她早死早好，我也沒法。」

三王爺等見東方鈺拿玉妃作擋箭牌，大感驚怒，出手攔阻？又恐傷及玉妃，任東方鈺走了，又不甘心，竟然一時不知所措。他陡一挫步子，雙掌平胸，喝道：「站住！再進一步，本王也就顧不得許多了！」

東方鈺哂然一笑，道：「王爺儘管出手好了！」依然前走！擋門的八王爺等三四人，見東方鈺走來，不由自主地閃讓一邊！

衆人眼見東方鈺就要出房而去，三王爺再也忍不住了，虎吼一聲，右掌霍地劈出，直取東方鈺腰脇，掌勁如刀，發出刺耳的嘯聲！東方鈺視若無睹，只將玉妃的嬌軀向右一移，迎擋掌勁！

三王爺未料到東方鈺眞敢拿玉妃作護身符，大驚之下，想欲收勢，但已遲了——

說時遲，那時快，八王爺陡然發出一掌，硬把三王爺的掌勁逼向一邊。

八王爺這一掌出得恰到好處，不過，出手倉卒，勁力不足，雖已把正鋒逼開，掌勁餘力却仍掃及玉妃臀部，「沙」的一聲，玉妃身上的衣裙，登時被撕去一大塊，呈現出潔白晶瑩的膚色！

八王爺驚聲喝道：「屠兄，你不要命了！」三王爺驚魂甫定，東方鈺已閃出房門之外！他緩了一口氣，吶吶地道：「他……他……我們就由他這樣溜走？」

八王爺道：「他挾持着娘娘，我們只好忍着再負機會，若硬來而傷及娘娘，即使能置他於死地，也是得不償失之事，帝主一怒，我們還能活麼？」

三王爺點頭道：「有理，有理！幸得老弟及時出手，未闖出大禍，走，別讓他跑了！」說着，領先衝出房門。

此時，在店堂中以一對五的曹天霖，因重傷已不能再戰了，一老者陰惻惻地笑道：「返姥姥家去吧！」說着，一脚把曹天霖踢倒在地。一名凶惡大漢，一抖手中大刀，上前正要取曹天霖首級；陡然，人影一幌，同時「彭」然一聲，那舞刀而來的大漢，忽然往後翻飛，手中大刀却向那老者射去！那老者猝不及防，竟被大刀削去一條臂膀！

這突然而來的變化，衆人都不由一愕，定睛看時，只見堂中多了一個殺氣盈面的俊美少年，少年脅下，挾着膚色外露的玉妃，一時，都驚得目瞪口呆，怔在當地。不問而知，這少年就是以玉妃作護身符，奪門而來的東方鈺，他冷哼了一聲，也不打話，俯身挾起曹天霖，一縮身子人已出了店外。東方鈺右手挾着曹天霖，左手挾着玉妃，縱上屋脊，朝東疾奔，眨眼間，已來到東門外，側耳靜聽，並無打鬥之聲，不由大感驚異，暗忖：「曹天霖不是說『五美圖』在這東門外被圍麼？怎麼寂無聲息？」

他繼續前行，忽見左前方有座廟宇，立刻朝那廟宇走去，一面走，一面思忖：「戰鬥已經結束？誰勝誰敗？怎麼不見人影？」念落，人已到了廟前，四下一看，到處血漬斑斑，樹斷木折，還有五六具屍體，一遍狼藉，不問而知，這裏就是「五美圖」被圍之處。

他心頭狂震，一一察看遺留的屍體，見均不是「五美圖」才畧放心，暗想：「這些人一定是珠妹擊斃的，她們大概回城去了。」想到這裏，更加放心，於是，檢查曹天霖傷勢，發覺內外傷都異常嚴重，如不及時治療，大有性命之憂。

他大步走入廳中，發覺此廟是有人住的，此時却不見一人，無暇多加猜測，便在一間偏殿停下來，替曹天霖療傷，但他身上只有解毒之藥，沒有治傷之藥，只好以內功先替曹天霖療治內傷。

一頓飯工夫，曹天霖雖未甦醒過來，險境却已渡過，再調養些時，便無問題了。偶一側首，忽見玉妃嫩膚外露，心頭不禁一陣狂跳，臉上飛紅，忙調過頭來，暗道：「她的衣服幾時撕成這個樣子？得趕快將她救醒，以免她誤會我有意輕薄。」思忖之間，忙從天香囊中取出一粒解毒藥，給玉妃服下，再替她解開要穴。

妙藥真不愧妙藥，不到頓飯工夫，玉妃即悠悠醒轉，四下看了一下，道：「這裏是什麼地方？」

東方鈺淡淡一笑，道：「人間廟宇，哈哈，你可是又以為我們死了？」玉妃吸了一口氣，道：「你沒有中毒？」

東方玉道：「你們的毒藥，只適用於自己人，對外人是沒有作用的。」

「啊！」玉妃爬了起來，舉手整理頭髮，偶一低頭，一眼看見自己的裸露的肌膚，不由驚叫一聲，以手掩着，又羞又怒地道：「你……你……想不到你也不是個正人君子。」

東方鈺冷笑道：「妳別出口傷人，我東方鈺乃是頂天立地之人，豈會凌辱於你？」

玉妃定了定神，心道：「他確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此情此景，他竟還能控制自己情慾。」不自覺地，向東方鈺投以感激的一瞥，道：「可是，我的衣裳怎麼破了？」

東方鈺道：「我也不知道，噢！我想起來了，是被中條一惡的掌風震破的。」接着，將玉妃醉後的經過情形，畧說了一遍，並道：「你自以為你的性命貴若人間至寶，貴屬却視如糞土，若非我拚命保護，你還有命麼？」

玉妃道：「我不相信他們敢向我攻擊？」東方鈺道：「事實是向你攻

擊，信不信由你，早知你毫無價值，眞不該把你帶來，增加我許多麻煩。」

玉妃雙目轉了幾轉，笑道：「你不用出言挑撥，我可以想得到，你若非挾持着我。你絕難逃出，不過，我仍然感激你，因爲你沒有凌辱我，見天帝時，我一定保你爲太子。」

東方鈺冷笑道：「說話請當心些，別惹我生氣……」

「鈺弟——」此聲忽然自廟外傳入。東方鈺心頭一震，暗道：「誰？」站了起來，方欲出外一探；忽見一個女人急匆匆地闖入廟來，東方鈺乍見之下，不禁又驚又喜，忙迎上道：「雲妹，你，你怎會來這裏？」

韓雲娟氣喘吁吁地道：「我找你半夜了，果然不出我所料，在這裏找着你。」

東方鈺急道：「找我幹嗎？」韓雲娟整理了一下亂髮，正要答話，一眼看見玉妃，心頭頓時一愕，隨之臉色一沉，後退一步，冷然道：「你在這裏幹什麼？」

東方鈺見韓雲娟神容大變，很是迷茫，雙手一攤，道：「我並沒有幹什麼。」

韓雲娟忽揚玉掌，很力地摑了東方鈺一記耳光，忿恨地道：「你乃有家有室之人，豈能作出這等卑鄙下流的勾當？現天下同道，都寄望你一人，如果傳揚出去，誰敢相信你？」

東方鈺莫名其妙地捱了一記耳光，是因爲韓雲娟誤會他與玉妃在作不可告人之事，東方鈺撫摸着紅了的臉頰，直待韓雲娟教訓完畢，才道：「雲姊，你誤會了，玉弟豈會如此無恥？」

韓雲娟餘怒未消，叱道：「還賴？」一指玉妃，又道，「還賴？」玉妃故意哭泣，道：「我中了紫汗毒，又被點了穴道，嗚嗚，我有何面目再活？」

東方鈺被韓雲娟數落，已是很不好過，現聽玉妃之言，眞是火上加油，轉身指着玉妃喝道：「你胡說八道。」玉妃哀哀地道：「我反正已被你蹂躪够了，儘管把我殺了吧！」抬頭對韓雲娟道：「你就是粉侯婁銘的夫人麼？幸得你前來，否則，誰會知道我是怎麼死的？」

東方鈺聞言，氣得胸膛欲裂，恨不得一掌將玉妃活活劈死，爲了要將她去換父親，又不捨得，而且劈死她，更是增加韓雲娟的誤會：但，實在難忍心中之氣，冷哼一聲，把她抱起，狠命地打了她五七下屁股，打得她殺豬般的慘叫不休，然後，把她丟回地上，轉對韓雲娟道：「我的行爲，爲天可表，你信與不信，都不要緊，請問，你急急找我，有何要事？」

韓雲娟經東方鈺這一問，記起來意，無心再理會這等閒事，急道：「你師妹等五人，及曹時祿均被人俘去了，綠珠弟妹及家父與李八百前輩，已追往搶救，家父叫我來告訴你。」

「啊！眞是糟糕！」東方鈺搔首搓掌，很是不安。

韓雲娟道：「你看怎麼辦？」

東方鈺吸了一口氣，靜靜地想了片刻，道：「事到如今，已等不及約定時間了。」一指曹大祿，又道：「他受傷甚重，我將他交給你，立刻離開這太平集，找個地方暫時躲避幾天，我現就去木城，勝敗皆必有消息傳出，若勝了，你便回來找我們，若敗了，便悄悄地溜去，還有，如遇與會同道，叫他們不必再來了。」

韓雲娟道：「不！我同你去。」東方鈺搖手道：「你去沒有好處，而且曹兄需人照顧。」說着，把玉妃抱起，走出偏殿。

韓雲娟雖是很不願意，但想到自己武功太差，此去徒增東方鈺的麻煩，於是，只好抱起曹大祿，同東方鈺走了出來。東方鈺又叮囑了一番，才告別而去。

他抱着玉妃，不快不慢，直向木城進發，天亮時，已進入木城山道。

玉妃忽然道：「你眞狠，把我打得要死？」

東方鈺道：「誰叫你不知恥寃枉我？」玉妃道：「天已亮了，我這樣赤身露體，怎能見人？」東方鈺道：「你也知道害羞？」玉妃道：「別這麼說，我求求你，找件衣服給我穿上，對你也有好處。」

東方鈺道：「對我有何好處？」玉妃道：「天帝見你對我好，也許不會殺你。」

東方鈺冷笑道：「我既敢前來，還會怕死？不過，這樣吧，把我的外衣給你穿。」當時把玉妃放下，脫下外衣，給她穿上；她人矮小，穿上東

方鈺的外衣，連脚也都遮掩了。

玉妃嬌媚一笑，道：「你這樣體貼我，叫我怎麽報答你？」東方鈺道：「這不過是人情之常，誰要你報答。」玉妃道：「這樣吧，我保你無恙到達木城？」頓了頓，接道：「要知，這一路上，有一百八十個陷阱，七十二道關卡，你若硬闖，饒你武功再高，也闖不到木城，而且有七星五行迷陣。」

東方鈺整好衣裝，揹好「拈花寶劍」，抱起玉妃。一面走，一面道：「你看着辦吧，即使我有所不測，你也難於倖免。」

走約里許時，一株古樹上，突然飛落一人，同時，左側一塊巨石之後，也閃出一人擋在路中，左邊那人哈哈笑道：「娃兒，我們好久不見了，聽說你的武功精進甚多，可敢與老夫較量一下？」

東方鈺微微一笑，道：「南荒雙矮，名滿天下，小可豈是二位對手？」三寸丁哈哈笑道：「你還算聰明，不較量也行，不過，你得把玉妃娘娘交給我們。」

東方鈺道：「不敢有煩二位，小可這就送她去見天帝。」矮東瓜鼠眼一瞪，喝道：「你敢不聽話？」揮掌挺身上前！玉妃忙喝道：「不可輕動！快閃開，讓他前去。」雙矮滿目迷茫，齊聲道：「娘娘，這是帝主之命呀！」

玉妃道：「不必嚕囌，聽我命者，重重有賞。」雙矮一聞有賞，立即眉開眼笑，帝主之命也忘得一乾二淨，一溜烟地閃入叢林。東方鈺微微一笑，道：「還是你厲害！」繼續前進。

走不到一百步，叢林中忽又閃出一人，此人皮笑肉不笑，朝東方鈺拱手一禮，道：「老夫恭候多時了。」又向玉妃一禮，道：「娘娘玉體安康！」玉妃道：「八王爺免禮，請在前引路，叫他們不得前來打擾。」

「遵命。」八王爺朝東方鈺詭譎一笑，道：「少俠請。」東方鈺見八王爺神情，很是納悶，心想：「他怎知我提前而來？還裝成這付諂媚醜相？唔！這老鬼心術陰險，詭計多端，莫非想引我落入陷阱？我得小心爲是。」當下，不動聲色，頷首微笑道：「王爺請！」

八王爺在前引路，東方鈺在後，不敢遠離，準備一有異樣，即先行出手。約頓飯工夫，行到一處險地，此地，左邊是摩天削壁，右邊是萬丈深谷，尺許寬的路上，滿長着青苔，十分難行。

八王爺忽然停步回身，奸笑道：「已經到了，少俠請在此少候，讓老夫奏知帝主前來迎接。」說着，轉身疾去。

東方鈺曾經來過一次，雖記不清路徑，却知道地勢位置，計算行程，到木城應還差甚遠，他腦中數轉，豁然大悟，當下，也不作聲，猛地一個飛躍，追至八王爺身後。

就在他雙脚剛離地時，陡聞脚下一聲「轟隆」巨響，他駐脚處前後三丈的小道，已然陷落。八王爺正在慶幸妙計得逞，一聞巨響，即欲回身觀看東方鈺被陷情形，那知，身猶未轉過，自己反被人制了背脊穴。

他發夢也未曾想到，就在轉眼之間，東方鈺竟會發覺他的詭計，而一躍七八丈，逃出險地，他穴道被制，渾身酸麻，攤瘓在山石上。

東方鈺點倒八王爺後，回顧陷落之處，只見深不見底，中間，橫交直繫着無數的繩子，可以想到若陷身其中，必然被那些繩子細住，任人宰割。他返回八王爺身旁，正要審問八王爺如何扳動機關？忽然，峭壁中開了一個小洞，出來一條大漢。東方鈺腦中一轉，冷笑道：「原來是你老兄在陷害我，饒你不得！」

那大漢見未曾害倒東方鈺，早已嚇得目瞪口呆，再聽東方鈺這一說，雙脚不由一軟，跪在嶙峋石上，失魂落魄地道：「不！不！是王爺叫我扳動機關的，請少俠饒命。」

東方鈺想了一想，道：「也罷，不過，你得替我作一件事。」大漢磕頭如搗蒜，道：「只要少俠不殺我，什麽事我都願意做。」東方鈺冷然道：「也沒有什麽了不起的事，你只替我把這老鬼推落深谷就行！」

「這個……」大漢渾身劇抖，猶豫不敢動手。東方鈺雙目一瞪，喝道：「你可是不願？」大漢渾身一震，不敢不聽，爬上前來，握住八王爺的手臂，正要甩時，玉妃忽然喝道：「你敢！」大漢忙縮回手，道：「娘娘請救救我！」

東方鈺一頓脚，「啪」的一聲，把一塊山石踏得粉碎，喝道：「爲什麽還不出手？」大漢無法，只好硬着頭皮，猛力一推，把一個高高在上的八

王爺推落萬丈深谷。

東方鈺微微一笑，道：「很好，很好！」轉身繼續前行。玉妃道：「你可知作錯了事？」東方鈺冷笑道：「你還有臉說話？」

行過狹窄險道，來到一座叢林，忽然，迎面走來一個女人。東方鈺定睛一看，登時喜出望外，急道：「珠妹，怎麼了？」

宗綠珠來到東方鈺身前，垂頭喪氣地道：「我到達東門外時，她們（五美圖）已被人伴去，我一路跟來，總無機會下手救她們，同來？還有白雲逸叟前輩和李八百前輩。」

東方鈺急道：「兩位前輩現在那裏？」

「白雲逸叟亦被他徒兒伴走了，李八百卻一入山區，就失踪了。」

「咧！」東方鈺聞言，不禁大驚，他不知婁銘是否真已改邪歸正，如確已體悟前非，他伴去白雲逸叟之舉，必有深長之意，否則，便不堪設想。」宗綠珠又道：「依我看來，我們的計劃已經完了。」

「你是說婁銘和……」

驀然，一聲怪嘯傳來，嘯聲尖銳無比，迴繞山林，久久不散，接着，人聲喧騰，喊殺連天，四面八方，人頭攢動，向東方鈺等前來。

東方鈺冷笑道：「我本不想多殺無辜，如此看來，不殺也不行了！」玉妃道：「我已說過保險你到達木城，何必慌張？」東方鈺道：「我不是慌張，而是覺得他們死的太不值得。」

此時，東方鈺等的週圍，已被七八十名黑衣人圍得水洩不通，個個凶光暴射，殺機盈面，卻不動手，顯然，是顧忌玉妃的安全。玉妃輕啓櫻唇，道：「你們退回去……」

她話猶未完，突然一個白衣人飛奔而來，並高聲喝道：「不准動手！」話落，業已躍入重圍。

這白衣人不是別人，乃是與東方鈺有八拜之交的馬勇，他臉容肅穆，向玉妃一禮，道：「微臣保駕來遲，請娘娘恕罪。」玉妃道：「將軍免禮，你來何幹？」

馬勇躬身道：「微臣領旨前來迎駕，及禁兄弟們胡鬧！」玉妃道：「好，在前引道。」

馬勇向東方鈺一擺手，冷笑道：「小子，跟我來。」領着東方鈺和宗綠珠繼續前行。一路上，每隔百把丈，皆必有人現身攔路，卻均爲馬勇喝退。

午牌時分，已到達木城，由木城文武百官數十人，接進雕龍畫鳳，金碧輝煌，氣勢萬丈的金龍殿。殿中，早有一二百荷劍掛刀的武士，排在兩側，威風凜凜，有一種奪人心魄的氣勢。

鑾座空着，鑾座左側，端坐了一位臉如白紙，三柳斑鬚，手搖鵝毛扇，約六旬之年的老者，此老者穿着華貴，眼角下垂，瞳中不定，一看即知是個足智多謀，而心狠手辣之徒，他大概就是天帝的左相。鑾座右側，是個黑臉黑鬚，眼如銅鈴，口如血盆，穿着也十分華貴，五旬年紀的老者，他大概是天帝是右相。

馬勇把東方鈺夫婦領入殿中後，便站在東方鈺身旁，似在防備東方鈺夫婦有所行動；東方鈺夫婦此時情景，就好像待審的犯人一樣，但他有恃無恐，毫無侷促之態，反而顯得十分悠閒。

驀然，「噹」！銅鐘一聲傳來，倏時間，這數百人的殿中，更顯得肅穆，接着，鑾座後的黃幔裏面，魚貫走出一十二個桃羞杏慚，燕嫉鶯妒的美女，分站在鑾座後左右，她們雖都有一身妖冶狐媚，此時，卻也一派正正經。

東方鈺乍見這些美女，不禁一愕，繼之，怒火上冲，暗道：「你們這些狐狸精，今天我若不把你們剁成血醬，誓不離這木城。」

原來這十二個美女，有五個是他五位叔父的小妾，一個是周扁鵲的小妾，他五位義叔之弄到身敗名裂，甚至殘廢歸陰，都是她們的傑作，使他父親之被禁迷閣，現在生死不明，也是她們的傑作，眞可說是仇深似海。

十二美女出殿約半盞茶時「噹」！又傳來一聲鐘響，此聲鐘響之後，左右兩相，同時起來步下鑾堦，肅立左右。

東方鈺察情暗忖：「天帝可能要出來了！」他雖挾持着玉妃，而自量可與天帝一較高下，也不由主地緊張起來。果然，不出所料，片刻之後，一個體軀魁梧，帶着金色面罩，目光炯炯，身穿繡龍黃袍的人，領着粉侯婁銘及三王爺中條一惡，一步一步地走出殿來。

東方鈺上次來時，已見過此人，只一眼，便已認出是所謂『齊天帝主』。

天帝在十二美女服侍之下，在鑾座坐下，紛侯婁銘和三王爺中條一惡，併肩立在天帝之後。接着，鑾下文武百官，俯身彎腰，齊呼「萬歲！萬萬歲！」

左右兩相躬身齊道：「謝萬歲！」各自返回原坐之位。天帝炯炯目光一閃，像一道冷電掠過殿中似的，使人有不寒而慄之感，然後，冷冰冰地道：「有事上奏！」

趙宰相忙離座下堦，俯伏鑾前，奏道：「今有逆徒東方鈺，挾持娘娘，在此有要挾萬歲之意，請萬歲定奪。」天帝點了點頭，對東方鈺道：「你就是東方鈺？」

東方鈺微微一笑，道：「你不是早就認識我麼？何必裝模作樣呢？」東方鈺身旁的馬勇陡一挫身，喝道：「小子，你敢對我主無禮？」揚掌作打之將。

天帝冷然道：「馬將軍，請退開。」低頭對趙丞相道：「趙卿請起，我自有主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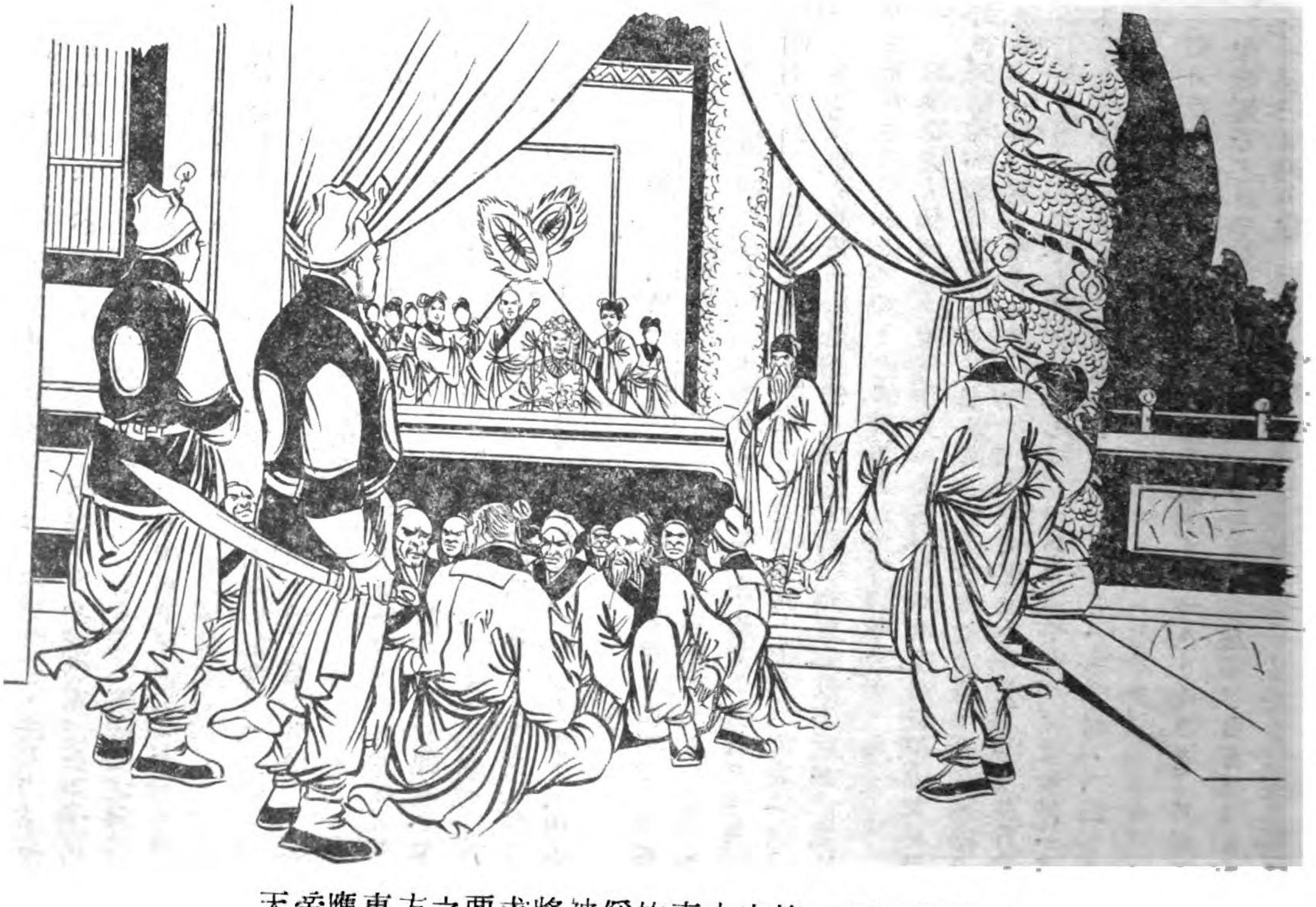
馬勇連忙退在一旁，趙宰相也即返回座位。天帝對東方鈺道：「你有何求？」

東方鈺道：「有，第一，請釋放家父東方宏，第二；請釋放你手下俘來的各武林同仁，你答應將這兩件事做到之後，再談他事。」

天帝毫不考慮的道：「我答應你。」側首對紛侯婁銘道：「把東方宏及其他同道帶來這裏。」婁銘領命而去，不一會，即把東方宏及幾十個被俘的武林人物，統統押進殿來，其中，除『五美圖』、白雲逸叟、追命鏈、苦心文士外，白衣侯夏侯尊也在內。

數十人精神萎頓，顯然都被制了穴道。婁銘把數十人集中在大殿一角，派了十餘名武士守着，他自已也守在那裏。

東方鈺見數十人出來，急急題目找尋他的父親，但數十人看完，都不見他的父親，不由有些生氣，正要向天帝理論，却見一個骨瘦如柴，彎腰曲背，白髮蓬散，形如骷髏之人，忽然向他招手道：「啊！你這位少年可



天帝應東方之要求將被俘的東方宏等一干人釋放。

是東方鈺？怎麼也來到這裏來了？」

東方鈺心頭一震，留神細看，却看不出什麼名堂，暗忖：「這老人怎麼認識我？」當下，躬身為禮，道：「小可正是東方鈺，來此救父及天下同仁，不知老人家大號如何稱呼？怎麼認識小可？」

骷髏般老人聞言，登時渾身發抖，乾澀雙目，頓時潤濕起來，身子顫了幾下，道：「啊！你真是鈺兒，我！…我就是你爹！」因神情過於激動，差一點栽倒在地，半晌又道：「想不到竟還能看見你，真是蒼天保佑：……」東方鈺心頭又是一震，再細自打量，不錯，這骷髏般的老人，確是他的父親，世事滄桑，父子雖別猶不滿一年，竟相逢而不相識，寧不令人心痛。他大一喝聲，隨即向東方宏撲去！

「站住！」天帝忽然沉聲喝止，並有一股無形吸力，貼着背心，使東方鈺身不由主。

東方鈺忙煞步運氣驅開吸力，回過身來，道：「你可是要失信？」天帝冷笑道：「老夫言出如山，一生未失過信。」

「那你為什麼不許我父子相聚？」

天帝道：「我只答應釋放令尊及伴來之人，並沒有答應你父子相聚，不過，你若肯答應我的條件，又另當別論。」

東方鈺道：「你有什麼條件？可是要我釋放尊夫人？」

「這是條件之一！」

「你放家父，我自然會釋放尊夫人，還有什麼條件？」

「你把內人釋放後再說。」

東方鈺聞言，一時拿不定主意，心想：「我處身於此，我放了玉妃，他若反書背信，我雖不怕他，可是父親和夏侯叔叔，及師妹等怎麼辦，我不是大上其當？」

天帝嘿嘿笑道：「你可是不願？嘿嘿，那就算了。」轉對婁銘道：「粉侯，將這些人押回去，未時一刻，全部斬首。」一拍椅案，起身欲走。

東方鈺心頭大急，忙喝道：「慢點，我這就釋放尊夫人，但你也不得背信。」替玉妃拍開穴道，道：「請吧。」玉妃伸展了一下筋骨，又掠了掠亂髮，走至案下，奏道：「啓奏萬歲，妾身此次慘敗，有失天威，請萬歲定罪。」天帝揮手道：「勝敗乃兵家常事，何罪之有，快入內休息。」

玉妃又奏道：「妾身被俘十餘天，却未受苦，妾身認為東方鈺雖是反對萬歲，却不失君子之風，丈夫之義，英雄之量，妾身擬請萬歲收之為義子，並立為太子，對萬歲必有莫大之益，不知萬歲意下如何？」天帝哈哈道：「我第二個條件，就是此意，難得你我心意相同。」

「謝萬歲！」玉妃起身站立一旁。天帝對東方鈺道：「孩子，聽見娘娘之言麼？」臉雖毫無表情，語氣却非常緩和，頓了頓，又道：「我已將就木之年，將來我這個尊位就傳給於你。」

東方鈺聞言，氣得幾乎發昏，心道：「你也把我東方鈺看得太不值錢了。」但他盡量壓着上冲的怒火，反微微一笑，道：「我也還有一個請求，你若肯答應，我就認你為父！」東方宏忽然怒聲喝道：「鈺兒，你可是瘋了，他是人間魔王，武林公敵，你豈能認他為父？」

東方鈺道：「爹，請別生氣，孩兒自有主張。」天帝道：「對！對！你有何請求，說吧？」

東方鈺朗聲道：「第一，借你的首級，祭令師鐵如山父女，及令師弟紫衣劍客孟白士陰靈，第二……」

天帝冷電般的目光一閃，喝道：「住嘴！不識抬舉的東西，告訴你，你到了這裏，插翅也難逃了！」東方鈺淡淡一笑，道：「我根本就沒有打算逃！」說畢，拉着宗綠珠的手，退向大殿一角東方宏等所在之處，並示意宗綠珠替白雲逸叟解穴，他却凝神防備天帝的舉動。

粉侯婁銘見狀，即忙裝模作樣，拔出利劍，攔阻宗綠珠替衆人解穴，却被宗綠珠一掌劈開四五步，十餘武士，連忙舞動兵器，向宗綠珠撲來。宗綠珠小嘴一噘，雙掌一伸一分，登時「嘩啦！嘩啦！」人翻刀飛，十餘人都跌出一丈之外，殿中百人見狀，無不大驚失色。天帝冷哼一聲道：「真有些能耐，無怪敢目空一切！」向兩排武士一揮手道：「殺！都給我殺！」

天帝自稱「齊天帝主」，修為早臻化境，而手下高手如雲，威鎮天下，身份何等之尊？何以竟如此暴躁，下令羣攻？這其中自有道理。

原來他的出身，他之有今日的成就，不但武林各派很少知道，就連他手

下文武百官也一無所知，他之不顧身份的下此殺令，乃是爲了東方鈺剛才那幾句話，無異地已知他的武功來源，如不趕緊把東方鈺殺掉，說出他的害師、害弟、奪人妻室的醜行，在此衆目睽睽之下，豈非大損他的威譽。

且說東方鈺見數十人舞動兵器，一齊撲來，冷笑道：「我若不露兩手出來，你們尚以爲我是一隻病貓！」言間，拔出拈花寶劍；但另一念頭立湧腦際，忙又歸劍還鞘，只雙手一翻一揮。

他這一翻一揮不要緊，登時這大殿之中，烟霧瀰漫，熱氣橫溢，撲來的數十人，無不搶祖蹌踉，丟刀棄劍，退回二丈之外，就是其他之人，如白雲逸叟等數十人，鑾前的文武百官，也感到炙熱不耐，大有窒息之感。

要知東方鈺這招，乃是『天龍寶典』中『天龍吐瑞』的招式，此招之作用，只是防身，不能攻敵，故數十人雖被逼退二丈有餘，卻沒有受傷。

天帝見狀，輕蔑一笑，道：「也不過如此，嘿嘿，小子，你若再不及時醒悟，死期就在頃刻了。」

東方鈺見宗綠珠已解開數十餘人穴道，心下略安，暗忖：「他們武功雖然不行，解開穴道以後，起碼也可自保。」再看馬勇和婁銘，兩人都毫無表情，斷定他倆並沒有背叛自己，到緊要關頭時，也許有非常行動。當下，慢步走回殿中央，冷然笑道：「死在頃刻的，也許是你而不是我。」

天帝不屑地一笑，道：「你有多少斤兩，我已一清二楚，若要與我較量，還差得遠呢，老夫生平愛才如命，你武功雖未成，前途卻可觀，實不忍殺你，希望三思而行。」東方鈺聞言，暗自慶幸：「幸我剛才及時還劍歸鞘，未露鋒芒，否則，他豈肯輕視我。」念落，傲然一笑，道：「你莫自命不凡，你若不以多爲勝，我敢教你敗我掌下。」

天帝道：「好的，我們來打個道兒，你有你數十人爲證，我有我的文官武官爲證，你我單打獨鬥，你勝我一場，我答應你一個條件，我勝一場，你亦得答應我一個條件，不限場數，直至有一方口服心服爲止，這法兒你看公不公平？」東方鈺內心暗喜，忖道：「我第二個計策又成功了。」當下，點頭道：「很公平，很公平，但你可不能反悔的呀！」

天帝發出喜悅的目光，道：「反悔的恐怕是你。」東方鈺道：「既這樣說，就請吧。」二人各懷信心，自以爲必勝。

天帝得意地一笑，即欲起身下階，天帝右側的李宰相，忽然搶步下階，伏地奏道：「殺雞焉用牛刀，讓老臣先接他幾招試試如何？」

天帝道：「我已與他訂下道兒，別讓他說我用『接力戰』，勝之不服。」東方鈺接嘴道：「沒關係，不過，條件得由你答應。」天帝猶豫了片刻，道：「好罷。」俯首對李宰相道：「這小子不是普通身手，愛卿雖也非等閒之輩，應當特別小心。」

李宰相挺起胸來，朗聲道：「臣若不勝他，願拿頭謝罪。」說着，並未見他有何動作，人卻已到了殿中。

他這手表露，白雲逸叟等數十人，無不驚駭不已，相互探聽此人來歷，卻都不知道。宗綠珠道：「我認識他，他姓李名魁，綽號黑龍……」

白雲逸叟道：「黑龍？江湖上並未聽過此號人物？」

宗綠珠道：「他原是天龍谷的人，因犯谷規，我舅舅把他趕走，不想他竟投了這裏，待會一定捉他回去定罪。」只聽黑龍李魁嘿嘿笑道：「小子，動手吧！」東方鈺微微一笑，掄掌使出一招家傳掌法，半虛半實，藉以試探對方火侯。

黑龍李魁志在取勝，毫不客氣。一出手就施展天龍谷武功招式，登時，冷風颼颼，陰風瀰漫！他的身手異常詭譎靈活，忽上忽下，倏東倏西，一時之間，東方鈺竟也被他打得手忙脚亂，無法施展『天龍寶典』中的絕招。東方宏見狀，驚慌萬分，他還不知宗綠珠與東方鈺的關係，卻看出宗綠珠武功高不可測，急忙走至宗綠珠身旁，道：「這黑龍武功好怪，鈺兒決非他的對手，姑娘快出手助他一臂之力。」

宗綠珠一福爲禮，道：「爹！你老不必作急，鈺哥哥一定勝他！」

東方宏聽她稱呼，一時又驚異，又迷茫，瞪着一雙無神的雙目，吶吶地道：「姑娘，你…你怎種稱老夫……」

宗綠珠秀臉飛紅，道：「我……我……爹：請你別問，噢！你去問白雲逸叟前輩吧！」

東方宏仍未轉過念頭，不由更覺詫異，正要向白雲逸叟一問究竟。

殿中突起一聲震天巨响，接着，殿宇搖動，瓦樑「軋軋」作响，白灰金粉，洒滿一地，東方宏急忙回身細看，原來東方鈺與黑龍李魁之戰已經

結束，東方鈺微晃了幾下身子，便站着不動，黑龍李魁却「蹬！蹬！蹬！」連步後退，「哇」的一聲，吐出一口鮮血，裁倒在地，顯然，雙方硬碰了一下，東方鈺功力較高，致成這個局面。

東方宏不禁又驚又喜，幾曾想到，只一年未見的兒子，武功竟高如得此驚人，腦中不停的亂轉：「他在那裏學來這等武功？」

只見東方鈺雙手一拱，道：「前輩承讓！」轉對天帝道：「這一場是否小可僥勝？」天帝雙目如電，冷笑道：「你勝了，有什麼條件說吧？」

東方鈺道：「謝謝，請你取下你的面罩，讓衆人一睹你的本來面目。」天帝冷然笑道：「這可是你的條件？」

「當然。」

「你爲什麼提出這等與你毫無益處的條件？」

東方宏及白雲逸叟等，也認爲東方鈺所提條件太便宜，好不容易打勝一場，却不知珍重權利，提出於已有利之事，起碼也得要天帝退去殿中的打手，才不算白勝。東方鈺俊臉一板，道：「我要看一看你這弒師、害弟，奪人妻室的人，是什麼相。」

要知，天帝從未以本面目示人，就是他幾十年的屬下，也沒見過他的眞面目，是以衆人以東方鈺這一說，倒都希望一睹這不可一世的人物的本來面目。天帝哈哈一笑，起身走下丹階，舉手將臉一抹，道：「各位看吧！」殿中隨起一陣「嗡」然，雙方數百人無不以先睹爲快，但見，他方面大耳，粗眉環眼，一貌堂堂，那裏像個陰險奸詐之人？而是生得一付大仁大義，正人君子之相。

東方鈺乍見之下，不由一愕，暗忖：「這樣的儀表，怎會作出害師之事？眞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唔！也就因爲他有這付儀表，故鐵如山師祖才會被他所騙……」念間，忽聞他父親叫道：「咦！他不是紫衣劍客的師兄惇于丑麼？」

夏侯尊道：「不錯，正是銅雷惇于丑……」只見天帝又把面一抹，倏然間，又變了另一個滿面皺紋，顏容臘黃，足有八十歲樣子的老人。

東方鈺見狀，頓時憶起鐵如山的遺言……「他歸入老夫門下時，名叫惇于丑，但這個名字，顯然乃是杜撰，不但這名字是假，形貌也未必是眞，他有一手極其高明的易容術，……」想到這裏：不禁暗叫「上當」不用說，這兩種面貌，皆非他本來面目。衆人見狀，更加驚駭，認爲這天帝，簡直是妖魔鬼怪，否則，豈能在刹那之間，就會變出幾個人形？

天帝走至東方鈺身前，嘿嘿笑道：「還要看老夫的本來面目麼？」

東方鈺自覺幼稚可笑，好不容易打贏一場，反落得被他譏笑，當下，沉聲道：「罷！動手吧！」天帝哈哈笑道：「還是你先動手吧！」說話之間，右手食指輕彈了一下。

東方鈺正欲翻腕拔劍，陡覺肘骨一麻，腦中一轉，知道已被暗害，急忙倒退三步，運功于肘，却又不感有異，俯首一看，見衣袖上插着一根牛毛大的銀針，顫巍欲墮，登時，吓出一身冷汗，暗忖：「幸我已練就「迴力功」，否則，豈不完了。」但，如依武林規矩，這一戰已算敗了。

只聽天帝哈哈笑道：「服不服？不過，你這戰敗得並不丟人，若是其他之人，此時已經肚破腸斷了。」

東方鈺本要說幾句，但他却還坦白，自認手段下流，只好委曲地認敗，冷笑道：「有什麼條件，說吧！」

「我看要你作我的義子，你一定不服而不肯答應，這條件暫時保留，現在請你將我宮中的丫環彩兒還我，及正宮娘娘之女小珠交我撫養。」

東方鈺聞言一愕，暗忖：「他提這條件是何意思？莫非把彩兒定罪？不行，我不能答應他。」當下，即道：「不！不！你只勝一戰，那有一下要兩個人之理？」

天帝哈哈一笑，道：「不瞞你說，再過片刻，你所有的人都要歸我，也罷，就由你在她兩人中任便給一個，不過，我得先說淸楚，下一個條件可沒有那麼便宜，而你也不能反對。」

東方鈺暗嘆一聲，自悔太不小心，思忖了一會，見仁見義，權衡利害，決定把孟小珠交他，因爲孟小珠沒有叛逆之罪，起碼不會遭殺身之禍；轉過身來，道：「珠妹，你暫時過他那邊去，待會我便把你要回來。」

孟小珠雖是個小女孩，却很識大體，更俱英雄氣慨，聽東方鈺一叫，立挺卽胸走了過來，道：「師兄，你不必爲我擔心，更不要拿我作爲條件，放心打吧！」

天帝眉開眼笑，把孟小珠拉入懷中，撫摸了幾下她的頭髮，道：「好孩子，眞是好孩子。」說着，將孟小珠交與玉妃之後，打着哈哈回來。

東方鈺爲恐他再次偷襲，未待他走近，便先一搓步子，同時將『天龍寶典』中的武功招式『神龍吐珠』跟着出手。天帝冷然一笑，急忙甩臂倒閃一步，同時打出一招『橫掃山河』。

兩位天下獨有的高手，這一動上手，登時大殿中烟霧迷朦，有時寒氣侵入，有時熱浪襲身；乍看之下，兩人的手脚都緩慢的很，但細細看來，却又看不出一點路數，倒像兩個孩子在捉迷藏，並無什麼扣人心絃之處。雙方數百人，個個痴若木人，大廳寂靜如同鬼域。惟有宗綠珠一人，神情十分複雜，時憂時喜，焦躁不安。

這一戰，足足打了半個時辰，估計招數，已出兩百招之外，却仍看不出誰優誰勢。驀然，兩人各自飛退三步，也不言語，各自喘氣，半晌，東方鈺才冷冷地道：「請解散你所有屬下，但那幾個女人除外。」說時，指了指那十二個美女。天帝舉手擦了一下額上汗珠，雙目暴射懾人的凶光，臉上充滿殺機，毫無表示。

這一戰，是東方鈺勝了麼？但廳中數百高手中，不乏相當修爲之輩，却都未看出來，東方鈺勝在那裏？大帝敗在那裏？要不然，東方鈺怎會叫大帝解散屬下。只聽東方鈺又道：「你可是要失信？」

「笑話！」天帝回身向趙宰相使了一個眼色，道：「請趙先生代我遣散各位兄弟！」語氣十分堅決，有一股不可抗拒的氣魄。

趙宰相雙目轉了幾下，向衆人一招手，道：「各位跟我來領川資返鄉。」廳中各武士陡地烘動起來，道：「帝主並沒有敗，憑什麼聽那小子的話，我們不散！」

馬勇垂頭喪氣地站了出來，道：「帝主被那小子勾了一脚，雖未傷及帝主，在武林規矩上，應算是敗，不過，各位不必沮喪，以我們帝主之神功，那小子終要作掌下之鬼的，各位就暫時退一步吧。」這番話意，表面上是勸其同僚聽命，實則警告東方鈺，大帝此舉，並非眞意。

衆人猶自不肯退後，並有人舞動兵器，要與東方鈺一拼，天帝陡然雙目一瞪，一揚掌，「啪」的一聲，便把一名舞劍而來的黑衣大漢，佛得腦漿四射，死於當堂，喝道：「誰敢不聽，這就是榜樣！」

登時，都噤着寒蟬，一個個像喪家之犬，快快魚貫走出殿外，馬勇向晏銘一打眼色也隨着衆人退出殿外。

天帝看着衆人出殿後，轉對東方鈺冷聲道：「這一戰，我們用另一種打法如何？」東方鈺道：「怎麼打法？」

「用兵器？」兵器是東方鈺的擅長武功，隨即答道：「很好，但你未帶兵器？」

「這個你不必管！」說着，解下龍袍，身上是一件白色短衫，腰間束着一條黃綾，黃綾上掛着兩個鏢囊，顯然，他的兵器是鏢。

東方鈺見狀，暗忖：「這下我又上當了，鏢劍相對，起碼不能爭取主動，幸好我的劍是拈花劍，量來也不致有險。」念間，拔出寶劍，凝神待發。天帝探手入囊，掏出兩把暗器，攤開才掌，故意給東方鈺看了一看，只見有『牛毛針』有『飛蝗石』，有『喪門釘』，有『鐵胆子』，有『銀雪花』，有『制錢』有『唸珠』，圓的方的，長的短的七八種，都製造精巧，而一律銀白，然後，慢吞吞地道：「這戰之後，也許無須你答應我的條件。」言下之意，此戰是要東方鈺的命。

東方鈺道：「儘管發射過來，何必囉 ？」天帝不再打話，隨即右手一揚，一點白光疾射胸前，東方鈺舉劍一擋，啪的一聲，一粒銀珠拈貼在寶劍之上。天帝冷笑一聲，又一揚手，兩點白光同時射出，一向東方鈺咽喉，一向東方鈺小腹，東方鈺又揮劍將射來暗器擋住。

天帝陰惻惻地笑道：「拈花劍！嘿嘿，對別人有用，對我却是廢物！」接着，雙手微舉，也不揮揚，但其掌中暗器，却像噴泉似的，「嘩啦！嘩啦！」地向東方鈺打去。這種打暗器的手法，眞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饒是東方鈺手持拈花劍，也大感驚駭，原因是射來暗器，勁力奇重，每每拈花劍吸之不動，難於應付。不得已，東方鈺只好展開『大龍寶典』中的『神龍戲水』劍法，化成一片銀光，把身了層層裹住，不許暗器近身。

一旁觀戰的東方宏等數十人，看得眼花撩亂，心驚口跌，又聽暗器與寶劍互碰之聲「劈劈啪啪」，尖銳無比，更是心驚內跳。

天帝一把暗器發完後，又掏一把出來，越發越快，越發越有勁，光華

四射，殿中變了銀色世界。一頓飯工夫後，東方鈺覺得這樣挨打下去，無異等死，腦中一轉，旋即一面舞劍護身，一面向天帝移近。天帝見狀，趕忙移步後退，保持丈許的距離。於是，東方鈺增加進速，天帝隨着增加退速，漸漸地變成一個逃，一個追，但雙方都未停手。

東方鈺陡然大喝一聲，一個虎撲躍上前去，同時，使出一招「神龍吐水」，劍化銀河，向天帝潑去！天帝一仰身子，手中暗器一舉撒出，接着，人自飄過八尺。

東方鈺感到腿上、膀上、及兩臂，均隱隱作痛，知道中了毒鏢，無暇檢視，急忙自「天香囊」中取出一粒藥丸吞下，才抽空瞧傷。

但見天帝在一觸即分之後，衣衫破了五六處，膀臂有一條寸來長的血槽，臉上也被劍風劃了一條紅痕，墳起老高。東方鈺拔去體中暗器，覺得並無大碍，遂上前道：「這一戰怎麼說？」

天帝哈哈笑道：「沒什好說的了，你已中了無藥可治的毒鏢，半個時辰之後，即要毒發身死，小子，你瞧着辦吧。」忽聞玉妃叫道：「萬歲，他得了天香囊，不可大意。」

「啊！」天帝倏呈凝重神色。東方鈺見情，傲然笑道：「區區毒鏢，對別人有用，對我却無效！」

「等着，我自有有效之法治你？！」話畢，後躍一丈，陡然怪叫一聲，聲猶未落，同趙宰相出去的衆人，又一湧回來。

東方鈺見狀大驚，喝道：「你背信了！」天帝道：「除非拜我作父，嘿嘿！我若不是看你可承我衣砵，豈會與你作如許無謂之舉。」

「你可知道打我不過了？」

「笑話！」轉對去而復回的衆人道：「殺！都給我殺！」說時，隨手奪了一把劍，向東方鈺走去。衆人得令，一齊向東方宏等湧去。

東方鈺生恐父親遭害，即欲返往保護，但天帝已走了前來，即舞劍向他攻擊。於是，兩人再打了起來。白雲逸叟等數十人，見敵人湧來，立即散開抵抗，一時，亂七八糟，混成一片。這邊一動手，那邊孟小珠也就趁亂向玉妃襲擊，她本非玉妃對手，但她刁鑽得緊，而玉妃穿着東方鈺的外衣，又長又大，舉動十分不便，一時也無法奈她何。

片刻間，便慘呼頻傳，已有好幾人被擊倒地，東方鈺偷空回顧，那恨受傷倒地之人，竟大多數是自己人，心忖：「糟了，他怎麼那樣不行？」他那裏知道，那些人雖都是有名人物，却手無寸鐵，而有些竟幾天沒有吃粒米，不說與人打鬥，就是走路也須要人扶持，他猛力連發「神龍吐水」，「神龍擺尾」兩記絕招，把天帝逼退，再趁機四看，幸好他父親有宗綠珠保護，還算安然無恙。

戰鬥越打越慘烈，受傷也越來越多，殿中鮮血汪洋，橫溢着刺鼻的腥風。就在此時，馬勇忽然匆匆進來大聲喝道：「碧雲宮、翠華宮、雄鳳樓都燒起來了，各位快隨我去救火！」此言一出，天帝勃然大怒，一記「橫掃千軍」，把東方鈺逼退，喝道：「那來的火？」

馬勇道：「不知道！」天帝一面打，一面又道：「馬將軍，快把各隊口的人員調回來，這殿外之事，由你全權處理。」馬勇道：「我沒有天王令，指揮不便。」

天帝忙自懷中掏出一支令箭，揚手擲給馬勇道：「快去，事後重重有賞。」馬勇接過令箭，急忙退出殿外。

此時，東方鈺方面的人，已死去大半，曹素素、舒彩雲等四女，被人圍攻，也已進入惡劣境界，白衣侯夏侯尊等，渾身鮮血，拼命苦鬥，只靠宗綠珠和白雲叟支撐着這個危局，情形萬分惡劣。

東方鈺見情暗忖：「打蛇打頭，擒賊擒王，若能把這老賊打敗，危險自可不戰而解。」心念及此，奮起神威把招式精髓，發揮到最高境界，每出一劍，都發龍吟，更附帶着刺面狂飈，大有天崩地裂之勢！

「天龍寶典」中是七招劍法，輪迴使出，東方鈺使至第二回時，天帝便感不支，東方鈺繼續使出兩招，即把天帝罩在劍光之內。天帝大駭，正不得主意之時，忽聞趙宰相叫道：「萬歲，大勢已去，快向東北逃命。」

天帝聞言，猛然大悟，使盡全力劈出一劍，即向大殿側門逃走！東方鈺大喝一聲「那裏走」，隨後就追，出大殿，上殿脊，一棟過一棟，追至東北角一片樹林之中。

天帝陡然回過身來，哈哈大笑道：「小子，你插翅也飛不了啦！」東方鈺一進樹林，忽感陰風撲面，寒氣侵體，大感詫異，四下一看，猛然醒

悟，暗道：「糟！我已進了迷陣。」不敢怠慢，急向天帝撲去，但覺眼前人影一晃，已不見了天帝人形，盲目撞了一陣，仍是茫茫樹林，找不着出處。他停止下來，以劍支撐疲乏的身子，仰天長嘆，道：「天啊，難道我東方鈺就葬身在此？我死不要緊，父親，妻子，師妹，朋友，却也難活了，天啊！這莫非是你的安排？」言間，不禁淚如雨下。他嗟嘆了一會，又四處尋找出處，但仍是徒勞無功！

紅日西沉，夜幕低垂，眼前已是一片蒼茫。他又疲倦，又饑餓，便在一株梧桐樹下坐下，背靠樹身，閉目假寐，等待厄運的到來，漸漸地，竟朦朧睡去。驀地被一陣步聲驚醒，睜目一看，見一個黑衣蒙面人，閃閃躲躲地走將過來，他想：「這人大概是奉旨前來捉我的」又忖：「好吧！看你有幾個腦袋！」不言不動，仍裝着熟睡。

當那人走近距他三四步時：陡然一滾身，右手一抓，抓着那人的脚踝處，旋卽把那人提起，冷笑道：「你也把我東方鈺估計太低……」

「東方兄，是我，快放手！」那人急急低聲叫道。

「啊！是婁銘兄？」東方鈺喜出望外，忙把婁銘放下，扶他起來，道：「對不起，我是以為來要我的命之人。」婁銘忙一把拉住東方鈺的衣袖道：「快跟我出陣——左三步，前五步，右三步，前一步。」二人左走走，右走走，好一會，才走出陣外。

婁銘帶東方鈺出陣後，伏在一塊巨石之後，婁銘道：「這附近不但有五行八卦陣，及北斗七星陣，還有許多機關和陷阱，以後，你切不可亂闖。」東方鈺道：「裏面怎麼樣了！」

「完了，沒有死的全已被俘，只有嫂夫人逃了。」

「啊！她一人逃了，不要也誤入迷陣！」

「不會，我叫她暫時藏在『蝶戀花亭』中。」

「現在怎麼辦？」

「天帝在萬花樓慶功，十分高興，喝得酩酊大醉，此時已經睡了，我們立卽趁他酒醉之時，前去將他宰掉！」

東方鈺大喜，道：「真是好機會，不過，一定有許多武士保護，我們必須特別小心才是。」

「保護他的首領，就是馬勇，他自有安排，快走吧。」

二人站起身來，正欲越牆至後花園邀約宗綠珠，忽然，牆角處閃出一個女人，格格笑道：「好哇！婁銘，你吃裏扒外，還引他暗殺萬歲，該當何罪？」二人大嚇一驚，定目一看，原來是紅花郡主。

婁銘冷哼一聲，卽欲向紅花撲去。東方鈺生驚恐動巡夜武士，忙把婁銘捉住，低聲喝道：「不可亂來！」婁銘道：「若不殺她，必為禍患！」紅花格格笑道：「殺我？量你婁銘還辦不到，再說，只要我高叫一聲，你們的計劃卽告完蛋。」

她這話一點不假，東方鈺衡情察勢，忙裝笑臉，低聲道：「請你幫幫忙，賜我這個機會，以後我必重重謝你。」紅花嫣然一笑，道：「這話還中聽，可以商量商量，不過，必得先說清楚，我給你們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以後怎麼謝我？」

東方鈺想了一想，猜不出她需要什麼，便問道：「你說呢？」

「大凡一個女人嫁丈夫，總想白頭偕老，我與婁銘已結婚多年，看情形，他不想要我了，你肯擔保他不遺棄我麼？」婁銘搶着回答：「你害得我還不够苦？至今還不願放手，辦不到。」

東方鈺忙搖手道：「不！不！婁銘兄，我可要說你不對了，紅花姑娘對你一往情深，而現在又助我們行事，豈能無情無義，無論如何，你亦不得遺棄她！」婁銘低頭不語，只長長地嘆了一聲。東方鈺轉對紅花道：「只要你與我們合作，事成之後，我絕對擔保婁銘不遺棄你。」

紅花嬌媚一笑，道：「我可不怕你撒賴。」雙目一轉，又道：「你們這樣去，絕無成功之望，婁銘你不是有超凡入化的易容術麼？何不替他化裝一下？」一語提醒婁銘，連連點頭，道：「有理！有理，把你的衣服脫下來給我。」紅花笑道：「你要把他化裝成我？敢情好！」閃至暗處，把她現穿的衣裙脫上擲給婁銘。

婁銘在懷中掏出幾瓶藥水，在東方鈺臉上一陣亂抹亂塗，再替東方鈺換下紅花的衣服，倏然間，東方鈺竟然與紅花一模一樣，若非個子高一點，及動作不一樣外，在此時間誰也認不出來。東方鈺呆了一呆，留下自已的衣裳，立卽與婁銘越牆而入。

因東方鈺喬裝的緣故，沒有邀約宗綠珠，由婁銘領路，經過後園花徑，走完一條迤邐迴廊，來到南天宮，再由南天宮的側門走出，便是萬花樓了。這一路上，任何一個拐角暗處，都站有武士，防範異常森嚴，却都爲二人蒙過。萬花樓附近警戒更加縝密，除大門外有一二十位武裝衛士外，屋脊上，屋簷下，都伏着有人，而廳中，迴廊，處處燈火輝皇，顯然，是防人潛入暗殺天帝。

二人大大方方進入大門，十二守衛一致躬身向二人行禮，婁銘道：「萬歲安眠了吧？」一衛士答道：「已經睡了。」

婁銘裝模作樣囑叮了幾句「小心防範」的話，便和東方鈺進入大廳，轉拐登樓。那十二個美女都在樓上，一見婁銘和東方鈺，便一齊迎上低聲道：「萬歲睡了！」

婁銘道：「我知道，馬將軍呢？」一美女道：「在裏面。」婁銘點了點頭，便向裏走。

一美女急道：「可有什麼事？」婁銘一面走一面道：「有事。」一徑來到臥房門前。

馬勇肅立房門前，神容異常嚴肅，低聲道：「你們夫婦這麼晚了，還來幹嗎？」婁銘側首向東方鈺一呶嘴，故意提高聲音道：「聽說萬歲醉了？特來省視。」

東方鈺雙目一轉，頓時了然一切，也故意提高聲音道：「娘娘也在裏面。」忽聞玉妃在房中問道：「誰？」

馬勇道：「公主和粉侯，來向萬歲請安。」玉妃道：「萬歲睡了，明天再……」婁銘不待玉妃把話說完，即推門進去，東方鈺也隨後跟入。

房中燈光黯淡，盪漾着淡淡幽香，又雜着陣陣酒臭，有一種說不出的氣味，玉妃上身赤裸，斜靠床欄，雙頰紅暈，亦似有些微醺，見二人進來，急忙拉被遮掩胸前，天帝就睡在她的身旁，鼾聲如雷，異常安逸。

玉妃微怒道：「誰叫你們進來，快出去……」她話猶未完，「嗆」的一聲，東方鈺的寶劍已然出鞘，同時向天帝揮出！動作快如閃電，也狠辣無倫！論理，這一下天帝是死定了，然而，大謬不然，他醉睡之中，竟像清醒時一樣，劍猶未到，人已滾開二尺，同時一掌劈出！

東方鈺出招失手，那肯待慢，接着是又一招！只聽「嗤！刷！」兩聲，天帝腰間已刺穿一個大洞，但東方鈺也中了一掌！玉妃驚叫一聲，一躍而起，正要橫襲東方鈺，但掌猶未抬起，已被婁銘扣住腕脈！

馬勇聞聲進來，正好遇上東方鈺中掌倒退，一把將東方鈺抱住，急道：「怎麼啦？」

東方鈺「哇」地吐出一口鮮血，搖頭道：「還好！」玉妃驚魂甫定，細自一看，不禁又驚叫一聲，道：「是你？」

她此時被婁銘扣住腔脈，立在床前，頭髮蓬亂，渾身一絲不掛，異常刺眼。東方鈺不敢正視，冷然道：「想不到麼？」

玉妃悲憤交加，忘了身上赤裸，叱道：「該死的宵小，下三流的行爲，天帝死也不會瞑目！」東方鈺冷然道：「婁銘兄，放掉她，叫她穿好衣服再說。」

一言提醒她，登時羞得無地自容，婁銘一放手，立即跳上床上拉被蓋住身體，急道：「滾出去，快給我滾出去。」說着，嗚咽的哭了起來。

此時，那十二個美女也聞聲趕了前來，但見房中情形，都只站在門口，不敢進房，接着，外面警衛也聞聲而來，片刻間，這萬花樓上，已擠滿了人，喧騰吆喝，聲貫雲霄。馬勇忙取出大王令，喝道：「大家肅靜！到南天宮大殿中去，本人有話給大家說。」

這萬花樓的警衛，大多數是馬勇的下屬，聞言之後，立即紛紛退去。東方鈺取了一套天帝的衣服換了，恢復本來面目，對玉妃道：「我不殺你，快穿衣服跟我出去。」走出房門，對十二美女道：「你們這幾個妖精，我警告你們，乖乖地到南天宮去聽我安排，若敢私自逃走，可別怪我手辣的了。」

婁銘道：「我去救令尊及令同道，請在南天宮等我。」說着，疾步而去。驀然，外面一陣鬨然大動，東方鈺忙走至宮窗前，探首外看，只見二十餘人，個個鮮血淋淋，向萬花樓逃回，並高聲叫道：「不得了，趙宰相被人殺了！」馬勇朝逃回眾人，喝道：「趙宰相被誰殺了？」一個受傷的大漢道：「有八九人混到後花園，是被一個和尚殺的。」

馬勇道：「我以爲什麼大不了的事，到南天宮去，我自有主張。」那

大漢道：「那幾人厲害萬分，已殺到金龍殿去了……」

那大漢話猶未了，又逃回一批人，向馬勇報告：「三王爺被人殺了，李宰相被一個白衣老者捉了，有八九人，正在搜尋天帝。」馬勇道：「不要緊，讓我去會他們。」說着縱身而去。

東方鈺聞言，很是納悶，暗忖：「九八人，白衣老者，誰呢？」他返回天帝臥室門前，道：「玉妃娘娘，走吧！」

玉妃自房中出來，一語不發，領先下樓。樓下正亂烘烘地，一見玉妃，登時肅立靜止。

東方鈺在玉妃身後，沉聲道：「你們的帝主，已被我殺了，你們若要命，就跟我到南天宮來，聽我吩咐。」衆人聞言，一個個吓得目瞪口呆。

東方鈺不加理會，押着玉妃和十二個美女，來到南天宮。此時，南天宮已有三四十人，這些人都是萬花樓的護衛，早已知道天帝被殺，見東方鈺進來，都躬身爲禮。東方鈺直上鑾階，站在鑾案旁，讓玉妃在階下一張虎皮椅上坐下後，才對衆人道：「我東方鈺並非悍盡殺絕之人，只要各位改邪歸正，一律以兄弟看待。」

他說話之間，又進來幾十人，個個戰戰兢兢，噤無人色。東方鈺見許多人受了傷，便道：「各位不必怕，也毋須拘禮，受傷的儘管坐下休息，待會我叫人替你們療傷。」

他話甫落，即見婁銘領着東方宏，白雲逸叟，汪鵬舉夏侯尊，及孟小珠等，一共十八人陸續進入大殿。

東方鈺忙跳下鑾階，「噗」的跪在他父親面前，淚如雨落，道：「孩兒無能，使大人蒙難受苦，尚幸上蒼有眼，助孩兒掃滅兇徒，始得父子團聚，武林轉危爲安……」

東方宏未待他把話說完，即一把將他拉起，淚盈盈地道：「孩子，難爲你啦，爲父蒙難一年，雖受盡百般磨折，但今見你成人，一切皆成過去，但願你本仁慈之心處事做人，崇信尚義，爲父就放心了。」

東方鈺躬身答道：「孩兒謹遵教訓。」接着，轉向夏侯尊，汪鵬舉，白雲逸叟等問好。孟小珠上前道：「師兄，你有否割下魔帝的頭顱？」

「沒有，我一定把它帶去祭你爺爺陰靈。」一瞟曹素素等五人，微笑道：「不聽我的話，吓慘了吧。」

孟小珠一縐眉頭，道：「哼！我們才不怕呢。」曹素素道：「二哥呢？」

「他受傷很重，我請雲姊照顧他，沒有來。」

此話一落，便見馬勇領着八九人進來，除當首一個白衣老者是牛臉孔外，其他都是熟人，那是李八百，天龍四賢中的破書生，鄒和尚，跛腳怪丐，笑尼姑，丹心漁夫，聶小鳳，武當靈涵道人，最後的是宗綠珠。

舒彩雲、夏侯倩、藺青萍，一見聶小鳳，眞是喜出望外，一齊投入她的懷抱，同聲叫道：「師父，你不是說不來麼？怎麼又來了？」

聶小鳳張開雙臂抱着三人，道：「特來爲彩兒主持婚禮。」東方鈺只裝沒有聽見，拱手向衆人道謝，並對白衣老者拱手道：「這位前輩是……」丹心漁夫搶着答道：「他就是天龍谷谷主宗太白，若非他，我們那有那麼順利就來到這裏。」

東方鈺慌忙重新行禮，道：「謝謝前輩恩賜……」宗太白點頭笑道：「叫我一聲舅父也不爲過吧？」

東方鈺俊臉飛紅，很不好意思叫了一聲：「舅父」。

接着，東方宏、夏侯尊、白雲逸叟等都迎來叙舊，喜氣洋溢，一片歡樂之聲；但東方鈺的心，却是沉甸甸，好像壓了一塊石，那是因爲聶小鳳的那句話。李八百忽然拉着東方鈺離開衆人，異常莊肅的道：「我有一件事，希望你不負我的心願。」東方鈺忙躬身道：「我之有現在，全是前輩所賜，有什麼事，盡管明說，我一定遵照辦理。」

李八百點了點頭，道：「你還記得乾坤一鼎鐵如山麼？」

「記得！記得！是我的大恩人。」

「嗯！你當飲水思泉，有所報答？」

「當然，我一定携魔帝頭顱往巫山祭拜他老人家陰靈。」

李八百搖頭道：「不！不！我想他並不在乎這些，他所不放心的，乃是他遺下的一個外孫女，你如有良心，就把小珠娶過來……」

東方鈺聞言一愕，急道：「這個……」

「不必這個那個，這是爲人之道，他爲成全你，不惜一死，他的遺孤，你忍心不管麼？」頓了頓，續道：「小珠的脾氣你是知道的，你若不娶她，她絕不會跟你在一起過活，你忍心讓她漂泊江湖麼？」

東方鈺聞言，不由暗嘆一聲，忖道：「一個沒有解決，又來一個，我又不是神仙，何以個個都要嫁我，眞是豈有此理。」內心雖十分不願，表面上却不敢不答應，只好點頭道：「謹遵前輩致誨。」

李八百展顏笑道：「唔！這樣才能算是仁義大俠。」二人正欲返回原處，忽見他父親與夏侯尊，不知爲了什麼？正爭得臉紅耳赤，夏侯尊似乎十分不滿，大罵東方宏「失諾背信」。

東方鈺見狀，大感驚異，心想：「七叔一向視父親如兄長，此時因什大發雷霆之怒？」急急走將過去，道：「爹，七叔，你們在爭論什麼？」

東方宏道：「沒什麼，先處理這裏的事再說，你瞧着辦，得饒人處且饒人，不可過於殘酷。」

東方鈺領命走開，找到馬勇，道：「大哥，我看你無家無室，也無門派，這裏的事由你繼續經管如何？」

馬勇哈哈大笑，指着自己的鼻子，道：「你叫我作第二個天帝？」

「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想，這裏有現成的基業，可以立個門戶，也好作一番事業。」

馬勇連連搖頭，道：「不！不！你叫婁銘主持吧。」恰巧婁銘在旁聽到，急道：「我罪孽深重，那能再在江湖上拋頭露面？」

東方鈺笑道：「何出此言，你放火燒宮殿，擾天帝心情，致敗於我，又救我在迷陣以中，引我到萬花樓上，論功行賞，你的功勞最大，什麼罪孽不可抵銷？我知道你不顧幹這檔事，是要一心一意服侍雲姊，不過，這也是好事。」

馬勇哈哈笑道：「服侍老婆是一種美德，也是一種享受，應該！應該。」婁銘愧然笑道：「別胡扯了，快處理善後吧，完了，大家好走」

東方鈺想了片刻，便走至玉妃身前，道：「玉奴姑娘，我看你並不是狐媚女人，而是一個有智慧、有心機的巾幗英雄，怎會嫁給天帝作小老婆？」

玉妃瞪着東方鈺，半晌才冷笑道：「人各有志。」停了停，又道：「你問這個幹嗎？」

「我想請你接掌天帝之職。」

玉妃聞言一愕，道：「你不怕我替天帝報仇麼？」

東方鈺笑道：「當然怕，不過，我知道你不會，因爲你很有理智。」

「你是說我很知量力，不敢胡幹？」

「不是的，你不是一個普通的女人，我想你之嫁給天帝，也許有不得已的苦衷，現在天帝死了，一定好好做人。」

玉妃沉默良久，忽然掉下兩行淚珠，道：「好吧，你既如此相信我，我就聽你的話，爲不爲夫仇，那是要看我將來心情之轉變，不過，我會盡量約束所屬的行爲。」走上樓階，對衆人道：「東方少俠本仁慈之心，不究前衍，並托我接掌天帝之職，凡我同仁，願留者便留，不願留者，聽從尊便，但願留者，必須受我約束，不得像以前那樣胡作非爲。」

「我願留！」百餘天帝屬下，一致舉手高呼。玉妃點頭道：「好一各位暫且退下，等我的吩咐司職。」

衆人走後，大殿上就只剩東方鈺方面的三十餘人，玉妃走下樓階，對東方鈺道：「你們稍等一下，我叫人置酒給你們吃。」說着，徑自出殿。

東方鈺忽然想起一件事，忙走至夏侯尊面前道：「七叔，你老可是要懲治那幾個賤女人。」

夏侯尊赧然道：「那是魔帝的主意，也是我們糊塗，不能怪她們，算了。」聶小鳳接口道：「喂！東方鈺，現公事已完，可以談私事了吧？」

「唉！」東方鈺知道所謂私事，是他與舒彩雲的婚事，不禁緊鎖眉頭，道：「怎麼談呢？」

聶小鳳道：「很簡單，今夜就成婚。」

夏侯尊還不知這件事，對東方鈺道：「與誰成婚，可是倩兒？」

東方鈺心頭一震，暗道：「怎麼又拉上倩妹。」忙搖手道：「不！不……」

夏侯尊臉色一沉，喝道：「不是倩兒是誰？」轉對東方宏道：「大哥，你是怎麼搞的。你我十年前論的婚事，難道真的不算了。」又轉對東方鈺道：「是誰？」

聶小鳳一指舒彩雲格格笑道：「是她，不過，如倩兒也嫁給他，我作師父的也皆大歡喜，最好連萍兒也同事一夫。」

夏侯尊悶悶，十分氣忿，對東方宏道：「大哥，我們有幾十年的交情了，你這樣做，豈非叫我為難麼？」頓了頓，又說：「宗綠珠方面不必再說，怎麼又弄上這位舒姑娘，你叫倩兒怎麼辦，你是她伯伯，怎對得起她？」

東方宏雙手一攤，道：「這些事，我一點也不知道，怎麼能怨我呢？」

汪鵬舉恐事情鬧大，為人笑話，忙上來勸道：「鈺兒與倩兒既有婚約在十年前，自無反悔，一切都是緣份，何必鬧得人人皆知？」

夏侯尊點頭說道：「還是六哥說得對，今夜就讓他們完婚。」

東方鈺聞言，不由暗嘆，心忖：「我與倩妹有婚約，爹怎沒有同我說過？這一下，煩惱可多了。」搖了搖頭，乾脆離開眾人，向殿外走去。

不想他剛走幾步，卻聽李八百道：「娃兒，忘了我的話沒有？」東方鈺愕然一笑道：「沒有！」

李八百忙一推孟小珠，道：「快跟她去，別讓他跑了。」

東方宏、聶小鳳、夏侯尊、汪鵬舉，聞言見狀，都齊一愣，同聲道：「她？」

李八百哈哈笑道：「她是乾坤一鼎鐵如山的外孫女，你們也許還不知道，東方小子之有今日成就，一半是鐵如山之賜。」接着，將其經過，及東方鈺與孟小珠的關係，以及孟小珠孤苦無依的身世，不厭其煩的說了一遍，並強調許多東方鈺非娶孟小珠不可的理由。眾人聞言，雖十分不願，卻無辭可駁。

五美圖四女都有人在背後撐腰說話，只有曹素素一人孤單無助，雖有大哥曹時雨在場，卻是晚輩，而她又只是自作多情，沒有嫁東方鈺的關係和理由，處此環境之下，那還能蒂得下去，心頭一酸，不自覺地掉下眼淚，對曹時雨道：「大哥，我們先走好麼？」

曹時雨很了解她的心情，遂拍了拍她的肩胛，道：「好的」孟小珠忙一把拉住，低聲道：「素姊，你難道忘了我們的誓言？」

她話聲雖低，因李八百就在她身旁，已聽得很清楚，詫異道：「什麼誓言。」孟小珠扮了一個頑皮的鬼臉，抱着李八百的頸子，「咕嚕咕嚕」說了幾句話。

李八百白眉一掀，仰首哈哈笑道：「敢情好！敢情好！不過，太便宜那小子了。」

眾人不解地道：「李老，什麼事？」李八百道：「這真是一樁武林佳話，那五個娃兒自號『五美圖』，共誓同事一夫，這事，我李八百舉手贊成，但不知各位意下如何？」

聶小鳳笑道：「很好！很好！真是武林佳話。」事到如今，眾人也只好表示贊成。

宗綠珠聞言見情，心忖：「『五美圖』我豈不是被她們撇走了？」一時，非常生氣，怒盼東方鈺一眼，對她舅舅宗太白道：「舅舅，我們走，我不相信他們能安居樂業。」

宗太白微笑道：「大量些。」轉對李八百道：「五美圖，可是有我珠兒在內？」

「哦！」李八百猛拍了幾下腦袋，哈哈笑道：「應該稱『六美圖』，不！不！應稱『乾坤七俠』。」雙目一掃東方鈺、宗綠珠，及孟小珠等五人，又道：「武林興盛淪亡，就看你們七人的了，但願你們一心一德，和平相處，相偕白首。」

此話一落，頓起一陣如雷掌聲，孟小珠等五人，一齊走至珠宗綠身前，牽衣拉手，姊姊長，姊姊短，顯得異常親熱。

（全文完）

武俠長篇小說

玉女銀鳳

冰鴻・文　雲君・圖

異人異果　起死囘生

四個紅巾蒙面人，這時已停身於宗鴻羽身前三尺之處，狀至從容，毫無所懼，顯然，他們並沒有把宗鴻羽放在眼裏。

「四不像」見狀不由重重的冷哼一聲，當然，她不是替宗鴻羽抱不平，而是因為這四個紅巾蒙面人，冷落了她們的令主。

四個紅巾蒙面人聞聲，齊把目光轉移過來，目光觸處，不由同時一呆，他們心中泛起了同樣的感覺：「人世間，到底會不會眞的有下凡的仙女？」

愛美悅色是人的天性，這時，他們四人的目光被她牢牢地吸住了。而且不自覺地幾乎同時脫口道：「你到底是誰？」

「瑤池令主」挺直的小瑤鼻中，突然發出一聲冷森的哼聲，櫻桃

小嘴輕啓，道：「你們不用猜我是誰，還是擔你們自己的事去吧，知道了我是誰，只怕你們連擔事的能力都要失去了。」語聲雖然悅耳動聽，但卻冷森嚴峻。

四個紅巾蒙面人，既然能獨出斷魂谷，其武功閱歷，自然已趨出江湖上一流頂尖高手，技高心傲，乃屬必然，然而，此刻他們聞言後，毫無一絲反抗的意識，竟被她的神威所攝住。

於是，四人聞言，急忙把目光轉回到宗鴻羽臉上，卻聞手托女屍那人，冷笑一聲，道：「宗鴻羽，你知道我們是找誰嗎？」

宗鴻羽雙目仍舊盯在那具女屍身上，聞言木然的道：「但願不是找在下。」左側那人，以沙啞的聲音嘲笑道：「你莫非自知不敵？」

宗鴻羽聞言霍然抬頭，星目中突然透出兩道寒森無比的光芒，緩緩從四人臉上掃過去。四個紅巾蒙面人與他目光一觸，全都不由自主的連退了兩步。

宗鴻羽冷森森的道：「憑你們？只怕十個也不夠。」語氣自然，毫不誇張。「瑤池令主」身側的四個素衣美婢，聞言不由自主的凝望着令主，顯然，她們難以相信，相從她們令主臉上探察反應和答案。

「四不像」個性急躁，聞言不由冷哼一聲，自語道：「狂妄的乳子！」

「瑤池令主」美眸中透出兩道奇異的光芒，沉聲道：「他並非狂妄之徒，此言也許不假！」

「四不像」不服道：「令主與他僅是初見，怎知？」

「瑤池令主」突然黛眉一緊，冷聲道：「不信？」四不像萬沒料到這位一向和善活潑的美麗令主，今天會突然變得這麼暴躁，聞言不由嚇了一跳，恭身道：「老奴不敢！」心中卻暗忖道：「這小子的憂抑莫非有傳染性不成？」

這時，右側紅巾蒙面人，已發現自己四人失態，老羞成怒，道：「只要你敢動手。」宗鴻羽突然跨上一步，冷聲道：「你們可要試試！」話聲寒如萬年玄冰，令人聞聲毛骨悚然。

四個紅巾蒙面人，被宗鴻羽身上透出的寒凜之氣，逼退了兩步，儘管，他們不願意那麼做，但心裏上的自然反應，卻非行動所能阻止。

右側紅巾蒙面人雙目中突然透出無比殘忍的光芒，左手一抱女屍，右手閃電似的拂開她掩面的秀髮，冷喝道：「小子，你先看看她是誰再狂妄不遲。」

一張秀麗出塵的灰白臉容，隨着紅巾蒙面人一拂之勢，立時呈現在宗鴻羽雙目之前。宗鴻羽見狀，機伶伶的打了個寒噤，連退了三步，那張紅潤而迷人的俊臉，登時變得異常蒼白，覺得有如萬根毒箭，突然射入他落漠、孤寂的心房。

原來，那張臉孔，是如此像他——宗鴻羽。

四個紅巾蒙面人，一見宗鴻羽的反應，四顆忐忑不安的心，乃告平定下來，跋扈囂張的氣焰，登時升起萬丈。手抱女屍的紅巾蒙面人，注定宗鴻羽，陰險的笑問道：「宗鴻羽，你認得她嗎？」

宗鴻羽自從見到那張麗容，一顆心早已失去了主宰，聞言木然的道：「在下不認得。」那人道：「不過，閣下臉色好像有些不對。」

宗鴻羽依然木然的道：「因爲她太像在下了。」左側紅巾蒙面人冷笑道：「聽說閣下有個姊姊。」

宗鴻羽臉色突然一變，一種不祥的預感，如幽靈般的襲上心頭，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哀傷的暗自祈禱道：「皇天啊，皇天，宗家如今只剩下三個人了，宗鴻羽求你，求你放過他們吧。」他——宗鴻羽，雖然沒有把想說的話說出來，但這種乞求的話語，出自這個一向冷傲，獨斷的少年心中，其心內的憂愁與恐懼已可想而知？

「瑤池令主」芳心突然一動，聰敏過人的她已判斷出是怎麼一回事了。

宗鴻羽深深的吸了口氣，沉重的答道：「是的，她與家母同被困在斷魂谷中。」中間一人冷聲，道：「我們就是來自斷魂谷。」宗鴻羽星目中露出恐怖的光芒，急聲道：「在下相信你們不會下此毒手的，是嗎？這不是英雄的手段，各位都是江湖成名人物，決不會……」右側紅巾蒙面人冷笑道：「本谷做事，一向只求目的，不擇手段，宗鴻羽，你不該無故擅闖本谷，擾亂本谷安寧。」語氣殘酷陰森，似乎宗鴻羽陡增一分痛苦，他們便能得一分快樂似的。

宗鴻羽蒼白俊臉，開始轉變成紅潤，隨着寂的沉靜，他的臉色越來越紅，最後變成了血紅之色。他星目中，原先那些軟弱企求的光芒，已消失不見，取而代之的，卻是無邊的仇火，無盡的殺機。

「瑤池令主」全神注視着宗鴻羽，見狀暗歎

道：「你如此激動，會毀滅了你自己，你怎麼這麼不知道愛惜自己呢？」她不知道自己爲什麼要想這些，也不知道自已爲什麼要關心他。

宗鴻羽心中雖然已猜中了十之八九，但却仍抱有萬一的期望，當下低頭道：「在下相信她不是家姊！」四個蒙面人聞聲，突然都發出一聲震耳狂笑？四人合聲，震動山谷，廻盪良久。一波波的音浪，宛如千斤重鉦，重重的擊在宗鴻羽孤獨脆弱的心房，使他心碎腸斷。

宗鴻羽不由自主的舉手掩住雙耳，大聲喝道：「停！停停！有什麼好笑的。」聲如雷鳴九霄，震人心弦。四人同時止住笑聲，托屍那人殘忍的道：「此人正是令姊！」那唯一的一線希望，登時隨着這簡單的一句話，消失無踪，宗家在世間唯一的三個人，又步去了一個了。

無邊之仇，無際的恨，如一片野火，燒遍了宗鴻羽的全身，使他血管中所有的血液，在這一剎那間，全都沸騰起來。宗鴻羽猛然抬頭，以那雙滿佈血絲的眸子，狠狠地盯視着四個紅巾蒙面人，四人駭然的連退了四五步。

在這一剎那，就在這短短的一剎那，宗鴻羽變了，他已不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自天而降的煞神。

宗鴻羽緩緩移動着沉重的脚步，向四人緩緩逼去，陰森的道：「宗家死一個人，宗鴻羽要江湖上一百人來抵命，你們，你們便是第一批。」語聲冷澀，令人心寒。

「瑤池令主」芳心一動，忖道：「這突如其來的刺激，怕要令他掩蓋了全部的良知，這將如何是好？」隨着心念，不由自主的舉步向宗鴻羽走去。隨着宗鴻羽逼去的步伐，四個紅巾蒙面人，不由自主的一步一步後退着，竟沒有一絲反抗的意識。突然，宗鴻羽冷喝一聲道：「放下她！」聲如暴雷，冷森中，帶有無比的威嚴。托屍的紅巾蒙面人不由自主的伏身放下了屍體。

宗鴻羽掃了姊姊屍體一眼，緩緩蹲下身去，輕輕的撫摸着她的秀髮，星目中浮溢着淡淡的淚光。他那顫抖的手，緩緩的，扶上宗雲鳳那撫在嘴上的秀掌，正欲把它拉下來之際，突聽，一個紅巾蒙面人，道：「這是本谷對你的警告，你若有此胆量，再犯本谷，這便是令母的榜樣，老夫等此間事已了，告辭了。」話落四人一聲呼嘯，轉身向來路奔去。

宗鴻羽聞言心頭不覺一怔，伸出的手劇然的一陣震抖，星目中的淚珠，順頰流下，是的，爲了母親，他確實沒有那種胆量和勇氣了。

宗鴻羽的手一抖動，自然而然的移動了宗雲鳳的秀掌。突然，他模糊的視線中，發現了幾行血字，那是用刀刻在掌上的，似是，宗雲鳳死前給他的留言。

宗鴻羽揮袖一抹臉上淚痕，凝目看了下去，只見上面簡短的寫着：「娘死飛雲寨，姊死斷魂谷。」

這，只是簡短的幾個字，但是，宗鴻羽一切的希望，已完全隨着這簡短的幾個字幻滅了。就在這時，突聽兩聲震耳怒吼道：「四位休想生離此地！」四個蒙面人此時已奔出十多丈遠，聞聲紛紛止步，舉目向發聲處看去，目光到處，不由同時一怔。

右側蒙面人冷冷的哼了一聲，道：「老夫還道是誰呢？却原來是你們南邪、北怪，你們自信能留得住老夫等嗎？」語氣十分狂傲。

「瑤池令主」一聽來人是江湖上，早年一向正邪不分的南邪北怪，一雙美目不由自主的向他倆望去。只見在四個紅巾蒙面人前面五丈左右處，正並肩站着兩個裝束怪異，滿面怒容，精目透煞的怪人。左側一人，白髮蒼蒼，正是「南邪」葉春風，右側那人，環眼虬髯，便是「北怪」包震宇。

「北怪」包震宇性子急躁，聞言狂笑一聲，道：「哈哈……留不下你們，那可真是笑話了。」左側紅巾蒙面人，心中微微一凛，暗忖道：「莫非他們已脫離了『飛雲寨』？」心念雖在轉動，口中却仍不甘示弱的冷笑道：「別忘了你們是屬於那裏的，論身份，老夫等也許還在二位之上呢？」

「南邪」葉春風皺紋密佈的老臉上，登時激起了八道難以察覺的線條，無疑的，那蒙面人的話，使他心情起了些變化。

「北怪」包震宇作事一向不顧後果，毫不思索的怒吼道：「來來來！別在那裏狂吠，老夫如不能在五十招內，讓你們四個狗頭血濺就地，便自絕於此。」話落抬步向四人走去。

論功力，四個紅巾蒙面人雖然都算得上是江湖一等一的高手，但如說能與威撼武林的「南邪」、「北怪」相抗，實在還差了一段相當遠的距離。

由「北怪」包震宇的話看來，事情顯然已沒有轉變的餘地，怕死乃是人類的天性，四個紅巾蒙面人無法自主的開始後退了。右側蒙面人色厲內荏的喝道：「你們別忘了，飛雲寨居於斷魂谷，如果……」

「南邪」葉春風心中似已下了最後決定，未等那人把話說完，已搶口道：「老夫二人來時已考慮後果了，我倆雖然一向行事只憑一己好惡，但此時卻是例外，宗家與你們斷魂谷何仇何恨？你們先害宗鴻羽雙親，後殺其姊姊，只要有半點人性的人，就作不出這等事來，有半點人性的人，也放不過你們。」語氣越說越怒，兩道充滿殺機的目光，狠毒的一掃四人，冷森森的道：「你們今天不用多說了，從今以後，「南邪」、「北怪」已恢復了自由之身，你們有本事，全拿出來吧！」

「瑤池令主」聞言心中一震，暗自忖道：「怎麼？南邪北怪過去難道是受人統治着嗎？當今之世，又有誰能制服這兩個魔頭呢？難道說江湖上的平靜，只是表面上的嗎？」重重的疑惑，不由困惑了這位一向聰敏過人的奇女子。

四個紅巾蒙面人，萬沒料到事情會有如此出人意料之外的發展，一時之間，全都失去了主張。

「南邪」、「北怪」一步一步的逼近着，死亡之神，也漸漸的接近四人了，他們，雖然都已提足了功力，以待最後一拚，但是，由於他們信心已失，眸子中，卻掩不住內心的恐懼與不安。這時，突然，一個冷森得令人寒悚的聲音，道：

「冤有頭，債有主，兩位不必插手了。」

開聲知人，「南邪」、「北怪」臉色同時一凜，四道充滿關懷與同情的目光，幾乎是同時全都落在宗鴻羽臉上。他們覺得這個憂抑的少年變了，變得更憂抑、更落漠，他紅潤的俊臉此刻是如此的蒼白，在那帶有淚珠的長睫毛下的星目，充滿了仇恨、殺機，這家破人亡的劇變，該是給了他太大的打擊！

「北怪」包震宇開口道：「小主人，盼你節哀順變，過去的，都已過去了，你是宗家唯一的生存者，老奴等不才，過去長於毒焰，不敢擅自作主，將仇踪告訴於你，從今以後，你的事便是我們的事，大局也許將會因此改觀。」語氣鏗鏘有力，安慰中帶有一些歉意。

宗鴻羽眨動了一下長長的睫毛，淡然的道：「那是以後的事了，在下以為，兩位有考慮的必要。」話落一頓，道：「現在兩位請暫時退下。」語氣平靜異常，但卻含有一種使人無法違背的威嚴。

「南邪」、「北怪」不由自主的止住了腳步，怔怔的望着宗鴻羽。

「瑤池玉女」美目中透出奇異的光芒，暗忖道：「此人在慟傷之下，尚能如此鎮定，倒真出人意料之外。」四個紅巾蒙面人，在宗鴻羽開聲之際，已都轉過身來，忘記了前面的「南邪」、「北怪」兩個強敵。

宗鴻羽陰森的掃了四人一眼，咬牙切齒道：「飛雲寨逼死我母，宗鴻羽要血洗山野，斷魂谷殘殺我姊，宗鴻羽要殺盡全谷之人，四位就是前奏。」四個紅巾蒙面人，此時已處在四面楚歌之下，絕望之中，困獸死鬥的心，油然而生。只聽其中一人狠聲道：「只要你有本領。」

宗鴻羽冷森森的一笑，道：「試試看！」聲落緩緩把注滿功力的雙掌，提聚身前。就在這時，突聽「瑤池玉女」冷聲道：「是非曲直未判明前，不準私自約門。」

「南邪」葉春風冷聲道：「姑娘管得了嗎？」

「四不像」一見有人對令主不敬，不由大怒，冷聲喝道：「你們向四周看看。」

「南邪」、「北怪」抬眼向四周一望，不由同時驚道：「啊！瑤池令主在此？」

只見，四面山頂，迎風飄着八柄其大無比的黃色大旗，旗中不知用什麼東西鑲着，一個閃閃生光的大「令」字。這八面大旗，正是「瑤池玉女」所到之處的唯一標記。

「四不像」見威震武林的「南邪」、「北怪」竟被令主這八面大旗，駭得為之動容，心中不由暗自高興，冷聲道：「你們有眼無珠，令主在此已多時了。」

「南邪」、「北怪」心中同時暗忖道：「莫非這個美絕人寰的少女，就是那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瑤池玉女不成？如果真個如此，小主人今日如冒然行事，只怕要……」就在兩人思忖未落之際，突然，兩聲令人毛骨悚然的慘號聲，響澈了寂靜的山谷。眾人聞聲，不由自主的全把目光向宗鴻羽望去。

觸目之下，眾人驚悸失聲，目瞪口呆，「瑤

池玉女」忙把目光移向了別處。只見，四個紅巾蒙面人中，已少了兩個，宗鴻羽手中，正抓着兩顆血淋淋的人心，另外兩個蒙面人，已駭得退出了四五丈遠。

宗鴻羽冷酷的丟下手中心臟，冷喝一聲：「你們那裏走？」聲落人已凌空向右側一人撲去，動作之快，無與倫比。那人一見宗鴻羽身形，心中大駭，他雖然看不出宗鴻羽的臉色，但却猜得出他必然又用了血掌，情急之下，也顧不得丟人，大聲叫道：「令主，救……」話聲未落，谷中突然又傳來一聲驚心動魄的慘號，再度倒下了一人。

宗鴻羽一招得手，落地旋身急撲，攻向另一個蒙面人。突然，「瑤池玉女」冷喝道：「住手！」聲如雷鳴九天，但仍晚了一步。一聲慘號過處，另一個紅巾蒙面人也已命游陰府去了。

這些變化，寫來甚慢，在當時却只是眨眼之間的事。宗鴻羽對「瑤池玉女」的喝阻之聲，聽如未聞，他俯身一一抬起丟棄地上的四個人心，舉步緩緩向姊姊的屍體走去。

他停身於姊姊屍首身之旁，把四顆人心放在屍首身側，喃喃自語道：「姊姊，你看到了嗎？我已開始替你報仇了，但是，爹娘之仇何時何日能報呢？我們的仇家是那麼多，而我又只有不到半年的壽命，姊姊，你告訴，你告訴你弟弟，該怎麼做，該怎麼做啊……」聲如巫峽猿啼，杜鵑啼血，聲音由强而弱，漸漸無聞，但仍見他不停的喃喃自語，不知講些什麼？

淚！如斷線之珠，由他明亮的眸子中，一串串，一顆顆不停的落下……。「南邪」、「北怪」面對這身世飄零，孤苦無依的少年，心情像是負着沉重的鉛塊，一時不知如何出言安慰。

突然，一聲清脆的嬌喝聲，道：「宗鴻羽，你膽敢在本令主之前公然殺人，你可曾把本令主放在心上？」語氣雖然充滿了怒意，但却也含有些許委曲之情。

宗鴻羽沒有抬頭，也沒有回答，狀似根本就沒聽到「瑤池玉女」的話，他仍在喃喃自語着。這一來，「瑤池玉女」就真的動怒了，她身爲一派之主，她一向受人敬重，試想，她如何受得了這種冷落呢？只見她美目四睜，射出兩道可怕的冷芒，冷叱道：「宗鴻羽，你聽到本令主的話了沒有？」聲震耳鼓。

「南邪」葉春風不安的掃了「瑤池玉女」一眼，喃喃的道：「令主，他現在心神不寧，求你原諒他一次吧！」宗鴻羽仍然沒有回答，狀似依舊未聞。

這一來，「瑤池令主」實在無法忍受，只見他玉手一揮，「砰！」的一聲，把宗鴻羽放於姊姊身側的四顆人心，全部拍出了五丈以外。宗鴻羽嚇了一跳，霍然站起身來，只見「瑤池玉女」正在怒目瞪視着他，顯然，這一掌就是她發的。

宗鴻羽眨動一下淚光瑩瑩的星目，木然的問道：「是你？」

「瑤池玉女」正在氣頭上，聞言怒吼道：「就是本令主，你要怎樣？」宗鴻羽星目中殺機一閃，冷叱道：「憑什麼？」

「瑤池玉女」氣道：「爲了替武林除害！」宗鴻羽單掌一揮，但見紅光一閃，一招「血雨腥風」已向「瑤池玉女」拍到。

「瑤池玉女」見掌心頭一凜，急忙一撤嬌軀，閃電倒退縱出四丈之遠，行動之迅捷，令人難以置信。

宗鴻羽此時心神迷亂，功力難聚，雖然用的是「血掌」，但威力却非常有限，是以，雖然突然出招，却未傷及「瑤池玉女」。

宗鴻羽一招未能制敵，心頭不由一怔，急忙撤招換式，那知招式未出，突聽一聲嬌叱道：「你也接本令主一招試試！」聲落一股駭人狂飈已到了宗鴻羽胸前。

宗鴻羽爲憂愁所困，神智根本不清，等他發覺招式已到時，爲時已經太遲。突然，寂靜的山谷中，傳來「瑤池玉女」一聲急促的輕啊，道：「啊！你……」急忙撤勁，但已無法收回含憤而出的掌力了？

只聽「蓬」的一聲，宗鴻羽已被震出三丈多遠，跌倒地上。「瑤池玉女」一怔，飛身飄落宗鴻羽躺身之處，突聽「南邪」葉春風急聲叫道：「令主，放過他吧，這是宗家唯一的生存者了。」語聲顫抖。

「瑤池玉女」霍然轉過身來，一轉不安的臉色，莊嚴的道：「你們能擔保他今後不再殺人了嗎？」「南邪」葉春風突然雙膝一曲，跪地道：「葉春風對天立誓，宗公子所殺之人無一不是萬惡之徒。」

「瑤池玉女」冷聲道：「我問的是你們能不能擔保？」

「北怪」包震宇聞言突然也跪了下來，重重地一嘆道：「令主，放過他吧！」

「瑤池玉女」此時見狀心亂如麻，不由自主的舉目向「四不像」望去，只聽「四不像」點點頭，沉重的道：「令主，就放過他吧，也許他罪不至死。」

「瑤池玉女」點點頭，道：「你們起來吧。」話落重又轉過身去。

「南邪」、「北怪」急口稱謝一聲，起身飛落宗鴻羽身側，把他扶了起來，「南邪」裴春風盯着宗鴻羽蒼白的俊臉道：「小主人，你覺得怎麼樣？」

宗鴻羽搖了搖頭，不答反問道：「你們願意替我辦一件事嗎？」兩人急忙應道：「儘管吩咐！」

宗鴻羽發出一聲沉重的嘆息道：「揀一個好地方葬了我姊姊。」話落，吃力的掙脫兩人的扶持，搖搖幌幌的站了起來。

「南邪」裴春風急忙伸手扶住，低聲溫言道：「你先運氣療療傷，等一下，我與老怪一同陪你去埋葬你姊姊。」

宗鴻羽仰臉望了望蒼天，淒凉的道：「我不去了。」「北怪」急道：「你到那裏去呢？」宗鴻羽淡然的笑道：「也許我要到別人所不能去的地方去。」

「南邪」一怔，喃喃道：「人們所不能去的地方？」

「瑤池玉女」心中却駭然忖道：「難道我這麼鄉的一掌，已傷了他的內腑？」思忖間，一雙美目，不由自主的掃向宗鴻羽，恰好與宗鴻羽那雙神光渙散的目光相觸，芳心怦然，急忙把目光轉了開去。

宗鴻羽掠了她一眼，吃力的道：「令主，你是一令之主，但願你今後能秉公行事，早日把斷魂谷敉平，替武林蒼生造福。」話語中竟未提到他傷心之事。

「瑤池玉女」脫口道：「因爲那裏有你的敵人是嗎？」宗鴻羽星目中掠過一絲怒容，冷冷的道：「宗某也許還不至於卑屈到這種地步！求一個殺害他的人替他父母報仇。」話落，轉身向谷口蹣跚走去。

「南邪」裴春風飛身阻在宗鴻羽身前，顫聲道：「小主人，你已身負重傷，到那裏去呢？」

宗鴻羽伸出冰冷的手，抓着「南邪」的手道：「裴伯伯，放我去吧！我生不逢時，死也不願有人守候在我身旁，你們服侍了我十二年，一向都能體諒我，這次就讓我單獨走吧！」

裴春風落淚道：「你忘了大仇了嗎？」宗鴻羽搖頭切齒道：「忘不了，永遠忘不了！」

這時「北怪」包震宇也已趕到，道：「那你就不應該就此死去？」

宗鴻羽喃喃的道：「我並不願意死，但是，我所受的傷，自己心裏有數，求求你們讓我清靜一下！」話落正欲舉步向前走去——

突然，「瑤池玉女」冷聲道：「假使我判斷得不錯，你走不出五百丈外。」宗鴻羽沒有回頭，也沒止步，依然蹣跚向前走去。

「瑤池玉女」見狀嬌叱道：「宗鴻羽，你聽到了沒有？」宗鴻羽仍沒有理睬。

「瑤池玉女」嬌軀一怔，突然蓮足一頓，阻在宗鴻羽身前，道：「我的話你聽到了沒有？」

宗鴻羽冷笑一聲，道：「在下生死，與你何干？」

「瑤池玉女」道：「我只是警告你！」宗鴻羽側身讓過，冷笑一聲道：「宗某乃是江湖無名之輩，你既敢傷他，何必如此假惺惺？」

「瑤池玉女」急道：「你心已被憂抑之氣所塞，就是我不傷你，你也活不過今天的。」

宗鴻羽心頭微微一動，忖道：「怪不得我一招之下便傷在她掌下了，唉！死吧，一了百了。」思忖間，人已走出十幾丈了。

「瑤池玉女」的如花嬌靨上，突然顯出一絲憂愁之色，高聲叫道：「喂，你聽到了沒有。」

宗鴻羽冷冷的道：「在下已無生望，令主不解釋也罷！」聲落，人已消失於一塊巨石之後。

「瑤池玉女」想不通自己爲什麼要關懷他，如今，數度被宗鴻羽冷落，心中越想越覺得委曲，竟忍不住落下淚來。突然，一個嬌弱的聲音道：「令主因何傷心？」

「瑤池玉女」一聞聲，登時如同見了親人一般，嬌呼一聲道：「莊姊！」飛身撲進一個女子懷裏。

來人身着素衣，頭挽宮髻，年約三十上下，黛眉、鳳目，美貌出塵，雖然已近徐娘之年，風姿却仍是那麼婀娜。

「四不像」與四個小婢女，一見此女，徐徐趨前道：「參見軍師！」

「南邪」葉春風心中一動，忖道：「此人莫非就是那瑤池令下，盛名久著，機智如神的「神算龍女」計翠芷不成？」

只聽那女子道：「免禮了，你們遇見了？」

「四不像」道：「宗鴻羽！」那女子聞言玉容一變，道：「令主，忘了他吧！我們回去！」

「瑤池玉女」芳心一震，脫口道：「翠姊，你把他怎麼了？」那女子見令主惶恐之色，心中暗忖道：「我果然沒料錯，唉！我不該如此晚來。」當即道：「我沒見過他，令主，你傷了他是嗎？」

「瑤池玉女」點點頭，憂傷的道：「他不該惹我氣惱！」

「那該替他治傷才對啊！」

「瑤池玉女」委曲的道：「他根本不理睬我！」那女子忖道：「是的，他如不是樣樣高傲過你，也不會打動你的心了，我倒是應該想個辦法，使她忘了他才好，如果讓那情感在誤會中滋長，後果實在不堪設想。」忖罷笑道：「他不接受就算了，我們還是回去吧！」

「瑤池玉女」美目四周流轉了一周，突然脫口道：「不！那是誤會，我一定要替他療好傷勢！」

「令主，人家早已走遠了！」

「瑤池玉女」急聲道：「他功力已失，此刻不會走遠，我們快去追趕！」話落當先向宗鴻羽消失的石後奔去。

那女子暗嘆一聲，忖道：「失去時才覺得重要，却已太遲了！」當下向其他五人一揮手，道：「你們快向四周找找看，希望他沒有離開此谷。」四婢等人，這時候向四周奔去。

那女子蹣跚走到「南邪」、「北怪」身前一笑道：「兩位大概就是那自稱宗鴻羽僕人的南邪、北怪吧？」

「南邪」葉春風道：「遠去是自稱，現在却是事實了。」

「但你們為什麼不隨身陪他？」

「北怪」道：「主人一向行事果斷，我們只能暗中保護他就夠了。」

「南邪」道：「就在那巨石之後。」話落一指宗鴻羽剛才消失的巨石。那女子道：「假使我猜得不錯，你恐怕已失去他了。」

「南邪」、「北怪」心中同時一怔，顯然深信這位料事如神的奇女子所言屬實。

「南邪」聞言，轉臉對北怪手指地上宗雲鳳的屍體急道：「你抱着她，我們快找。」語落，兩人疾疾馳離。

「神算龍女」搖首自語道：「想不到為了一個宗鴻羽，而改變整個江湖大局。」語意沉重，令人費解。

時間在寂靜中過去，由中午到黃昏，該是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了，然而，她們幾乎找遍了全谷每一寸土地，却未發現宗鴻羽的踪影。

「瑤池玉女」失望之餘，重又回到「神算龍女」身前，焦急的道：「他到底那裏去了呢？」

「神算龍女」躬身說道：「令主，我們回去吧！如果說死，他現在該早已屍冷了，如果說不死，那日後自有再見的一天，此時只怕他已不在此谷了。」

「瑤池玉女」略一思索，當下無可奈何的道：「我們走吧！」從此，她迷人的美靨上，消失人往日的歡笑！

日落月升，陣陣晚風，帶來無限涼意，先前喧鬧的幽谷，此刻又復歸於沉寂。地上，靜靜的橫着四具腹開血流的屍體，在月夜朦朧之下，顯得分外猙獰恐怖。

在一塊巨石後面，緩緩的走出一個身着黑衣，嘴溢鮮血的少年，銀色的月光，襯托得他的臉色更顯蒼白，乍看起來，眞如一個飄渺的幽靈。正是那身負重傷的宗鴻羽，他先前是藏身於巨石底下的一個深穴裏，是以一直沒有被人發現。

宗鴻羽舉步艱難的向江邊走去，襲人的晚風，吹得他身寒如置冰窟，這功力深厚，冷熱不侵的少年，如今竟也抵不住自然中的涼寒。他口乾舌燥，心如火燒，雖然明知飲水必會加速死亡，但仍迫不及待的朝向河岸，吃力的彳亍。

五十丈不到的距離，他此時竟覺得是那麼遙遠，走了不到二十丈，便已體力不支，就地坐了下來。就在此時，突然，一個陰森得意的聲音道：「阿彌陀佛，宗施主，久違了。」

聞聲知人，宗鴻羽心頭不由微微一震，心中暗嘆道：「我宗鴻羽雖然已知必死，却沒想到竟會死在大悲手中，這難道也能說是天數嗎？」心念只如閃電一閃，當下冷漠的道：「大悲，你來的正是時候……」

宗鴻羽話聲未落，突覺眼前一花，已落下了大悲與三個紅衣人。

大悲目注宗鴻羽的臉色良久，冷聲道：「老衲若是不知施主目前情況，怎敢只帶三人冒然前來呢？」

宗鴻羽冷笑一聲道：「在下覺得很榮幸。」大悲大笑道：「哈哈……宗鴻羽，死亡已在眼前，你還這麼鎮定，我大悲不但驚佩你的功力，更佩服你的胆識！」

宗鴻羽冷笑道：「你並非大悲。」大悲濃眉一揚，精目中突然射出兩道寒芒，緩緩的道：「你想知道老衲是誰嗎？」

宗鴻羽冷冷的搖搖頭，道：「現在知道已經太晚了。」突然，大悲身後的一個紅巾蒙面人，冷冷的道：「此時天色已近二更了，好像不該再話家常了吧？」

大悲面色一凜，急忙截住話頭，點頭道：「兄台說得是。宗鴻羽，此仇此恨，你來生再報吧。」話落殺機大熾，右手一揚，向宗鴻羽劈了過來。宗鴻羽心中恭然一嘆，閉上了星目，等待死神的降臨。

生死一瞬，千鈞一髮，就在此時，江面上突然傳來一聲驚心動魄的長笑，聲音並不太高，但却懾人心弦，令人恐怖。

大悲與三個紅衣人，同時面色一變，那高舉欲出的右掌，竟不由自主的放了下來，倏然轉身，向江面望了過去。目光到處，四人登時駭退了數步。只見月色朦朧之中，江面碧波上，正並肩站着兩個白髮如霜，銀髯過胸的老人，左邊一個，身着月白色長袍，面如滿月，白眉盈寸，狀至慈祥。右面那人，則裝束怪異無比，一身血紅色長袍上面，不知用何物綴成兩條閃閃發光的巨大青龍，龍頭會於胸前，在銀髯覆蓋之下，時隱時現，顯得份外生動。此人長相與其衣着一樣的奇特，只見他面色蒼白如紙，兩道赤眉高揚，再配上一雙如火炬的雙眼，與他那張死沉的面色，顯得極不相襯。

大悲一見兩人竟能立身於碧波之上，心知非自己所能制敵，當下向三個紅巾蒙面人，一使眼色，朗聲道：「江面上是那兩位前輩高人，現身有何指教？」三個紅衣人却趁大悲問話之際，緩緩向宗鴻羽逼了過去。

右面穿紅袍的老人，突然冷笑一聲，道：「你們與我站在那裏，如敢再動半步，叫你們血濺當場。」語氣寒森得怕人。

此處與兩人相距，少說也有四十丈，如果說紅衣老人能阻得住三人向宗鴻羽的攻擊，這實在是一件不可能的事，竟使三個蒙面人，真的不敢前進了。

大悲眼珠一轉，高聲道：「兩位前輩雖是世外高人，不受塵俗約束，但晚輩等，身在江湖，却不能不遵守成規，萬望前輩體諒一二。」紅衣人冷笑一聲道：「假和尚，你以為有理，你就說吧，如有半句虛假，老夫活劈了你。」聲音陰森冷酷之極。

大悲心頭一寒，眼角瞥了宗鴻羽一眼，硬着頭皮，道：「敝派本是江湖上的宗派之一，此人無辜殺害本派的四個弟子，手段之殘酷，令人髮指，因此，老衲才來找他算賬。」

白衣人問道：「那四具屍體的心就是他挖的嗎？」語氣似乎也有些不滿之意？大悲陰險狡猾，聞言心中暗喜，高聲道：「正是他幹的，不信前輩可以問他，相信他在兩位老人家之前，決不敢有半句謊言的。」一語道出謊言二字，先行杜絕宗鴻羽的辯駁，此人居心之毒，端的令人心寒。

紅衣老人心中暗哼，問道：「那娃兒，你還有什麼話說沒有？」宗鴻羽眨動了一下困倦的眸子，冷冷的道：「那些人確是在下所殺的。」

白衣人道：「我問你殺人的理由，你聽到了沒有。」聲音已有些怒意。宗鴻羽緩緩閉上了眼睛，冷冷的道：「世間多是攀龍附鳳之人，在下勢單力薄，多說無益，兩位既以世外高人自居，不問此事也能。」

紅衣老人聞言大怒道：「好小輩，你居然敢教訓老夫，真的，你想死了不成。」話落身子一動，却被身側的老人拉住了，只聽他道：「世間多是攀龍附鳳之人，老傢伙，你莫非也是其中之一嗎？」

紅衣老人心中一動，突然大笑道：「哈哈！有理，有理，喂，娃兒，老夫既然插手管此事，自無偏向之心，你儘管說吧！」

大悲聞言心中大急，憑他的經驗已覺察出，那另一個老者，似乎是偏向於宗鴻羽。

大悲借低頭整衣之際，對三人傳音道：「快趁機下手，別讓他有說話的機會，否則，你我性命難了。」三個蒙面人也有同樣的想法，就在大悲一抬頭之際，突聽三聲禁喝，三道紅影，已分三個方向向宗鴻羽撲了過去。

紅衣人個個都是江湖上一流以上的高手，如今突然同時出手，其快速迅捷，不下於驚雷迅電。

宗鴻羽與他們近在咫尺，按說決無逃脫之理，那知，事情却出乎意料。就在三人揚掌待發的一刹那，驀聽一個冷森的聲音道：「躺下！」紅衣人聲起手揚，只見，五點紅光一閃，三個紅巾蒙面人，突然同時悶哼了一聲，躺了下去。

揮手之間，取人命於四十丈外，莫說被殺之人是江湖上的一流高手，就算是對一般不諳武功的常人，又有幾人有此功力取人性命於這麼遠呢？此人奇異的功力，端的令人難以想像。

宗鴻羽見狀喃喃自語道：「他的指尖是紅的，但血掌之中，並無指招啊！」

紅衣老人一招連殺三人，登時樂得哈哈大笑道：「嘻嘻，哈哈……過癮，過癮。」左面老人淡然道：「你殺人的機會已過去了。」紅衣老人聞言一怔，道：「這怎麼能算，我們講的是江湖上啊！」

白衣老人道：「我們約好，你開殺戒不能間斷，必須在一口氣下，連續完成，這裏只有這幾個人，你殺戒一開，豈不立刻就要間斷了。」紅衣老人一想，登時後悔道：「可惜，早知道我也就不殺人了。」話落一頓，突然道：「還有，還有兩個，我現在動手，該不算間斷吧？」

大悲見自已人不明不白的橫屍就地，早已驚得呆了，此時神智稍一清醒，那敢再留，雙足猛一用勁，飛身向谷外奔去。那知，他身形才動，突聽紅衣人冷笑一聲，道：「那裏走！」大悲只覺右手脈門一緊，全身功力登時消失，敢情，他已落入紅衣老人手中了。

宗鴻羽抬眼掃了大悲一眼，冷笑道：「大悲，可惜宗某不能親手殺你，但能見你早死一步，也是此生一大快事。」

大悲此刻自知已必死，聞言冷冷的道：「五十步笑百步，你的傷已無人能醫，老衲死後，有個陪葬之人，死亦無憾。」紅衣老人冷酷的一笑道：「假和尚，你的話說完了沒有？」面色猙獰，狀似就要動手。突然，白袍老人開口道：「且慢，假和尚，假使老夫治好此人之傷，你賭什麼？」說話之際，眼角偷偷瞄了紅衣老人一眼。

大悲正待行兇之時，江面突然來了兩個怪異老人。

紅衣老人敢情是個最愛與人賭東道之人，一聞打賭，臉上登時浮現喜色。大悲細心一想，開口道：「如某前輩能把他傷勢醫好，老衲死於此人手中。」此人果眞狡猾，竟想拖延時間。白袍老人故做不知道的掃了紅衣老人一眼，道：「老傢伙，你答不答應？」

紅袍老人道：「你若眞要跟他打賭，老夫倒可以認耐一下，暫不殺他。」白袍老人點點頭，道：「好，就這麼辦。」話落蹲下身子，替宗鴻羽把起脈來。

時間在沉默中過去，良久，良久，白袍老人起身搖頭道：「完了，老夫輸了，此人之病，端的天下無人無藥能醫？」大悲聞言心頭登時一沉，忖道：「完了，醫不好他，我連唯一的逃命機會也沒有了。」突然，紅袍老人開聲道：「天下那有不能治的病，老傢伙，你別危言聳聽了。」

白袍老人心中暗笑一聲，道：「我就只怕你不上當。」當下道：「你可要打賭。」紅袍老人想也不想的脫口道：「賭就賭，咱們還是老辦法，我賭贏了，你准許我再開一次殺戒， 如何？」

白袍老人點頭道：「好吧！」紅袍老人鬆開大悲的手，道：「你可別打歪主意，不然，老夫活活劈了你。」話落，走到宗鴻羽身前，蹲下身去，替他按起脈來。

只見他赤眉連鎖，狀至凝重，良久，良久，始才站起身來，低頭沉思。

白袍老人大笑道：「哈哈……老傢伙，你上當了吧！他心爲抑氣所塞，又受了掌傷，如何能醫得好呢？」紅袍老人狠聲道：「老傢伙，你好陰……」突然，若有所悟的哈哈大笑道：「老傢伙，你輸了。」

白袍老人一怔，道：「誰說的？」紅袍老人揮手對大悲道：「假和尚，你滾吧！咱們遵照賭約，等這娃娃好了，他自然會去找你算賬的。」

大悲心頭大鬆，突然壯起胆子開口問道：「敢問兩位前輩大名？」紅袍老人正在高興，聞言道：「一個極善，一個極惡。」

大悲一聽，面色大變，連退四五步，道：「原來是蘭茵與降龍仙兩位前輩，晚……晚輩告辭了。」話落轉頭全力急奔而去，狀如喪家之犬。

白袍老人望了宗鴻羽一眼，轉對紅袍老人道：「你說怎麼治他？」紅袍老人向江中一指，笑道：「良藥就在江中。」

白袍老人心中一動，心說：「你這魔鬼可眞是賭迷，爲了賭，你竟連你計劃了十幾年的水龍菓也要捐獻出來了，要不然，這娃兒可眞的沒救了。」心念轉動間，笑道：「你連水龍菓要也捐出來了？」

紅袍老人笑道：「哈哈！其實老夫來此的目的，雖然明說是爲了水龍菓，眞實目的，乃是爲了多殺幾個人過過癮而已。」宗鴻羽心頭一震，忖道：「此人生性如此殘酷得驚人，世間竟會有這種以殺人爲樂的魔鬼？」

白袍老人笑道：「你就準知道會有人來搶？」紅袍老人笑道：「起碼，那假和尚已打了頭陣，他後面自然還有很多人要來，我當然能達目的……」突然住口，問道：「老傢伙，你拉我站在水面上是何居心？」

白袍老人笑道：「現在才想到，只怕太晚了吧？」紅袍老人聞言大怒，吼道：「你這樣太不夠君子風度了。」白袍老人道：「你不來老夫也沒辦法，你既自己來了，又非老夫強廹於你，怎能怪得我呢？」

紅袍老人想了想，嘆道：「好了，好了，就

算老夫倒霉，又着了你的鬼計了。」一頓道：「你同到岸上守着這娃兒，我去拿去。」

白袍老人笑道：「小心那條惡物。」紅袍老人道：「你是說老夫治不了他？」

白袍老人深知此人個性，當即搖頭道：「水龍菓離株不能太久，你如存心追殺那惡物，萬一藥力失效，你這東道可就輸定了。」紅袍老人低頭一想，自己東道要是一輸，準要被困蘭茵谷五年，那時除了伴着白袍老人之外，什麼也不能做，那滋味可不好受，當下笑道：「那你就助老夫一臂之力吧！」話落未等白袍老人回答，縱身一躍，落入水中，只見碧波微微一動，立刻又恢復了平靜。

白袍老人回目注定宗鴻羽道：「娃兒，你叫宗鴻羽是嗎？」宗鴻羽點點頭，淡然問道：「是的，前輩如何知道？」

白袍老人道：「你的來歷我已全知，因為，當年你父母來過蘭茵谷。」宗鴻羽心頭一動，驚聲問道：「前輩真的是蘭茵老人？」

白袍老人點頭，道：「是的。」宗鴻羽疑惑的道：「但，那人……」

蘭茵老人道：「你是說那紅袍老人怎會與我在一起嗎？」宗鴻羽點點頭道：「是的！」

蘭茵老人嘆道：「人性本善，此人行事雖然殘酷，但卻完全是環境造成的，說到他的身世，卻也令人同情。」

宗鴻羽驚道：「你是說他殺人是應該的？」

蘭茵老人道：「我可以講講他的身世，也許你對他就不會再有偏見了。」話落一頓，道：「此人幼遭巨變，父親死於親朋鄉黨陷害之下，人家為謀他家產業，將其寡母逼出，淪落街頭為乞，受盡世人嘲弄，那時他才三歲，他幼小心靈中的感受，可想而知，一顆惡苗，也就因此播下了種子。」

「在他四歲那年，一個暴風雨的夜裏，他唯一的親人——母親，卻被人姦殺了，那憤恨，仇世的惡苗，從此便發芽滋長了。

「為報親仇，他流浪了三十多年，但卻始終沒有學到一點像樣的武功，三次報仇，幾乎送掉性命，絕望之下，他突然遠走邊荒，從此，江湖上便失去了此人。」

蘭茵老人重重的噓了口氣，一整面色，道：「那知，他失踪五十年後，江湖上然突掀起了驚天巨波，一夜之間，他故居的村莊裏，男女不下二百餘人，完全暴屍街頭，無一倖免，而那些過去欺凌過他的人，也都逐日死去，於是，江湖上一傳十，十傳百，給他起了個綽號，叫青龍煞魔，紛紛羣起而攻之，但是，此人武功高絕，數度圍攻，參與之人，都是一去不返，自此之後，他所到之處，便如瘟疫一般，無不避之為吉，而他也成了江湖上極惡的代表……」

宗鴻羽眨動了一下眼睛，問道：「後來呢？」蘭茵老人道：「他被人降服了。」宗鴻羽問道：「那人就是老前輩吧！」蘭茵老人點點頭道：「是的，我們在君山之上打了三天三夜。」

「結果老前輩勝了？」

蘭茵老人搖頭道：「沒有！」

「那怎麼能降服他呢？」

蘭茵老人道：「打賭！」宗鴻羽至此已完全明白了，蘭茵老人智力高過於他，當然賭勝的時候為多。

蘭茵老人看了江面一眼，道：「從此以後，他自已改名為降龍仙，而與我約定，每賭輸一次，便得在蘭茵谷中困五年，贏一次，便可開一次殺戒。」

卻在這時，突聞江面傳來「嘩啦啦！」一聲大響，蘭茵老人面色一變，霍然起身，轉向江面。只見降龍仙手托一隻鷄蛋大小，晶瑩如玉的白色菓子，踏波向江岸急奔而來，他身後追着一條粗如水桶，頭生獨角，非龍非蛇的怪物。

蘭茵老人見狀突然大喝一聲，凌空直上十幾丈高，向江中撲去，就空一招「力平五嶽」向那怪物拍去。掌出無風，但卻有一股無形暗力，直把那怪物擊下江面十幾丈之深。

這時，「降龍仙」已登上江岸，向宗鴻羽奔了過去，急聲說道：「快將它服下，逾時便失效！」宗鴻羽對他的惡感已然大減，目注「降龍仙」道：「此恩宗某不願言報。」話落伸手接過那白色菓子服了下去。

「降龍仙」一怔，奇道：「此言何意？」宗鴻羽眨動一下長長的睫毛，道：「因為今生在下已無法報了。」

「降龍仙」如炬般的目光，在宗鴻羽的臉上流轉一陣，像欣賞甚麼似的道：「娃兒，你好俊啊！這顆水龍菓服下之後，你不但功力大增，只怕人也要更美了，值得值得。」

宗鴻羽黯然一笑，道：「只怕老前輩要自裁

掊了！」話落緩緩閉上了星目。突然，江面蘭茵老人大喝道：「孽障，那裏走！」

「降龍仙」聞聲轉頭，只見江中巨浪濤天，翻翻滾滾，駭人之極，蘭茵老人奔走於巨浪之中，險象令人觸目驚心。「降龍仙」與蘭茵老人相處了多年，雖然明知他有制勝把握，但却仍不放心，一提眞氣，就要出手相助。就在這時，突見一道白光一閃，沒入江中，接着，濤天巨浪也跟着平息了下來。蘭茵老人與「降龍仙」見狀同時一怔，突然，一聲鶴音來自天際，道：「你們走吧！」蘭茵老人凝聲問道：「何方高人，請示姓名？」那聲音道：「瑤池玉女生，海外來奇鳳。」蘭茵老人面色微微一沉，心忖道：「這平靜的江湖，只怕要無法寧靜了。」「降龍仙」笑道：「只怕你再也無法做那出世之想了，怎麼樣，老傢伙，這幾個武功高超的女娃兒，一旦爭起天下來，只怕那亂的程度，比我在的時候還要慘烈十倍？怎麼樣，我看不回蘭茵谷也罷！」說話之間，兩人也走上岸來。

蘭茵老人想了想道：「我倒有個辦法，只是不知道你這老傢伙答不答應？」

水龍菓的功效，果然奇大，這短短的時間內，宗鴻羽已療好內傷，站了起來，臉色紅潤晶瑩，且較過去更加煥發了。

「降龍仙」赤眉一揚道：「有話直說，別再拐彎抹角好不好？」蘭茵老人道：「你我都過百歲，難道還要去與那些年輕人爭長論短嗎！」

「降龍仙」精目中突然殺機一閃，揚聲大笑道：「哈哈……老傢伙，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蘭茵老人向右側望了一眼，道：「你同不同意？」

「過去可能不同意，現在同意了。」話落望了宗鴻羽一眼。

蘭茵老人突然轉臉，正色對宗鴻羽道：「宗鴻羽，你知道今日江湖上已面臨一場狂風暴雨了嗎？」宗鴻羽心頭一動，忖道：「莫非他指的是我？」思忖間，開聲道：「晚輩略知一二。」

「你要怎麼解救？」

宗鴻羽心中一動，暗道：「我自己的事情都來不及辦了，那有時間過問這些？」當即道：「晚輩只怕無能爲力。」蘭茵老人道：「但此局却只有你盡力才能挽救。」

「前輩請恕宗鴻羽有不得已的苦衷，並非不願盡力……」

「我知道你服過摧心丹，但却仍然有藥可醫。」

宗鴻羽聞言心中絕望的情緒，突又激動了起來，脫口問道：「誰有此藥？」蘭茵老人道：「瑤池玉女。」宗鴻羽斷然的搖搖頭道：「在下不想活了。」

「降龍仙」一見宗鴻羽臉色，心知他對「瑤池玉女」存有極大的偏見，當下道：「你倒有些英雄本色。」

宗鴻羽俊臉微微一紅，他心中惱恨着這個美如仙子，而却不問是非的俏佳人。他星目微微一轉，岔開話題道：「前輩意欲何往？」蘭茵老人沉聲問道：「宗鴻羽，你眞的置天下蒼生於不顧了嗎？」宗鴻羽俊臉一變，急道：「晚輩乃是一個江湖末學後進，前輩何苦一定要找我這個無用之人？」

蘭茵老人正色道：「因爲，這付重擔，只有你一個人擔得起來。」

宗鴻羽茫然的問道：「晚輩不懂前輩話中之意。」蘭茵老人道：「因那幾個領袖人物，都是些少女。」

「這與在下何干？」

蘭茵老人道：「日後你自然知道，你如有那份善心，就該遵照老夫話意去做。」

宗鴻羽緩緩仰起了俊臉，是的，他却實有着一顆爲人服務的赤心，但是，時間太有限，再者，他實在不願再見瑤池玉女，是以，他不能够答應。蘭茵老人見狀失望的一嘆道：「也許你眞有不得已的苦衷，也罷！這也許是天數，非人力所能挽救，我們走吧！」話落舉步向谷口走去。

突然，宗鴻羽叫道：「老前輩，晚輩答應了。」聲音有些顫抖，顯然這幾句話他曾花了極大的力氣。「降龍仙」轉身笑道：「嘿嘿，從今以後，血掌九式，又將重現江湖了，老夫閒來沒事時，想想那一個個自稱英雄的人物，倒於血掌之下，也覺過癮，老傢伙，你沒想到這一着吧？」好像只要能殺人，他就高興似的。宗鴻羽詫道：「血掌？有九式之多？」「降龍仙」道：「怎麼，你覺得驚奇嗎？」蘭茵老人道：「這些路上再談吧！我們該動身了！」話落一頓，對「降龍仙」道：「你路上可不准再用手傷人了！」「降龍仙」赤眉一揚道：「我臟了一次，還沒有用呢？」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期分解。

上官厚・文　鳳簫圖

北國早寒，十月飛霜，風沙漫天，一交到十一月，已是隆冬飄雪，酷寒難耐。

這年冬至後的一天，在距離金陵不遠的烏龍潭大道上，正馳着一對青年男女，男的英姿挺拔，姓湯名適，女的姓葉芳名飄零，雖則娟娟此豸，楚楚可人，但却眉鎖春山，一似有重憂者。

兩騎在雪地上並轡，不徐不疾的馳騁，看來，兩人很久也沒開口交談過了。

忽然，湯適倏地將坐騎勒住，溫語說道：「飄零，人死不能復生，聽我說，此後在我家中住下去，我擔保舉家上下都好好的看待你，有如一家人一樣……」他說到這裏，發覺最後一句似乎犯了語病，這句話不能對一個女孩子說出來，一時接不上去。

一望葉飄零果爾雙頰緋紅，在皚皚雪光映照下，有如一朵盛放的玫瑰。

湯適一時窘得不知所措，慌忙解釋道：「我是說，我們兩家既是世交，我們自小又青梅竹馬，如今伯父伯母相繼仙遊……。」

豈料他不解釋尤可，這一提起她的父母，葉飄零感懷身世，正如其名，此後孑然一身，舉目無親，如落葉飛絮，隨風飄零。不禁悲從中來，掩面痛哭。

本來已然慌了手脚的湯適，更是急得六神無主，百忙中掉轉詞鋒，哄道：「不要難過，都是我不好，我們還是趕往衞大俠家去，權宿一宵，明天好再趕路。」

原來，葉、湯二家乃是世交，葉家遠在塞北，湯家則在長江的湯家溝，兩家時有過從。可惜葉飄零之父葉千斤早年走火入魔，橫死丹爐之畔，葉母不幸又在去月病歿，臨終時傳書懇托，請湯適之父湯萬里善視其女，湯萬里接得惡耗後，立着湯適前去，將世侄女葉飄零接來。這一着，湯適正中下懷，因爲她兩人自小青梅竹馬，感情甚好，當下啣命前去，如今已然是歸途了。

湯萬里乃是「北指」派的當代掌門人，武功非凡，人緣又好，湯適所說的衞大俠單名一個正字，與湯萬里交誼不惡，兩家亦是時相往還。

湯適與葉飄零當晚趕到衞家，衞正一見世侄遠道而來，備極歡忭，當晚隆重款待，直至湯適酩酊大醉而後已。

直待當夜三更時份，湯適才從醉鄉糢糊醒來，只覺舌敝唇焦，口渴異常，本欲掙扎起來，苦於頭昏腦脹，眼皮怎也睜不開來，只好又臥了下去。

就在這時，忽覺得一隻膩滑如凝脂的玉手，揭起一角錦被，撫摸着到了他的口部，一杯有如瓊漿玉液的參湯，朝他喉嚨灌了下去。

湯適一口飲盡，乾涸的喉部舒服了好多，才迷糊問道：「可是飄零，謝謝你！」

「是我，適哥哥！」一個甜蜜而又嬌婉的嚦嚦鶯聲，低低地在他耳邊說。

湯適一把捉住玉手，輕憐蜜愛的撫娑着，他想多說一句，但是，喉嚨却哪不出來。

一陣女兒的香息，沁入他的鼻端，而另一隻柔荑，則又在他英挺的面龐移動。

湯適一來血氣方剛，二來酒後胡塗，如何抵受得住，一把將玉人拖入溫暖的被窩。

於是，斗室之中，溫馨旖旎的氣氛把寒流衝了出去。

於是，男歡女愛，數不盡的妾意郎情……

待到日上三竿，湯適才一覺醒來，發覺玉人已去，想起宵來事，不禁在錦被中摸索。

忽然，他在被窩中摸到一片物事，拿出一看，赫然就是葉飄零鬢上的金葉別子。

湯適將金葉別子湊近口唇，甜蜜滿足的吻了一吻，心中說道：「飄零，我這一輩子要好好的做一個好丈夫，好好的愛護你。……」才小心翼翼的將金葉別子袋好。

他盥洗已畢，步出客房，想偕同葉飄零往謁衞大俠告辭，當他步出房門，就見衞正迎面而至，哈哈笑道：「賢世侄，宿酲可消了，昨日老夫一時高興，倒將世侄灌醉了。」

湯適忙道：「世伯好說，隆情高誼，小侄感甚，只是小侄等尙要趕路！……」

他還未說完，衞正又笑道：「我知道了，與你同來的葉姑娘，一早就向我辭行了，她還着我轉達，她先行就道，叫你隨後趕上。」

湯適還道葉飄零畏羞，先行就道，當下連忙告辭，趕上前去，豈料，他一口氣趕回湯家溝，連葉飄零的影子也見不到。

湯家上下，大吃一驚，分頭四處找尋，這一尋，足足尋了五年，葉飄零有如泥牛渡江，蹤跡杳然。

其時，湯萬里已然垂垂老去，雖然，他對葉飄零的失蹤耿耿於懷，但是，而恰好衞家又派人過來說親，於是，在軟硬兼施之下，湯適只好與衞念慈結成夫婦了。

湯適每在無人時，輒取出金葉別子，暗暗把玩，睹物思人，不能或已。

但是，歲月無情，轉眼又過了二十多年了——

× × ×

「金湯小築」乃是建在安徽境內，長江與湯家溝交界處的一座精緻宅院，其名曰「金湯」，當是取義於「固若金湯」，是則其間防禦之堅强，當可概見。

這時，天際雖是倘微曙光，但宅中已然非常熱鬧，家丁們穿梭來往，忙個不休。

原來，今日乃是少莊主湯易水的大婚喜日，是以全莊上下，不論男女老幼，都是忙得不可開交。

只是，就中却有一人例外，把佇立在莊門的更樓之上，這個人，就是本莊主母衞念慈。她焦灼望着莊門的大道盡頭，臉上的神色既是幽傷哀戚，又是憤恨焦灼。

她木然的站在更樓之上，不言不動，由卯時而至辰時，現在，巳時又屆了，她還是沒絲毫變動過站立的姿態，有如泥塑木雕的人像。

婚禮定在午時三刻，這個時辰本是犯了三煞大忌，但這是主母推算出來的，因爲衞念慈乃是易筮大家衞天行的後人，她算出兒子易水命尅五宮，除非挾此三煞日三煞時，任何時辰都非十全十美，她既是家之後，何況兒子乃她親生骨肉，自然無人敢置喙。

這時，距離婚禮舉行的時間，只不過半個時辰多一點，賀客接踵而至，莊前車水馬龍，莊內鼓樂喧天，正是冠蓋咸集，英萃翕從。

大小事務，衞念慈雖是早已分配停當，但是，其中還有必須要她親自主持的，如出見來賓，就非他人所能瓜代的了。

管賬的爲眞子，護莊總管陳旭，三番四次想請她出去大堂，接見賓客。不過，當他們看見主母如此模樣時，怎也不敢開口，幾番趑趄不前，廢然而退。盈庭賀客，只得由新郎湯易水暫時主持。

但是，湯易水終究是缺少經驗，他脚不停步的四處奔走，躬迎賓客，整整一個上午，此時已然汗流浹背。終於，還是硬着頭皮，走上更樓，走至母親跟前，躬着腰道：「娘親，看來爹爹今日或許不能趕回來了，孩兒婚事，有娘親主持不是一樣嗎？現在賓客已齊，請……。」

「住口！娘算過的準錯不了！」衞念慈大怒之下，本擬將滿腔積鬱，發洩於兒子身上，但是，她一瞥跪在地上的兒子，一身吉服，不禁吁了口氣，幽然說道：「易兒，你還是去招呼親朋吧，爲娘再等一會，就會出去了。」

就在這時，莊前長江對岸，突然冒出一支七彩的號箭，繫在箭上的响鈴，在晴空中發出清脆的聲响。

「莊主回來了！」

「莊主回來了！」

家丁爭相奔告，剎時之間，整座「金湯小築」都傳揚着這個呼叫，此起彼落，歡忭之情，頓時洋溢全莊。

賓客們這才知道，新翁原來不在家中，這時才及時趕了回來。

原來，這間小築的莊主就是湯適，亦即是目今天下四大隱派「東筮」「西佛」，「南拳」，「北指」的「北指」掌門人，修爲盡傳衣砵，自少即在江湖揚名立萬，年方少壯，即儼然有領袖風，是武林耆宿，莫不寄以厚望。但是，他自與衞念慈結婚以後，即絕跡武林，緘口不言武事，女兒卜居是間，大小事務，統着衞念慈主理，他本人則四出浪遊名山大澤

有若閒雲野鶴，除了心血來潮，才回家探望妻兒之外，否則就算路經家門，也不回家。他的行踪既是如此飄忽，回家自是全沒定時，有時經年不歸，也是司空見慣。

衛念慈自恃易數之學深博，雖是果爾應驗，但卻也是着實耽心不少，這時看見對岸哨站放出號箭，這才翻身走下更樓，吩咐大開莊門，又命鼓樂齊奏，笑哈哈的走入莊來。

鼓樂方告起奏，江中已見三葉飛舟，如箭駛來，家丁們自是侍立兩旁，恭迎莊主，賓客也是爭相走出莊來，迎迓新翁。

須臾，三艘勁舟已然破浪抵岸，首先上岸的當然就是新翁湯適了，只見他五旬過外，鬚腳已白，但是，精神矍鑠，雙目如炬，一望而知乃是一個武學大家。

湯適上得岸來，看見莊前簇擁着如許人衆，雙眉一皺，呵呵大笑道：「在下歸來太晚，有勞各位遠迎，請即回莊，再和各位痛飲！」

說時，衛念慈已然走上前來，說道：「差點給你急死，我還道闕心者亂，算錯了。」

「名家之後，確有一手，甚麼事走得出你的神機妙算。」湯適笑着，又低聲問道：「媳婦是那家閨秀，你從來沒有提過，剛才在哨站的亭長向我恭喜，我還滿頭霧水呢！」

衛念慈得意的說道：「我不會亂來的，媳婦就是『南拳』龍虎威的女兒龍鳳儀！」

湯適頻頻點頭道：「很好，很好，有勞你了，可沒怪我坐享其成吧？」

衛念慈搖搖頭，莞爾低聲的道：「易兒命尅五行，最好就是這個時辰，但是，我卻萬分耽心，因為這個乃是三煞日三煞時，我雖是小心的推算過幾次，總覺得似乎有點不對，待會你要小心着意方好。」

湯適呵呵笑道：「這個自然，不過，經你推算過，我絕對不會相信還有岔子的。」

他徑直走入內宅，換了一套錦緞縫製的禮服，這才走出來與衆賓客酬酢。

轉眼，已交午時，家丁早已走報，新娘喜舟抵岸，花轎已然到莊。

衛念慈立即着兒子出迎，在一干簇擁之下，迎親之禮已成。

這是當時當地的習俗，新郎迎得新娘之後，例要高舉酒壺，在禮堂週遭繞走一匝，才將酒壺放回龍鳳燭中間，高聲唱喏，稟告祖先。

須臾，午時三刻已屆，全莊禮炮齊鳴，鼓樂喧天，華堂之上，龍鳳雙燭並列，司儀者高聲唱道：「新人交拜天地！」

好儐在邊門的新郎湯易水，聞語立即牽引紅綢，引導新娘龍鳳儀步出華堂。

雖然，新娘這時乃是披着鳳冠霞珮，有如煙籠芍藥，不能細辨廬山真面目，可是，卻也隱約可覘，新娘貌甚端莊，乃是一個典型賢淑的好媳婦。

湯適不禁拈鬚微笑，附耳老妻，悄聲道：「你用的甚麼手法？找得一個如此稱心的媳婦兒，待會我當真要敬你三杯！」

衛念慈自與湯適結離，卅年於茲，幾曾聽過丈夫這般出自真誠的誇獎。聞言不禁喜上眉梢，甜在心頭，得意的睨了湯適一眼道：「為了這個家，我那時不死心塌地的去籌謀？唉，可惜的是；儘是我如何挖空心思，總不能稍為博得你的歡心。」

湯適聞語，內心掠起一陣內咎，正欲開言謝過，司儀者已然高呼：「新人跪拜祖先！」下一個秩序，就是向新翁姑行三跪九叩大禮了。只得忍了下來。

不消片刻，司儀者果然高叫：「新翁姑上座，新人行禮！」

一雙新人，同步上前，盈盈下拜，湯適雙眼瞇成一條縫，望着這對璧人，心花大放，老懷欣慰之餘，呵呵大笑道：「起來，起來！」

跪拜之禮已成，照例要由新娘向翁姑奉上茶楮，一旁的好娘，當下將茶楮給新娘，龍鳳儀順手拈起茶楮，恭敬的遞至湯適之前，湯適笑吟吟的接過。

就在這時，湯適忽然瞥見龍鳳儀手上戴着一枚綠玉鑲就的指環，身軀猛然一震，回頭問衛念慈道：「親家奶奶可是名叫葉飄零？」

衛念慈一愕，道：「不錯，你怎知道？」

湯適一把捉住衛念慈的手肘，急促的道：「那麽？她的生辰八字呢？」

衛念慈更是不明所以，道：「八月十四……」

她還沒將時辰說出，湯適已然一躍而起，大聲道：「不行，這頭親事作廢！」

此言一出，所有賓客與及家丁一干人等，全皆大駭，尤其是衛念慈，直是給他這句話駭得冷汗直流，顫聲道：「你瘋了嗎？你縱是與葉飄零有天大的過節，到此田地亦應該化解了，況且，『南拳』龍虎威豈是一個甘受欺侮的人，要是他不肯善罷干休，不見得你就有本領勝得過他。」

湯適痛苦的搖頭道：「這是鬼使神差的大錯誤，她，她……她是……唉，總之，她既是葉飄零的女兒，就不能和我的兒子成……」

他言還未了，龍鳳儀突然舉起右掌，朝着自已的腦門拍了落去。

湯適駭然，百忙之中，也來不及化解，伸指一彈，登時發出一絲陰柔力道，點了龍鳳儀右臂的「肩井穴」。龍鳳儀的右掌，高高舉起，既不能拍落腦門，也不能垂返下去。

湯適又恐怕龍鳳儀繼續自尋短見，順手又是一彈，點了她的「靈台穴」，才解開剛才點的「肩井穴」。

「靈台穴」乃是全身思想的系統中心，一旦出了亂子，立成白癡。只見龍鳳儀全身一搐，雙眼直瞪，登時如癡如呆。

這一切的動作，只不過是電光火石之間，龍鳳儀既是堂堂「南拳」的千金，自有不少高手陪同而來，如今看見新娘，在拜堂之時竟爾給人退婚，此等恥辱，情何以堪？俱都一湧而前，將湯適、衛念慈、湯易水三人團團圍住，爭相出手。

湯家莊丁以莊主被圍，誠恐有失，亦是紛紛出手，在後直襲龍家門人。

湯適右手抓住衛念慈，左手抓住兒子，「呔」的一聲，堪堪從龍家門人交織成的包圍圈冒出，一躍跳上香案，大喝道：「龍家高手聽住，此事非三言兩語可以解釋，請你們先行護送貴小姐回家，湯某不才，却不是一個貪生怕死之輩，自當另行前赴領責，向貴派掌門請罪……」

言還未了，忽聞一聲斷喝：「訊號手即速傳警，其餘兄弟，火速將此老匹夫圍住！」

「南拳」創派迄今已有二百多年，傳至現今掌門人龍虎威，更是發揚光大，門下人材輩出，此次迢迢千里護送愛女出閣，除了盡出門中高手之外，更在路上滿佈暗卡，以資聯絡。發令大漢，即爲「南拳」龍虎威的大弟子岳澎，武功造詣，已盡得「南拳」精髓。武功修爲固是門中表表，性情亦如乃師暴躁急劇。

岳澎一聲大喝，聲震屋瓦，「南拳」門下，轟諾一聲，已然將湯適三人重新圍住。湯家莊丁，雖是竭力阻擋，爭奈湯適自從結婚之後，即以淡薄虛名，不言武事，日中只憑主母衛念慈指導，練上一招半式，但也只是聊備一格而已，「北指」功力，幾乎無一可窺堂奧。是以一旦臨敵，直是螳臂當車，任教如何衝刺，也不能衝入「南拳」高手所組成的拳風氣幕。

與此同時，「南拳」隊中，一個瘦削的大漢，迅捷的走出天階，從懷中掏出一顆黑色的泥丸，拋上天際，「啪」的一聲爆响，泥丸在空中爆炸，一條濃黑的烟柱，直冲霄漢。

湯適既是一派宗匠，交結的自是武林中人，芸芸賓客，自非泛泛之輩，這時眼看情勢急轉直下，變生肘腋，俱皆全神戒備，有等與湯適交情記較深厚的，正自磨拳擦掌，準備加入戰團。

此時，大好華堂，已然變成拼鬥之場，饒是湯適武功如何出神入化，處在這一干高手所組成的包圍圈中，一時三刻之間，自是不易言勝。更何況此時的湯適，只是化解攻勢，全不還反擊。

「北指派」的武功修爲，在講究認位點穴，尤其講究力搶先機，全套「北指功」幾乎百分中佔了八十以上乃是搶攻招式，其餘的雖是守勢，但也是寓攻於守的搶攻手法。如今湯適竟爾棄其所長，不攻而守，以致威名顯赫的「北指功」無法施展。如此一來，湯適在「南拳」一干高手的雄渾拳風之中，眞是險象環生。

「南拳」的一干高手，在岳澎的指揮下，俱皆全力施爲，「南拳」功力，走的乃是大開大闔的純剛路子，但聽得悶雷交加，勁風狂飆，川梭交織，令華堂中的一干賓客，有如置身於熾熱的波濤之中。

眼看只要再過十招，湯適若然還不展出本身所學，那就非立卽命喪當塲不可了。塲中來賓，有人大聲吆喝，提醒湯適迅速展開「北指」功，以挽頹勢。有些更是蓄勢待發，準備衝入氣流之中，援助湯適。

就在這時，忽聞得一聲長嘯，有若龍吟，接着一聲驚叫，合圍的「南拳」高手，忽爾有一人倒了下來。

雄渾勁烈的氣幕登時裂開一道缺縫，說時遲，那時快，就在這剎那之間，突然飕飕飕的標出三條人影。

不消說，這三條人影就是湯適、衞念慈、和湯易水三人了，只見衞念慈在前，湯易水在中，湯適殿後，三人有如一隊雁羣，迅捷無倫的射出天塔。只聽得湯適在半空中高聲叫道：「各位親朋暫且回家，在下事了，自當一一面謝！……」說到謝字時，聲音已在里許之外了。

湯適恐怕「南拳」高手啣尾追來，不准母子二人在路上停留，沿着長江，溯江而上，全力展開脚程，急急乎若喪家之犬。

幸好一路上均是平陽地帶，不致窒碍他們的脚程，他們一氣急趕，直至翌日侵晨，已然趕至金陵附近的石頭山，已是江蘇境界了。

顧名思義，這石頭山當是亂石嶙峋，峭壁岩峻的野嶺了，湯適三人至此，已然不若在平陽大道上的飛走如意，況且，直至這時，三人還未進食，腹中空空如也，更是頗覺吃力了。

於是，湯適吩咐停下來稍事歇息。

良久，湯適嘆了口氣，頻頻說道：「易兒，此去烏龍潭已然不遠，你和娘親歇一會兒，前去外婆處權且住下，爲父要前赴武夷，將此事弄淸才回來與你們見面。」

衞念慈與湯易水自從事情發生變化，隨湯適逃抵是間，由始至終，全未開口說過一句話，自然，二人不但感到驚駭莫名，而且異常憤懣。不過，二人知道湯適個性怪僻，況且一個生身之父拆散兒子的親事，其中自是事有蹊蹺。這時，見湯適先開口，而語氣並不嚴峻，衞念慈雖是對丈夫百依百順，從不敢稍拂其意，可是，至此也按捺不住，鼓起勇氣問道：「這究竟是什麼回事，你要知道，「南拳」龍虎威，並不是好惹的，這種奇恥大辱，他如何肯善罷干休！」

湯適低頭無語，良久，方始慚然說道：「深悔當日一時浪孟，鑄此大錯，如今弄到這般田地，叫我從何說起呢，唉！總之，這是一塲鬼使神差的大錯，易兒，爲父對你不起！一待此事了，爲父定當盡力替你物色一位好媳婦兒……」

他還未說完，湯易水撲通一聲，跪在地上，恭謹的道：「爹爹言重了，孩兒不肖，致令雙親憂患，罪孽殊深，伏望恕罪！」

湯適連忙扶起，撫着愛兒的肩胛，既愛惜，又慚愧，但覺柄柄利刃，直刺心房。衞念慈更是壓抑不住心頭悲酸，潸然抽泣。山風陣陣，倍覺淒然。

良久，天際已漸露曙色，湯適嘆了口氣，道：「慈娘，天快亮了，你還是帶易兒去外婆處暫住些時，候我回來再說吧！」

衞念慈生性賢淑，從不敢稍拂丈夫的意旨，雖是萬般不願，但也只好含淚而起，叮囑再三，才與兒子朝烏龍潭馳去。

天色已然漸漸放亮，繁星紛紛逐一隱回雲層，但是，這荒山之上，還是這麼寧謐，除了溪水潺潺，松濤陣陣之外，一切還是靜寂得有如萬籟俱息。

晨風輕送，吹拂着湯適的面龐，不禁，他想起了前塵影事，一幕一幕地湧現出來：

這已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但是，一切都還那麼親切，就像是昨日才發生過一樣。

他偃臥在山石之間，仰觀疏落的晨星，緬懷着痛苦的過去，不期然重重的嘆了一聲。

於是，他沉潛在思憶的漩渦中，越捲越深。

突然，他大叫一聲：「不好了，我不該不將事情說明，易兒豈肯就此甘心！苟若半途而走，他母親還活得成？」就地一個反身，直朝烏龍潭疾奔。

只是頓飯時間，湯適已然來到虎踞關下的駐馬坡，烏龍潭只在咫尺之間而已。

這駐馬坡相傳乃是三國時代諸葛孔明入吳商討會兵破曹，策馬至此，

以該地附近形勢險峻，乃駐馬勘踏，是以由是得名。雖是歷經兵燹，滄海桑田，已然不復舊時面貌，然而羣峯環立，夾着一片平原，却還未有改變。

湯適一路急追，都不見湯易水母子的踪跡，他想！遮莫是念慈已然返抵外家？但他又回心一想；不，以她母子兩人的輕功言，說什麼也不及自己，豈不是所料不差，易兒當眞心有不甘，乘機偷走了？他興念及此，連忙衝了下去。

但是，他剛一轉身，猛然醒起，自己當日一時失足，鑄此大錯，如今弄到如斯田地，還有什麼顏面去見丈人？況且，情形已然十分明顯，念慈母子準是半路上出了岔子，要是易兒一時看不開，有什麼三長兩短，豈不飲恨終生？

畧一遲疑，朝來路回身就走。

他先是提氣急趕，一路上游目佇獵他母子的踪影，但是，他一直反覆搜索，直至未牌時份，也是全無所獲，漸漸，他放慢了脚程，不論大路抑或僻徑，俱都走了一遍，只可惜，就算他將附近翻了過來，也是徒然無功，衞念慈母子仍是不知所踪。

一路上他來回搜索，渴有酒帘，胡亂吃點東西裹腹，湊巧來到鎮集，才找一家客店歇上一宵，否則，就宿在深山野嶺。

如此一幌就是三日，在不知不覺間，湯適竟爾尋至離湯家溝附近的牛埠，至此，湯適不禁猶疑莫決，趦趄不前，究竟可否回家走一趟？

龍虎威這時必已聞警趕至，若然念慈母子沒有回家，自已闖了回去，必定給龍虎威纏上，這一來，豈不是無法尋找他們？他想了很久，忽然咬緊牙齦，忖道：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此事終須要弄個水落石出，況且，念慈母子說不定會折回家去，窺看情況也未可料，我不如悄然回去看個究竟。

他意念既決，立即繞道溝北，找得舟[illegible]渡過江去，然後在附近的僻靜處所歇下，準備待至深夜才潛回家去。

好容易才聽到遠處樵樓敲過三更，湯適立即繞道返回「金湯小築」。

不消盞茶功夫，湯適已然潛至家門，往日，家中總是燈火通明，刁斗梆柝，巡邏嚴密。但是，如今却是一片漆黑，寂靜得有如廢墟。不禁低低吁了一聲。

他為了要看個究竟，沒有逕自進去，繞着牆走至後門，施展壁虎游牆功，悄然越上牆頭，小心窺看。

後門之內，乃是一個頗大的花園，經衞念慈多年的悉心經營，假山小榭，竹木花卉，端的幽靜可愛。

這時已在深夜，更是恬靜得有如入睡處子，但覺花香撲鼻，沁人欲醉。

忽然，在月色斜照之下，一個窈窕的倩影，在竹木扶疏的花徑上踽踽獨行。

湯適心裏不禁黯然，暗叫一聲慚愧，這可人的倩影不就是已然和他兒子拜過堂的龍鳳儀。湯適暗覺奇怪：既是發生如此慘變，龍鳳儀為何還留在這裏，莫不是她父親還沒趕到？唉！鳳儀，你心中一定很痛恨我了，你又怎知到，你和易兒乃是……

他忖念未已，忽然龍鳳儀從花間傳來凄婉悲哀的吟哦：

「大好繁華，如今去也，悲何能息？空嘆閣亭態勢，已非疇昔！華堂畫燭新處子，拂裾絕袖不相識。剩教孤幃寂寞，處空城，徒焦急。

「大好事，美如織！懷故舊，杳踪跡，看荒山野草，白雲紅日。鴛鴦驚散春夢冷，脂零粉褪暗飲泣！到如今，惟有湯溝青，長江碧。」

這本是薩天錫的一首「金陵懷古」，如今龍鳳儀將其中字句更改，步其韻而吟誦出來，更是字字凄酸，委婉動人。

就在這時，左前院牆上突爾出現一條人影，飄入園中，湯適看時，赫然竟是愛子湯易水，不禁一怔。

湯易水走入園中，並不趨前，高聲吟道：

「大好繁華，豈容去也，風平浪息，終教波濤洶勢，靜逾疇昔！王謝堂前雙燕子，守堅不渝可認識。雙飛花前不寂寞，處山城，何焦急。

「稱心事，美如織！懷故燕，訪踪跡，看青山芳草，錦雲托日。鶼鶼同心多不冷，雨過天青莫再泣！到如今，惟有松柏青，翡翠碧。」

一歌誦來，竟爾也是步其原韻，不同的，前者滿詞淒抑，後者悲憤共鳴而已。

兩人靈犀早通，心心相印，得成美眷，正是私心竊慰，爭奈橫來罡風，吹折連理，俱皆哀戚莫名，湯易水果是不出其父所料，半途中支開娘親，偷偷走回來，看看本是他妻子的心上人。

他們一經唱和，皆是不顧一切的向對方走去，擁抱痛哭。

湯適大吃一驚，高聲叫道：「湯兒，你……」他一時不知說些什麼，只得也一躍飄身入園。

就在這同一時間，驀地一聲厲嘯，有如天崩地裂：「湯老賊，你果然來了！」

聲還未已，一條灰影有如巨鵬掠地，狂捲而至，湯適不禁一愕，來者無可置疑，定是「南拳」掌門人龍虎威了。

當下連忙蓄勢以待，錯眼之間，龍虎威已然狂捲而至，湯適本欲開口解釋，但是，龍虎威還未拿樁站穩，平空就已出手。

龍虎威巨拳沛勢，招招俱是狠辣非常，那雙巨拳，就如剛從洪爐中取出來似的，拳風所至，熱飈即生，而且連附近的草卉竹木，也給勁風壓得向四外傾折，一代絕學，端的威勢駭人。

湯適雖然明知龍虎威生性剛猛暴躁，但卻料不到他竟然一言不發，就爾出手，此時已不容他再有說話餘地了，當下也就展開「北指」絕學，「崩、捺、挑、刺、刷、肘、竄、靠」。從激烈的拳風中奇與準確的招架還攻。

兩人既然都是當世宗匠，於是，一場驚心動魄的拚搏，於焉展開。

突然，一個女子口音，高聲叫道：「虎威，質問老賊，我們的女兒有什麼不配他的兒子。」

湯適一聽，竟是一別廿五載，夢寐不忘，葉飄零口音，全身猛然一震，循聲望去，果見一個熟悉的身段，在水榭右側，俏生生的迎風而立，不就是葉飄零嗎？一時情急，也顧不得面對的乃是當代高手，大聲道：「飄零，難道你忘記了當宵事？這女兒是我們的啊！」

高手比鬥，只要微一分神，就要反勝為敗，龍虎威一上來就是致命的狠招，已得機先，湯適已然處在被動地位，現在又經分神說話，更是吃虧。剎時險象環生，龍虎威右拳已然襲至。

其時，湯適右手所發一招還未收回，若然回手招架，已然太遲，左手更是距離過遠，無法回救，加以拳影漫罩全身，任何方位都沒有絲毫空隙，竄躍躲避已然無望，又不能回手搶救，眼看龍虎威這一招若是得手，自己縱不送命，也要身受重傷，心下不禁駭然。

就在這時，龍虎威大喝一聲，一躍退出戰圈，撲向葉飄零所站之處，道：「賤人，你幹得好事，廿多年來你不肯與我交上一言半語，原來懷念着你的情夫，枉我全心全意待你，今天若不手刃你這賤人，怎洩得我心頭之恨！」身隨人至，快逾奔馬。

葉飄零大怒，正待申辯，豈料斜刺裏竄出一條人影，疾襲葉飄零背後的「百會」穴。

龍虎威一經躍開，湯適方才定下神來，但是，當他知道龍虎威乃是捨他而去對付葉飄零時，已然吃了一驚，如今看見又有另外一人向葉飄零施暗襲，更是駭然。當下長嘯一聲，直撲過去。

論輕功，當然是數了「北指」才到「南拳」，何況湯適這時為了搶救當年知心人，已然奮不顧身，身形有如流星飛矢，後發先至，先龍虎威一步撲抵葉飄零身前，也不理從暗中撲出來的乃是誰人，倏然彈指一拂，一縷銳風，直點來人「神封」「璇璣」二穴。

「北指」一派，講究的乃是認位點穴，在這危急關頭，湯適豈稍有差錯。但聽得「蓬」的一聲，來人應聲而倒，湯適這時才抽暇偷眼一看來人，豈料不看尤可，一看竟是茫然，原來倒地的不是別人，竟是他的妻子德念慈。他本想將之抱起，但是，他的兒子湯易水已然高聲叫道：「爹，不能傷害娘親！」已然飛身而至。

這一切只不過是電光火石之間的事，幾乎與此同一時間，龍虎威已然襲至。葉飄零給這迭出的事端弄得六神無主，慌了手腳，眼看龍虎威拳風已至，仍憒然不覺，呆然站立如故，不移不動。

湯適大驚，連忘竭盡全力，伸指直向龍虎威背後的「陽魄」穴彈去。

在他以為，龍虎威一聲背後受襲，定然回手保護，葉飄零可就有時間閃避。但是，龍虎威這時已如瘋虎，雖感背後一縷冷風，但卻渾然不管，劈出雙拳，仍然照舊向葉飄零劈去。

但聽得兩聲慘叫，葉飄零櫻口一張，一條血柱向空直噴，而龍虎威卻是搖晃不定，面如土色，氣喘如牛，雖然並未倒下，但顯然已受內傷，正在全力強行制住喉際狂湧的鮮血。

龍鳳儀嚇得花容失色，急忙上前將父親扶住，以本身功力，助乃父推血過宮。

良久，方才看見龍虎威站穩身形，雙目噴血的道：「湯老賊，這筆賬龍某記定了，只要龍某還有一口氣在，定然不會放過你，青山不老，綠水常流，再會吧！」說完，回首對鳳儀道：「鳳兒，傳令門人，我們走！」

湯適本想將此事始末解釋清楚，又恐反為太過刺激龍虎威，只得歉然道：「事非得已，日後就算龍兄不來，在下也要負荊，到時要殺要剮，湯某誓不還手！」回頭欲想找尋衛念慈母子時，已然失了踪跡。

龍鳳儀羞愧滿面，望着一身鮮血躺在地上的母親，本欲央求父親允許門人帶回家去，但又怕父親盛怒之下，不堪再受刺激，只得從懷中取出一顆黑色泥丸，拋上天空，但聽得「拍」一聲，泥丸在高空發出暴响之後，爆出奪目光芒。

剎時之間，外宅「颼颼」連聲，標出數十名勁裝大漢，都是「南拳」門人。與此同時，內宅燈火大明，岳澎首先放出訊號，將所有埋伏關閉，才出來面見莊主。

再經一番擾攘，已是雞鳴處處，湯適以葉飄零傷勢太重，不能再多耽時間，連忙命人將之昇返內宅，餵以湯藥。

葉飄零受這一掌之傷，端的太重，在湯適悉心調護之下，直至第三日的清晨，才甦醒過來，一揉鳳目，看見乃是置身於一個陌生的房間，不禁愕然，再回眸看看榻前，赫然看見湯適坐在榻畔的椅上。這才恍然知道乃是置身於湯適的莊中，想起當日給湯適當面羞辱，不禁勃然大怒，一翻而起，跳下床來，戟指着湯適，破口大罵：「湯適，我與你無怨無仇，我女兒有什麽地方辱沒了你湯家，竟然拜堂後退婚，這還不算，而且又我在丈夫面，含血污辱我，如今我母女二人的清白都給你這禽獸不如的老賊一手斷送了，我還活在這世上幹嗎？」言已，有如一頭瘋虎，直撲湯適，而且一上手就是招招狠毒，全不自顧的煞手。

湯適滿面羞赧，一面竄避，一面低聲道：「飄零，難道你忘記了在衛大俠家中留宿那一宵的事情，那一夜乃是十一月……」

他還未說完，葉飄零更是氣得渾身發抖，嬌叱道：「老匹夫，你還敢含血噴人？還敢說當夜之事，你這貪新忘舊的老賊，我問句一你，你既是愛上了衛念慈，就不應再戲弄我！」

湯適道：「我終此生都是傾心於你，出於真心，即使半句謊言也沒向你說過，更何況沒有戲弄你的事了，飄零，當夜我雖是酒後迷失理智，但我倆已經矢誓終身，為何翌日你竟然不言而別，以致……」

葉飄零給他越說越怒，氣得杏臉圓睜，道：「老匹夫，若非當夜我親自目覩，我還給你蒙在鼓裏，我問你，你這樣貪新忘舊，可對得我住？」

湯適大驚，道：「當夜的人不是你嗎？」

葉飄零大聲道：「我葉飄零是何許人？我可是你們苟合私奔的狗男女可比！」

湯適急忙追問：「那是誰人？」

就在這時，窗外「颼」的一聲，飄入一條窈窕身影，正是衛念慈。她一站定，大聲道：「是我！」

這一來，可把湯適呆住了，一時間竟爾說不出話來，

衛念慈只得將當日情形和盤說出。

原來，衛念慈早已暗戀着湯適，當晚她奉命服侍葉飄零歸寢之後，看見插在葉飄零禿髮上的金葉別子，有一角似乎搖搖欲折，伸手一撫，果然應手折了落來，順手袋好，準備明天交還她，以免失落。

當夜三更，衛念慈惦念着湯適醉後的情形，於是備好參湯，偷偷從窗際跳入房中，灌給湯適，豈料給湯適胡里胡塗的纏上了。

至此，葉飄零也將當日情形說出。

當夜她在睡夢中忽然聽得異响，連忙挾身穿窗而出，豈料就此看見湯適與衛念慈的胡塗事，一怒之下，候到天之將明，砌詞先走。

她一口氣連奔十日，在江陰市得和「南拳」派門人聯絡，投靠龍虎威，亦由此在一怒之下，下嫁龍虎威，而生下龍鳳儀。

只是，她雖然與龍虎威結成夫婦，但整日記罣着湯適，龍虎威任何大小事務，她全不理會，所以當日衞念慈遣媒說親，她亦全然不知，及至後來方知道未來親家竟是舊日的心上人，但以既成事實，只得任之。

至此，湯適才恍然大悟，不禁叫道：「那麽，易兒呢？」

意外一聲應諾，跳入來的除了湯易水之外，還有龍虎威。

湯適還道龍虎威已將內傷治好，前來問罪，連忙蓄勢準備。衞念慈睨了他一眼，道：「一錯不能再錯，龍親家此來並無惡意，你且聽我一言！」

原來當日衞念慈偕同兒子奔向烏龍潭，在途中，湯易水詭稱大解，乘機偷走，待到衞念慈發覺時，已然太晚，她知道兒子甚愛龍鳳儀，算度他一定潛回「金湯小築」，於是悄然回莊伏伺，一連三日，都沒有看見湯易水出現。

那一夜，她本已等得不耐，正想離去，豈料湯易水突然出現，繼之湯適龍、虎威，以至葉飄零等相繼來到。從湯適一言，她才知道湯適之所以結婚之後心灰意冷，其實乃是眷戀葉飄零，也由此恍然湯適之所以拆散兒子婚姻，乃是誤會廿五年前同衾的乃是葉飄零，以為龍鳳儀就是當日的結晶品，所以不許兒子成親。

龍虎威在羞憤之下，憤然出手誅殺葉飄零，豈料反為湯適所傷。湯易水母子情切，冒險救出母親。幸而衞念慈乃是傷在本門的拂穴手法，經湯易水解開後，衞念慈仔細思量終覺自己一人事小，兒子終身幸福事大，於是帶着兒子，趕在前頭攔截龍虎威，詳細說明，幾經求懇，龍虎威才為了女兒設想允肯同步。

湯適聽完，一臉羞愧，從懷中取出那一角金葉別子說道：「如此說來，這角金葉子只不過是你當日從身上遺落而已？」

衞念慈赧然垂首，點了點頭。

湯適看着葉飄零，尷尬的道：「府上翡翠瑪瑙多的是，你又為什麼偏偏要將它製成戒指給女兒佩戴呢？」

葉飄零浩嘆一聲，道：「這枚金葉別子乃是家母臨終時給我作為紀念的，我女兒既然出嫁，自然要將這個傳家寶交給女兒。」

湯適歉然，問龍虎威道：「在下一時魯莽，有辱清聽，甘受責罰，不過，兒女無辜，龍兄可否仍然承認這頭親事？」

龍虎威蒼白的臉龐還是一片怒意，但是，當他看到面前站着的湯易時，只得點頭。

衞念慈乘機打圓場，道：「易兒，還不拜見岳丈岳母！」

於是，一場軒然大波，於焉寢息。

（完）

市面未售你已預早收看
訂閱本刊可以先睹為快
請為海外親友訂閱
歡迎來信郵購

【前文提要】 童姥與李秋水在冰窖中拼鬥，結果二人都受了致命重傷，仍是不肯罷休。當李秋水受傷倒地之時，手中燃着的火摺子被震拋，竟燃着了冷窖中一包包保冷棉花。冰與熱化成水，將童姥、李秋水與虛竹困住。虛竹穴道被制，恰巧隔在二人中間，二人却藉虛竹身體，傳功相鬥。虛竹得二人內力之助，冲開被封穴道，也挾着二人逃出冰窖，在靈州城外人跡不到山坳中停下，但兩人敵對一生，至此仍不肯罷休。李秋水向虛竹要無崖子交給他的畫看，童姥不肯。

一生恩怨　至死方休

李秋水哈哈一笑，道：「我不要看了！你怕我看畫，足見畫中人並不是你。師哥丹青妙筆，豈能圖你這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侏儒？他又不是畫鍾馗來捉鬼，畫你幹什麼？」

童姥一生最傷心之事，便是練功失愼，以致永不長大，成爲侏儒。此事也可說是李秋水當年種下的禍胎，當童姥練功正在要緊關頭之時，李秋水大叫一聲，令她走火，眞氣走入岔道，從此再也難以復原。這時聽她又提起自己的生平恨事，以自己形體上的缺陷嘲笑，不由得怒氣塡膺，叫道：「賊賤人，我…我…我…」李秋水冷冷的道：「你怎樣？」童姥道：「總算你這賊賤人運氣好，趕着我練成『天上地下唯我獨尊功』之前尋到了我。若是再遲一天，哼哼，只要再遲一天，你在我手下，就够你受了。」李秋水道：「你練你的功夫，難道我這幾十年是白過的麼？我跟你說，三百六十面青銅鏡上所載的『天鑑神功』，小妹是揣摩出來了。就算你練成鬼功夫，我的『天鑑神功』難道敵不住麼？」

童姥怔了一怔，道：「天鑑神功？給你揣摩出來了？我不信，胡說八道，瞎吹法螺。」李秋水哼了一聲，道：「誰要你相信。只可惜…我我…中了你的奸計，否則叫你見識見識天鑑神功的厲害。」童姥道：「就算你揣摩到天鑑神功的訣竅，又豈能擋我『天上地下唯我獨尊功』的一擊？我單是一招『拈花微笑』，你就萬萬化解不了。』李秋水道：「誰知道你的『拈花微笑』是什麼鬼鬥道！矮冬瓜拈花微笑，醜人多作怪，再美也美不到那裏去。」

童姥大怒，掙扎着站起來要施展這招「拈花微笑」的殺手，可是說什麼也站不起來，無可奈何之下，向虛竹道：「你過來。」虛竹走近身去，道：「師伯有何吩咐？」童姥道：「我把這一招教你，你去打這賤人，瞧她如何抵擋。」虛竹搖頭道：「我是兩不相助，不能去打師叔。」童姥更是忿怒，道：「好，你不用打她，只須演個姿式給她瞧瞧。」

虛竹見二人劍拔弩張，只要稍有力氣，便會撲上去厮打，二人若是再打成一團，那是非分生死不可了，聽童姥說只是要他演一個姿式給李秋水瞧瞧，那倒是不會有甚麼損傷之事，便道：「很好，請師伯指教。」童姥道：「你俯耳過來，別讓這賤人學去了訣竅。」李秋水道：「呸！你這點微末道行，難道我還希罕？」虛竹向李秋水望了一眼，臉上有歉然之意，便俯耳到童姥口邊。童姥將這一招「拈花微笑」詳加解釋，敎他如何運氣，如何發力。這三個月來，虛竹曾受過童

童姥細看畫圖，見圖中畫的並不是李秋水，不笑而广。

姥不少指教，自上樹飛躍、投擲松球、拍人穴道，以至「天山折梅手」，「天山六陽掌」等上乘功夫，可說武學上已極有根基，這一招「拈花微笑」經她一說，便已領會，再問了幾處疑難，心中默想一遍，走到李秋水身前，說道：「師叔，師伯命我演一招功夫，請你老人家指點。」

李秋水臉上變色，心想：「小和尚一直和這矮冬瓜在一起，自然是她的心腹，何況她有鐵指環在手，掌門人的號令，小和尚不敢不聽。看來今日我大限已到，小和尚是要向我下毒手了。」但見虛竹左手一舉，大拇指和食指作虛拈花枝之狀，臉上現出溫和可親的笑容，右手緩緩抬起，兩根手指輕輕一彈，似在彈去花朵上的露珠，却聽得嗤的一聲輕响，一丈外的一株大松樹的樹幹出現了一個小孔。李秋水心中一驚：「好厲害的指力！」童姥罵道：「笨蛋！爲甚麼有聲音？內力運得不純，知道不知道？」虛竹道：「是！」依樣又試一次，手勢更加柔和圓熟，那松樹上又出現一孔，聲音却是細微得多，幾不可聞。童姥哼了一聲，道：「還是有聲音！不過運功的法門是對了！賊賤人，這一招若是由我來發，是半點聲音也沒有的，你擋得了麼？」

李秋水見虛竹兩指都彈向松樹，才知他確無加害自己之意，登時放心。她和童姥鬥了一生，如何肯輸這口氣？說道：「賢侄，你尊姓大名，我還沒請教。」虛竹聽她言語甚是有禮，忙道：「不敢，我本是在少林寺出家的和尚，法名叫虛竹，只恨自己不肖，犯了清規戒律，這和尚是做不成了。我……我自幼沒有父母，也不知自己俗家的姓名。」言下黯然。

李秋水點點頭，道：「賢侄，那也不必難過，禪家言道：心即是佛，做不做和尚也無多大分別，只要多行善事，俗家居士一樣能修成正果。你既入本門，你師父道號無崖子，你就叫做『虛竹子』吧！」虛竹做不成和尚，僧不僧，俗不俗，本來大是彷徨，聽李秋水這麼一開導，心中登時有了歸宿，不禁大喜，合什道：「多謝師叔，多謝師叔！我……我感激不盡。」李秋水是西夏國的皇太妃，武功既高，位望又尊，那把旁人瞧在眼內？何況她向來是個陰險忌刻之人，此番所以對虛竹如此客氣，全因自己武功已失，生怕虛竹對自己乘危下手，是以用言語籠絡於他，見虛竹喜形於色，其意甚誠，又道：「賢侄，你爲人甚好，我一見你便很歡喜，定有大大的好處給你。」

童姥怒罵：「放屁，放屁！小和尚，別聽這賤人的花言巧語。這賤人從來只喜歡英俊風流的美少年，你這副尊容，她本來一見就生氣，決不肯跟你多說一句話，說什麼『我一見你便很歡喜

』，眞是漫天大謊！賊賤人，你擋不住我一招『拈花微笑』，乘早認輸。向小和尙勾勾搭搭，又有何用？」她生就一副霹靂火爆的脾氣，雖在重傷之餘，仍不稍減。

李秋水冷笑道：「『拈花微笑』這個名稱倒是不錯，我只道既安了這個名字，必有了不起的氣候，那知竟是如此平庸，豈不笑歪旁人嘴巴？我只須施展『天鑑神功』中的『凌波微步』，輕輕巧巧的便將你這一指避開了。」童姥一怔，道：「你會凌波微步？嘿嘿，胡吹大氣，誰能相信了？」

李秋水向虛竹道：「賢侄，我的凌波微步，是一種巧妙無比的步法，你學會了之後，不論遇到任何強敵，都能輕易避開。」虛竹大喜，道：「那是再好也沒有了。我生平不喜歡傷人，若是能避開對方，不和他動手，那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李秋水微笑道：「賢侄心地甚好，將來必定是一位頂天立地的大英雄。」虛竹聽她如此稱讚自己，不由得脹紅了臉，甚是忸怩。童姥罵道：「不要臉！除了拍馬屁，你還有別的本事沒有？」李秋水不去理她，續向虛竹道：「這凌波微步，乃從易經的六十四卦中變化出來，你學過易經沒有？」易經是儒家的典籍，道家倒也學者甚眾，佛家却是不學的。虛竹搖了搖頭，道：「沒有。」李秋水道：「那也不打緊，日後我再慢慢教你。今日我先教你一步，從『同人』到『歸妹』的步法。」於是拔下頭上的珠釵，在地下慢慢畫了個圖樣，教虛竹依圖而行。雖然說是一步，但身子左斜右擺，脚步似後實前，却也十分繁複。

童姥遠遠望見，透了口涼氣，心道：「這果然是凌波微步，居然給賤人揣摩出來了。」她是個十分性急之人，叫道：「好，這一步算你走對了，避開我這招『拈花微笑』。但我一招既過第二招跟着便來，那是一招『三龍四象』，威力無窮的指力，你又如何趨避？小和尙，快快，快過來，我教你這招『三龍四象』。」李秋水微笑道：「賢侄，你師伯叫你，你就去學吧，多學些武功，對你也大有好處。」當下虛竹走到童姥身前，又學了這一招『三龍四象』。這一招施展之時，果然是剛猛無儔，十指齊出，松樹上登時被指力刺出十個小孔，雙掌的掌力跟隨而至，拍的一响，一棵松樹從中斷絕。虛竹沒料到這一招竟是如此厲害，不由得吃了一驚。李秋水道：「這一招掌力挾有指力，施展時太過霸道，而且出手時沒有迴旋餘地，一打便取了敵人的性命，要想饒他也是不成。」虛竹點頭道：「正是。我也覺得這一招不大好。」童姥大怒，喝道：「臭和尙，你膽敢和這賤人，說我的招數不好？」虛竹道：「不是不好，只是：只是太兇了一點。」童姥道：「對付壞人，當然越兇越好，趕盡殺絕才對，留甚麼餘地？」李秋水道：「賢侄，我師姊向我施展這一招殺手，掌風指力籠罩十丈方圓，以凌波微步閃避雖然可以，但不免落了下風，勢必要給她連攻十餘招，無法還手。」童姥得意洋洋的道：「你知道就好。」李秋水道：「賢侄，最好的抵禦之法，是順着對方的掌力指力飄身後退，示人以弱，但當對方力道將消未消，突然吐氣反擊，攻她個出其不意。」於是又傳了他一招。

童姥待見虛竹演將出來，忍不住讚了一聲，道：「這一招虧你想得出，也可算是武學中古往今來的傑作了。」李秋水道：「不敢當，多謝姊姊誇讚，遇到姊姊出手指教，小妹不敢不盡全力。」童姥喝道：「你得意甚麼？我這招後着你又化解得了麼？小和尙，快過來，演給她看！」

話休絮煩，師姊妹倆殫精竭慮，將生平絕學一招招的傳給虛竹，務求折服對方。但二人同門學藝，後來各有際遇，武功上均有大成，一個修練「天上地下唯我獨尊功」，雖然功虧一簣，但種種功行門道，全已了然於胸；另一個將逍遙派武學最上層的「天鑑神功」學成。兩人在武學上都可說是登堂入室，蔚爲一代宗匠，誰也勝不了誰。先前眞的動手，不論武功、機智、經驗、體力，已是難分高下，此刻單比招數，更無法分出勝負。兩人所授的招數越來越難，好在虛竹體內已融合逍遙派三大高手的內力，氣隨意轉，不論多麼奇妙古怪的招數，他學會之後，都能正確無誤的搬演出來。

童姥和李秋水全力求勝，虛竹凝神學招，心無旁騖，竟然忘了飢渴，直到天色昏黑，虛竹所演的招數旁人再也無法瞧見，童李二人這才無可奈何的住口罷鬥。虛竹彈石上天，打下十幾隻鳥雀，便在溪邊洗剝燒烤，三個人吃了一頓，又以雙手捧了溪水，分別給童李二人飲用。虛竹和尙自變成虛竹子之後，不忌葷腥，殺戒也不再守了。

次晨一早，虛竹尙在睡夢之中，便給童姥大聲喝醒，說道有一記絕招，要他快快學了，好去

考較李秋秋。待得虛竹學會演出，李秋水一口氣應了三招，連消帶打，守中含攻，竟然也是妙着紛呈。如此日復一日，轉眼間竟過了二十餘天，童李二人傷勢難愈，每日竭盡心力的相鬥，雖然不親自出手，但所耗精神却也着實不少。眼看她二人臉色越來越是憔悴，說話之時，也是日益有氣無力，虛竹苦口相勸二人暫且罷鬥，各自回家休養身體。但童李二人均知自己傷重難痊，若是分手，那是永無相見之日，非叫對方比自己先死不可。

二人相鬥之處，本離西夏國都城靈州不遠，只是縮在山坳中十分偏僻之地，居然並未給西夏國一品堂中諸高手發現。如此又鬥數日，童李二人所出招數已有重複，就是偶有巧妙新招，那也是苦思良久，方能使出。虛竹心想：「這般纏鬥，不知何日方了？說不得，我只好得罪師伯師叔，硬生生將她們拆開。我揹李師叔遠遠走開，令她二人彼此不能見面，說話也彼此不能聽到再回來負了童師伯他去。她們就是罵我，也只好如此了。」只是此刻他所學的巧妙奇幻招數，無慮數千，數日來浸潤於高深武學之中，已不由自主的生出極强的興趣來。童姥使出一招之後，他企盼知道李秋水如何對付，而在李秋水高招的進攻之下，又極想瞧瞧童姥怎生反擊。二人每一招都扣得極緊，竟令虛竹找不到餘暇來將二人分開，不免一日又一日的拖延下去。

這日午後，童姥說了一招，沒解釋到一半，一口氣提不上來，險些便要昏暈過去。李秋水冷笑相嘲，道：「你認輸了吧？當眞出手相鬥之際，那有……那有……那有……」她連說了三個「那有」，竟是連連咳嗽。便在這時，西南角上忽然傳來叮璫，叮璫，幾下清脆的駝鈴之聲。童姥一聽之下，突然精神大振，從懷中摸出一個黑色的短管，說道：「你將這管子彈上天去。」李秋水的咳嗽聲却越來越急。虛竹不明其中原因，當即將那黑色小管扣在中指之上，向上一彈，只聽得一陣尖銳之極的哨聲，從那管中發了出來。這時虛竹的指力如何等了得，那小管筆直的射上天去，沒入雲端，仍是嗚嗚嗚的響過不停。虛竹心中一驚，道：「不好，師伯這小管乃是信號，他是叫人來對付李師叔了。」當即奔到李秋水面前，俯身低聲說道：「師叔，師伯有幫手來啦，我揹了你逃走。」

只見李秋水閉目垂頭，咳嗽也已停止，一動也不動了。虛竹吃了一驚，伸手去探她鼻息時，竟然沒了呼吸。虛竹更是驚惶，叫道：「師叔，師叔！」輕輕推她醒轉，不料李秋水應手而倒，斜臥於地，却是死了。童姥哈哈大笑，道：「好，好，好！小賤人嚇死了，哈哈，我大仇報了，賊賤人終於先我而死，哈哈，哈哈……」她激動之下，氣息難繼，一大口鮮血噴了出來。

但聽得嗚嗚之聲，自高而低，那黑色小管從雲端中掉了下來，虛竹伸手接住，正要去瞧童姥，只聽得蹄聲急促，夾着叮璫，叮璫的鈴聲，數十匹駱駝自西方急馳而至。虛竹回頭一望，但見駱駝背上所騎的都是女子，一色的淡綠衣衫，遠遠奔來，宛如一片綠雲，聽得幾個女子聲音叫道：「教主，屬下追隨來遲，罪該萬死。」

這數十騎駱駝奔馳近前，駝上女子遠遠見到童姥，便即躍下駱駝，在童姥面前拜伏在地。虛竹見這些女子當先一人也是個老婦，已有五六十歲年紀，其餘的或長或少，四十餘歲以至十七八歲的都有，人人對童姥極是敬畏，俯伏在地，不敢仰視。童姥哼了一聲，怒道：「你們都當我已經死了，是不是？誰也沒有把我這老太婆放在心上了。沒人再來管束你們，大夥逍遙自在，無法無天了。」她說一句，那老婦在地下重重的磕一個頭，說道：「不敢。」童姥道：「甚麼不敢？你們若是當眞還想到姥姥，爲甚麼只來了這一點兒人手？」

那老婦道：「啓稟教主，自從那晚教主離宮，屬下個個焦急得了不得……」童姥怒道：「放屁，放屁！」那老婦道：「是，是！」童姥更加惱怒，喝道：「你明知是放屁，怎地膽敢在我面前放屁？」那老婦不敢作聲，只有磕頭。虛竹尋思：「我少林寺方丈威重無比，寺中人人敬畏，但和童姥相比，怎及得上她威勢的十分之一？？」童姥道：「你們焦急，那便如何？怎地不趕快下山尋我？」那老婦道：「是，是！屬下九天九部一商議，立即分頭下山，前來伺候教主。屬下昊天部向東方恭迎大駕，其餘陽天部向東南方、赤天部向南方、朱天部向西南方、成天部向西方、幽天部向西北方、玄天部向北方，鸞天部向東北方，鈞天部則把守本宮。屬下無能，追隨來遲，該死，該死，該死！」說着連連磕頭。

童姥道：「你們個個衣衫破爛，這四個多月中，路上想來也吃了點兒苦頭。」那老婦聽得童

姥話中微有獎飾之意，臉上不禁露出喜色，道：「若得為教主盡力，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些少微勞，原是屬下該盡本份。」童姥道：「我練功未成，猝逢強敵，給賊賤人削去了一條腿，險些性命不保，幸得我師侄虛竹子相救，這中間的艱危，實是一言難盡。」一眾青衫女子一齊轉過身來，向虛竹叩謝，說道：「先生大恩大德，賤妾等粉身碎骨，亦是難報於萬一。」

突然之間有這許多女人一齊向他磕頭，虛竹不由得手足無措，連說：「不敢當，不敢當！」忙也跪下來還禮。童姥道：「虛竹站起！她們都是奴婢，你怎可自失身份？」虛竹又說了幾句「不敢當」，這才站起。童姥除下手指上的鐵指環，向虛竹擲來，虛竹雙手一合，接在手中。童姥道：「你是逍遙派的掌門，我又已將生死符，天山折梅手，天山六陽掌等一干功夫傳你。從今日起你便是縹緲峯靈鷲宮的主人，靈鷲宮九天九部的奴婢，生死一如你的喜歡。」虛竹大驚，道：「師伯，師伯，這個萬萬不可。」童姥怒道：「甚麼萬萬不可。這九天九部的奴婢辦事不力，沒能及早迎駕，累得我屈身布袋，竟受烏老大這種狗賊的虐待侮辱，最後仍是不免斷腿喪命……」

那些女子嚇得全身發抖，求道：「奴僕等該死，教主開恩。」童姥向虛竹道：「這陽天部諸婢，總算找到了我，罪判可以輕一些，其餘八部的一眾奴婢，斷手斷腿，由你去處置吧。」那些女子叩首道：「多謝教主。」童姥喝道：「怎地不向新教主叩謝？」眾女忙又向虛竹叩謝。虛竹雙手亂搖，道：「罷了，罷了！我怎麼能做你們的主人？」童姥道：「我雖命在頃刻，但親眼見到賊賤人先我而死，生平武學，又得了個傳人，可說死也瞑目，你竟不肯答應麼？」虛竹道：「這個……我是不成的。」童姥哈哈一笑，道：「那個夢中姑娘，你想不想見？你答不答應我做靈鷲峯的主人？」虛竹一聽她提到「夢中姑娘」，全身為之一震，再也無法拒卻，只得紅着臉點了點頭。童姥笑道：「很好，很好，你將那幅圖畫拿來，讓我親手撕個稀爛，我再無掛心之事，便可指點你去尋那夢中姑娘的道路。」

虛竹心想李秋水已死，這畫已無用處，既然童姥要撕爛了洩憤，且也由她，於是將那幅圖畫取了過來。童姥伸手拿過，就着日光一看，不禁「咦」的一聲，臉上現出又驚又喜的神色，再一審視，突然哈哈大笑，叫道：「不是她，不是她！哈哈，哈哈，哈哈！」大笑聲中，兩行眼淚從頰上滾滾而落，頭頸一軟，腦袋垂下，就此無聲無息。虛竹一驚，伸手去扶時，只覺她全身骨骼如綿，縮成一團，竟是死了。靈鷲宮昊天部一眾青衫女子圍將上來，哭聲大振，甚是哀切，原來這些女子每一個都是在艱難困危之極的境遇中由童姥出手救出，童姥御下雖嚴，但人人感激她的恩德。

虛竹想起四個多月中和童姥寸步不離，蒙她傳授了不少武功，同時察覺她雖然脾氣乖戾，對待自己可說甚好，此刻見她一笑身亡，心中難過，也伏地哭了起來。忽聽得背後一個陰惻惻的聲音道：「嘿嘿，姊姊，終究是你先死一步，到底是你勝了，還是我勝了？」虛竹聽得李秋水的聲音，大吃一驚，心想怎地死人又復活了？一躍而起，轉過身來，只見李秋水身子已然坐直，背靠樹上，說道：「賢侄，你把那幅畫拿過來給我瞧瞧，為甚麼姊姊又哭又笑，啼笑皆非的西去？」

虛竹輕輕扳開童姥的手指，將那幅畫拿了出來，一瞥之下，見那畫上仍是那個宮裝美女，面貌就和王玉燕一般無異，只是水浸之後又再晒乾，筆致有許多地方模糊了。他走向李秋水，將那畫交了給她。李秋水接過畫來，淡淡一笑，道：「你們教主和我苦拼數十日，終於不敵，你們這些螢燭之光，也敢和日月相爭麼？」虛竹一回頭，只見一眾青衫女子手按劍柄，神色極是悲憤，顯然是要一擁而上，殺李秋水而為童姥報仇，只是未得新主人的號令，不敢貿然動手。

虛竹說道：「師叔，你，你……」李秋水道：「你師伯武功是很好的，就是有時候不大精細。她救兵一到，我那裏還有抵禦的餘地，自然只好詐死，嘿嘿，終於是她先我而死。她全身骨碎筋斷，吐氣散功，這種死法，卻是假裝不來的。」虛竹道：「在冰窖中惡鬥之時，師伯也曾假死，騙過了師叔一次，大家扯直，可說是不分高下。」李秋水嘆了口氣，道：「在你心中，總是偏向你師伯一些。」一面說，一面將那畫展開來，一瞥之下，臉上神色大變，雙手不住發抖，連得那畫也是簌簌顫動，低聲道：「是她，是她，是她！哈哈，哈哈，哈哈！」她雖然發笑，但笑聲之中，充滿了愁苦傷痛。虛竹情不自禁的為她難過，道：「師叔，那是怎麼了？」心下尋思：「一個說『不是她』，一個說『是她』，卻不知到

底是誰？」

李秋水向畫中的美女凝神良久，道：「你看，這人嘴角有個酒窩，右眼旁有顆黑痣，是不是？」

虛竹看了看畫中美女，點頭道：「是！」李秋水黯然道：「她是我的小妹子！」

虛竹更是奇怪，道：「是你的小妹子？」李秋水道：「我小妹子容貌和我十分相似，只是她有酒窩，我沒有，她右眼旁有顆小小黑痣，我也沒有。」虛竹「嗯」了一聲。李秋水又道：「姊姊本來說道，師哥替她畫了一幅肖像，朝夕不離，我早就不信，却……却……却料不到竟是小妹。到底……到底……這幅畫是怎麼來的？」虛竹當下將無崖子如何臨死時將這幅畫交了給自己，如何命自己到天山來尋人傳授武藝，童姥見了這畫後如何發怒等情，一一說了。

李秋水長嘆了口氣，道：「姊姊初見此畫，只道畫中人是我，一來相貌甚像，二來師哥一直和我很好，何況……何況姊姊和我相爭之時，小妹子還只十五歲，她又不會絲毫武功，姊姊說甚麼也不會疑心到是她，全沒留心到畫中人的酒窩和黑痣。唉，小妹子，你好，你好！」

李秋水連說了兩聲「你好」，不禁怔怔的流下淚來。虛竹心想：「原來師伯和師叔雖對師父都是一往情深，師父心目之中，却是另有其人。却不知師叔這個小妹子，是不是尚在人間？師叔說她完全不會武功，怎麼師父又命我持此圖像來尋師學藝？」忽聽得李秋水尖聲叫道：「姊姊，你我兩個都是可憐虫，都……都……教這沒良心的給騙了，哈哈，哈哈，哈哈！」她大笑三聲，身子一仰，翻倒在地。虛竹俯身去看時，但見她口鼻流血，氣絕身亡，看來這一次再也不會是裝假的了。

虛竹瞧着兩具屍首，不知如何是好。昊天部為首的老婦說道：「主人，咱們是否要將教主遺體運回靈鷲宮隆重安葬？敬請主人示下。」虛竹道：「該當如此。」他指着李秋水的屍身道：「這位是你們教主的同門師妹，雖然她和教主生前有仇，但……但死時怨仇已解，我看……我看也……不如一併運去安葬，你們以為怎樣？」那老婦躬身道：「謹遵吩咐。」虛竹心下甚慰，他本來生怕這些青衫女子仇恨李秋水，不但不願運她屍首去安葬，說不定還會毀屍洩憤，不料竟是半分異議也無，殊不知童姥治下眾女對主人敬畏無比，從不敢有半分違拗，虛竹既是她們新主人，自是言出法隨，一如所命。

那老婦指揮眾女，用毛氈將兩具屍首裹好，放上駱駝，然後恭請虛竹上駝，虛竹謙遜了幾句，心想事已如此，總得親眼見到童李二人遺體入土，這才回少林寺去待罪，是領責重行受戒，還是索性還俗，都得聽方丈及師父的示下。問起那老婦的稱呼，那老婦道：「奴婢夫家姓余，教主叫我『小余』，主人隨便呼喚就是。」童姥九十餘歲，自然可以叫她「小余」，虛竹却不能如此叫法，說道：「余婆婆，我道號虛竹子，大家平輩相稱便是，主人長，主人短的，豈不是折殺了我麼？」余婆拜伏在地，流淚道：「主人開恩！主人要打要殺，奴婢甘受，求懇主人別把奴婢趕出靈鷲宮去。」

虛竹驚道：「快起來，何出此言？」忙伸手將她扶起，其餘眾女都跪下求道：「主人開恩。」原來童姥怒極之時，往往口出反語，對人特別客氣，對方勢必身受慘禍，苦不堪言。烏老大等洞主、島主逢到童姥派人前來責打辱罵，反而設宴相慶，便知再無禍患，即因此故。這時虛竹對余婆謙恭有禮，眾女只道他要下手重責，一齊跪地求情。虛竹問明原由，再三溫言安慰，眾女却仍是惴惴不安。虛竹上了駱駝後，眾女說什麼也不肯乘坐，只是牽了駱駝，在後步行跟隨。虛竹道：「咱們須得儘快趕上靈鷲宮去，否則天時已暖，只怕教主的遺體途中有變。」眾女這才不敢違拗，但各人只在他坐騎之後遠遠隨行。虛竹想要問問靈鷲宮中情形，竟是不得其便。

一行人逕向西行，走了兩日，途中遇到了陽天部的哨騎。余婆發出訊號，那哨騎回去報信，不久陽天部諸女飛騎到來，一色都是紫衫，先向童姥遺體叩拜，然後參見新主人。陽天部的首領姓石，三十來歲年紀，虛竹便叫她「石嫂」。他生怕眾女起疑，言辭間不敢客氣，只是淡淡的安慰了幾句，說她們途中辛苦。眾女大喜，一齊拜謝。如此連日西行，昊天部和陽天部派出的聯絡遊騎，將赤天、朱天、玄天、幽天、成天五部眾女都召了來，只有鸞天部是在極西之處搜尋童姥，未得音訊。靈鷲宮中原無一個男子，虛竹處身數百名女子之間，大感尷尬，幸好眾女對他十分恭敬，若非虛竹出口相問，誰也不敢向他說一句話，倒也使虛竹免了許多為難之處。

—未完—

【前文提要】 何蔚水與洪剛自玉環島逃至大陸，在嶗山脚下登陸，却遇上了望日宮中之人，將二人挾持至望日宮。二人遇到了「宇內一魂」索天青。索天青不信洪剛不會武功，要與他較技，將他帶走。何蔚水找洪剛不到，遇到「金手書生」管鎮，管鎮帶她去見望日上人。望日上人正與一獅鼻人對奕，何蔚水將經過向望日上人說出。

武俠長篇連載

狂波俠影

岳川・文

雲君・圖

第八回　仇人相見　一步登天論技會

望日上人聽到了一半，便已中指一彈，將手中的一枚棋子，彈向掛在樑間的一隻小鈴之上，發出了極其清脆的「叮」地一聲响，悠悠不絕，傳了開去。

不一會，便有一黃衣人掀簾問道：「上人有何吩咐？」

望日上人道：「有請索先生。」

黃衣人答應了一聲，躬身而退。望日上人轉過頭來，對何蔚水道：「你且先坐一回，等他來了，我向他問個明白。」

何蔚水見望日上人對自己十分客氣，心中大是高興，忙道：「兩位前輩在此，晚輩豈敢就坐？」

望日上人淡然一笑，也不再多說，又和那濶口獅鼻，生相十分異特的人，對奕起來。何蔚水趁機打量那獅鼻人，只見他坐在那裏，如同一座山一樣，氣勢非凡，顯是一等一的高人。

但以何蔚水的見識之廣，却是認不出那獅鼻人的來歷來。

望日上人才下了一子，便聽得簾外傳來了索天青的聲音，道：「上人何事召喚？」望日上人道：「索先生請進來。」

簾子一動，宇內一魂索天青便已經走了進來。

索天青才一進來，一抬頭，先看到了何蔚水，他已然呆了一呆，接着，索天青看到了那和望日上人在對奕的獅鼻人，只聽得索天青陡地發出了一聲怪叫，手抖處，「嗤嗤」兩聲，兩枚精光四射的尖梭，已向前電射而出。

那獅鼻人隨手拈起了兩枚棋子，「拍拍」彈出，去勢極疾。

兩枚棋子和兩柄尖梭，在半空之中相碰，發出了錚然之聲，四下飛濺了開去。那獅鼻人已經霍地站了起來，叱道：「好小子！」

那獅鼻人一開口，聲若洪鐘，震得何蔚水的耳際嗡嗡直响。

索天青兩枚暗器，未曾射中對方，身形疾展，已向前欺去。

望日上人雙臂一伸，想要攔住索天青的去路，但是索天青號稱「宇內一魂」，輕功之高，實已到了登峯造極的境地。

望日上人伸手一攔間，索天青的身子，陡地向外盪了開去，已經越過了望日上人，那獅鼻人一見索天青向前欺來，衣袖拂起，袖角如劍，嗤然有聲，向索天青的胸前便點。

索天青一掌反拍，拍在獅鼻人的衣袖之上，「砰」地一聲响，將獅鼻人的衣袖拍開，右掌已經向前疾推而出。

獅鼻人身形一矮，一掌迎了上來，「轟」地一聲响，兩人雙掌相交，掌力迸散，室內狂風亂捲，所有的陳設，盡皆乒乒乓乓亂响，跌倒在地。

兩人對了一掌之後，索天青身形如飛，陡地向一旁閃了開去，而那獅鼻人的身子，則幌了兩下。

從這樣的情形來看，像是獅鼻人的掌力，不如索天青之强。但是索天青却是飄身開去的，又焉知他不是拿樁不定，連站都站不穩，這才飄身閃開的？

索天青一閃開，望日上人一步跨出，便已攔住了兩人，沉聲道：「誰也別動手，若是在望日宮中動手的，那便是不將我放在眼中了！」

索天青和獅鼻人兩人，本來又作勢待向前撲去的，可是一聽得望日上人這樣說法，才又停了下來。

要知道他們的武功，就算能勝過對方的話，那也是萬萬不敢得罪望日上人的。望日上人望了望獅鼻人，又望了望索天青，道：「兩位原來是相識的麼？我竟不知，若早知兩位有過節時，那麼師朋友一到望日宮，我就替兩位引見了！」

望日上人這樣說法，分明是有代索天青和那獅鼻人化解過節之意。

但是，他的話才一出口，索天青便已向望日上人拱了拱手，道：「上人，我在望日宮中，住了許久，蒙你以直情相待，索某十分感激，但如今這畜牲既在望日宮中，索某勢難久待，就此告辭！」

索天青話一說完，手腕陡地一翻，「呼」地一掌，向上疾拍而出，只聽得「轟」地一聲過處，屋頂上已經出現了一個大洞，碎磚碎瓦，如雨飛下。

而在磚石紛飛之中，索天青的身子，如一股急烟一樣，向上疾拔而起在，屋頂的破洞中穿了出去。望日上人急叫道：「索天青慢走！」

只見他一面叫，一面身形一幌，也從屋頂的破洞中竄出。

而那獅鼻人也怪叫道：「姓索的，好不容易見了面，怎地又走了。」大頭一幌，「呼」地一股勁風過處，竟也從破洞中穿出，剎時之間，屋中三人，竟走得一個也不剩下。

何蔚水本來只當索天青一到，望日上人向他查問洪剛的下落，自己便可以和洪剛在一起了。却料不到洪剛的下落，索天青一點也沒有說，才一進來，便和那獅鼻人動起手來。

雙方出手奇快，總共只不過是一眨眼功夫，索天青便自離去，望日上人若是追得他回來還好，若是追不回來，洪剛在何處，有誰知道？

何蔚水心中大急，一提真氣，也上了屋頂。

她一到了屋頂，便看到那獅鼻人氣呼呼地站在屋脊上，却不見索天青和望日上人兩人。

何蔚水暗笑道：「前輩，上人和索先生呢？」

獅鼻人「呸」地一聲，道：「什麼索先生？索王八，索龜蛋，索臭狗！」

何蔚水碰了一鼻子灰，心中雖怒，但是明知那獅鼻人的武功十分高，因之忍住了氣，不敢出聲。

就在這時，只見對面屋脊之人，一條人影，向這裏飛掠了過來，一閃即至，却正是望日上人。上人的面色十分難看，一到便强笑了兩聲，道：「這人的脾氣真怪得可以，硬是不肯回來了。」

何蔚水心想，望日上人這樣說，分明表示他已追上索天青，只不過是索天青不肯回來而已。但事實上的情形是否如此呢？

只怕索天青的輕功極高，望日上人根本未會將之追上，但却又顧住面子，所以才如此說法的。」

何蔚水心中焦切，要知道洪剛的下落，忙道：「上人，和我一齊來的同伴，他——」

何蔚水話未講完，望日上人便已怒道：「索天青已經走了，難道你看不到麼？還在這裏囉唆什麼？還不快替我滾！」

望日上人最後這一句，舌綻春雷，何蔚水首當其衝，幾乎被他這一聲大喝，震得自屋脊之上，直向下滾了下去。何蔚水身子幌了一幌，勉力站穩，急道：「上人，我那同伴，必在望日宮中的。」

望日上人「嗄」地一聲，道：「那你可是要搜我望日宮麼？」

望日上人這句話一出口，何蔚水不禁大驚，要知道望日上人這樣說法，便是視何蔚水有了挑釁之意。何蔚水的仇人是天邪地凶，天邪地凶的「撫天宮」當然比望日宮厲害，何蔚水也勢在必闖，但那却要等她練成了「異數經」之後，絕不是現在。

現在她又怎敢得罪望日上人，說是要搜查望日宮？

她忍住了氣，道：「上人別見怪，我……只不過是關心我那同伴而已，事實上，我那同伴，他是根本一點武功也不會的，而且身子極弱——」

她講到這裏，望日上人面上，已現出了大不耐煩的神色來。

可是那獅鼻人却陡地一躍，來到了望日上人的身邊，俯耳低語了幾句，望日上人的面上，也頓時現出了又驚又喜的神色來，點了點頭，再抬起頭來，道：「你同伴若是在望日宮中的話，我留着他又有什麼用？你在崂山脚下相候，我自會差人送他下山來的，你速速下山去吧，要不然我就不客氣了！」

何蔚水自幼便隨着父親闖蕩江湖，後來父親又被仇人所害，寄人籬下，苦心設計，盜了異數經，這鑑貌辨色的本領，自然是會的。

她當時一看望日上人和那獅鼻人的情形，便知道其中大有蹊蹺。

但是究竟是有什麼花樣，她一時之間，却也難以想得出來。

她心念電轉間，已有了主意，當下立時恭恭敬敬，道：「晚輩遵命！」

她話一說完，又向望日上人和那獅鼻人行了一禮，身形閃動，向下躍了下去，一停不停，便向前飛掠而出，轉過了牆角，才回過頭來。

她回頭一看，只見已看不到那屋角中的情形了，便連忙停了下來，四面一看，別無他人，她貼着牆走出了幾步，到了一扇窗前，伸指點破了窗紙，向窗內看去，只見裏面是一個小廳，並無一人。

何蔚水連忙推開了窗子，一翻身，進了那小廳。

她剛一躍了進去，便聽得「叮叮叮」地三聲。那三下響，就在小廳之外傳了進來。何蔚水陡地一驚，一閃身，躲到了一幅帷子後面，屏住了氣息，只聽得望日上人的聲音，正在門口響起，道：「師兄，那邊屋頂已壞，請這裏坐。」

那獅鼻人聲若洪鐘地道：「給這姓索的臭王八攪壞了一局棋，太掃興了！」

望日上人「哈哈」一笑，道：「據師兄所說，若是事實的話，那麼索天青倒是留下一件極大的好事給我們啦！」

兩人講到這裏，已經推門而入。

躲在帷後的何蔚水，聽得望日上和那獅鼻人推門走了進來，心中不禁叫苦不迭！

本來，她只是準備躲了起來，看望日上人的行動的，或是等天色黑了之後，再在望日宮中，尋找洪剛的下落。却料不到自已躲的地方太近，望日上人竟恰好會來到了這裏！

她知道望日上人和這獅鼻人，俱是非同小可的絕頂高手，只要被他們聽到一點聲息，那便立時可以知道有人躲在這裏的了，所以她緊緊地屏除了氣息，更是連一動都不敢動。

她聽得兩人坐了下來，緊接着，又是一陣急驟的脚步聲傳了過來，顯是有七八個人，奔了進來。

望日上人吩咐道：「索天青已經離開了望日宮，你們要小心防衛，絕不能讓他再踏入望日宮半步，一發現他，必需出死力阻攔，並且立即發警通知我。」

那幾個人齊聲答應。

望日上人又吩咐道：「管朋友，你立即去搜索索天青平時所到的地方，若是見到一個身形瘦削，滿面病容的年輕人，立即來告訴我。」

何蔚水知道，那「管朋友」，一定便是金手書生管鎮了。

只聽得管鎮的聲音，像是十分疑惑，道：「一個滿面病容的年輕人？」

望日上人道：「是，快去，快去！」

那一陣急驟的脚步聲，又自近而遠地傳了開去，顯是依照望日上人的吩咐去行事了。

何蔚水在帷後，心知管鎮一定是去尋找洪剛了，她真恨不得脅生雙翅，飛了出去，和管鎮一齊去尋找洪剛才好！

但是，她却只得一動也不動地躲着。

而這時候，她的心中，也不免奇怪到了極點！

因為，聽望日上人的口氣，像是對洪剛十分重視。

那是為什麼呢？洪剛事實上是一個絕不會武功的人，為什麼索天青一見他面，便要與之「砌磋武功」，而望日上人這時又命金手書生管鎮去尋找洪剛，這究竟是為了什麼呢？

索天青和望日上人，全是一等一的高手，絕不是沒有見識之人，為什麼他們會那樣子重視洪剛呢？

何蔚水想來想去，只是覺得一點道理也沒有，這可以說是天下最大的怪事！

她一面想，一面仍用心聽着廳中的動靜。

只聽得望日上人又道：「師兄，若你所言是實，那麼，明年秋天，六盤山接天峯，『一步登天』石上論技，你我便可以大顯所能了。」

獅鼻人「嘿嘿」乾笑了兩聲，道：「上人，你連說了幾遍『如果你說是實』，莫非上人還不很相信我所說的話麼？」

望日上人也就笑了幾聲，道：「倒不是不信，只是這乃是稀世難有的際遇，使我難以相信事情會來得如此之容易而已。」

獅鼻人道：「上人，這論技大會，十年一度，我久居域外，還未曾躬逢其盛，我只知事在六盤山接天峯頂進行，剛才你說什麼『一步登天』石，那又是什麼玩意兒？」

望日上人道：「噢，那是一塊大石——」

何蔚水並沒有去詳細聽望日上人的解釋，因為這些事情她是知道的。十年一度，論技大會，這是武林中一等一的大事。當九年之前那一次論技大會舉行的時候，何蔚水也曾隨父親去觀光過。黑盜何天浪在武林中

雖然十分有名，但論技大會卻是沒有他的份兒，能上「一步登天」石上去一顯身手的，全是正邪各派，一等一的高手。

有一些身份眞正高的人物，如各大派的掌門，大都不去，但也派有得意弟子，前去觀摩各門各派的絕技，而各邪派的首惡，卻要親臨，惡鬥一番。

論技大會在六盤山接天峯進行，一則是因爲六盤山在中原中心，四面八方的武林中人趕來六盤山，路程全差不多。

二則，那接天峯高入雲霄，人跡不至，不是有武功之人，不要說上得接天峯，連要披荆斬棘，驅虎逐狼，來到接天峯下，也無可能。可以不驚俗人耳目。

而接天峯陡削無比，武功稍差的人，也上不了山峯，到了山峯頂上，則是一個極大的石坪，石坪之上，只可容千人之多。

在石坪的正中，卻是天生的一根大石筍，那根石筍，下端粗可兩人合抱，卻是下銳上丰，越向上去，石筍越粗。

在頂端，約有一丈五六見方大小，這一根石筍，直豎在峯頂，約有六丈高下，仰頭望去，當

眞有上得石筍，再登一步，便可以上天之勢，所以這塊石筍，便被稱作「一步登天」。

而事實上，武林中人在論技大會上，只要能上那塊「一步登天」石的話，即使敗下陣來，如果他本來是一個藉藉無名之人，那也必然聲名大噪，眞正一步登天。

九年之前，何蔚水隨着父親，在峯頂上仰頭上望，論技大會進行了七天，有的比賽，進行往往一個對時，何蔚水年紀還小，看久了便瞌睡，誰勝誰負，也不很關心。

她只記得，七天論技下來，最後站在「一步登天」大石上的，是一個一身黑衣的中年書生，那中年書生自稱「玄衣人」，他來歷身份如何，也無人知道。最後敗在「玄衣人」手下的，乃是天邪、地凶兩人。

當玄衣人勝了天邪地凶之際，有幾個人不識趣，大聲叫好，被天邪地凶記在心中，會散後，便派出弟子，將叫好之人，一一誅殺。何蔚水的父親，便是因叫了一聲好而死的。

當年叫好的人，約有三二十人，在這九年來，只怕也已死盡了。

何蔚水當時，聽得望日上人又提起十年一度的論技大會來，她心中實是慨憤莫名。

因爲，上一次論技大會舉行的時候，她還是一個無憂無慮的小女孩，但是如今，她却是身負血仇，滿懷憂愁的少女了。

何蔚水心中，暗暗地嘆着氣，又聽得那獅鼻人道：「原來如此，那每次論技，只是一人獨得天下至尊的稱號了？」

望日上人道：「正是，論技會共行了四次，第一次，少林方丈我獨大師親至，自然是他得了第一；第二次，是武當金道人，以一柄竹劍，稱王於天下；第三次，各大派掌門相約不至，免傷和氣，只派弟子前來觀摩，是海南異人，乾坤狹黎三椎黎狹主技壓羣雄；最近一次，是一個玄衣人戰敗了天邪、地凶，無人再與之動手，而得了冠軍。」

獅鼻人「嗯」地一聲，道：「那玄衣人是什麼來歷？」

望日上人道：「天下能人異士極多，那人竟不留姓名而去。」

獅鼻人道：「原來如此，那我明年一定要大開眼界了。」

望日上人道：「以師兄的武功而論，尊駕有望。」獅鼻人道：「只要上人肯以相讓就好。」

兩人講到這裏，却發出了一陣笑聲。

但何蔚水却可以聽得出，他們兩人的笑聲，都十分勉强，絕不自然！

正在此時，突然又聽得一人，飛奔而至，嚷道：「索先生要闖進宮來，已傷了一人了！」

獅鼻人一聲怪叫，但是怪叫聲才起，他人已向外撲了出去，因爲那一下叫聲，使到尾聲時，聽來已是在十數丈開外了！

望日上人道：「金手書生呢？」

那人答道：「屬下未曾看到。」

望日上人「嗯」地一聲，道：「你去吧，看獅王帥奇，和索天青動手情勢如何，再來告我。」那人又答應了一聲，便自離去。

何蔚水聽廳中的脚步聲，望日上人像是正在來回踱步。

何蔚水這時，才知道那獅鼻人的姓名，原來竟是西域高人，獅王帥奇。却是不知他何以會和索天青有仇的。

何蔚水只盼望日上人快快離去，自己可以易地藏身，但望日上人偏偏不走。

何蔚水心中，不禁大是焦急，她知道自己如今內功頗高，但是屏住了氣息，時間眞正長了，也是不行，而望日上人的武功如此之高，自己想透氣而又不被他發覺，那是絕無可能之事！

何蔚水正在無法可施間，只聽得又有人奔了進來，道：「上人，果然有一個年輕人，就在索天青的臥室之中，屬下已找到了。」

那人的聲音，何蔚水一聽，便聽得出是金手書生管鎮。

那麼，管鎮口中所說，在索天青臥室中的年輕人，當然便是洪剛了，何蔚水的心神，不禁大是緊張。

只聽得望日上人道：「是麼？」他這兩個字一出口，人已到了門外。

何蔚水一聽得望日上人已經離去，心中才略鬆了一口氣。

她連忙一掀帷子，走了出來。可是她才一走出，不禁呆了。

原來她聽得管鎮說在索天青的臥室中找到了一個年輕人，那定然是洪

剛了，而望日上人已經離去，她也想立即跟去，看個究竟。

所以，她一聽得望日上人的聲音，漸漸遠去，便立即掀帷而出的。

可是，她一時心急，却忘了望日上人雖去，但是金手書生管鎮却還在！

她一掀帷子，走了出來，管鎮本來也待向外走去的，一聽得有聲，立即轉過身來，和何蔚水打了一個照面，何蔚水陡地呆住不動。

管鎮「咦」地一聲，道：「原來是你，你躲在帷後則甚？」

何蔚水心頭怦怦亂跳，道：「是……是上人着我在此的。」

管鎮滿面皆是疑惑不信之色。何蔚水來見望日上人，管鎮是知道的，因爲是他帶何蔚水進來的，但究竟是不是望日上人令何蔚水在這裏，還是何蔚水自己在此，另有所圖，那却不得而知了。

何蔚水一見管鎮面有疑色，心中知道不妙，她心想自己若不是先下手爲強，那麼自己的行藏，可能便要洩漏了。

她心中雖然焦急，但却仍是滿面笑容，向管鎮走出了兩步，道：「管前輩，你不信麼？」

她走出了兩步之後，已經來到了管鎮的身前。

管鎮道：「不錯，我確是——」

他一句話未曾講完，何蔚水右手手掌，已經疾揚了起來，一掌向前印出，手掌印出的地方，正是管鎮胸前的「華蓋穴」。

金手書生管鎮，也是在武林中大有名望的人物。可是管鎮在那時候，却是萬萬想不到，一個年紀輕輕的小姑娘，會有如此高的內功，而且還敢在望日宮中向他下毒手！

他可以說是絕無提防，兩人隔得又近，何蔚水出手又快，手掌才一揚起，便聽得「砰」地一聲響，一掌正擊在管鎮的「華蓋穴」上！

何蔚水此際的武功之高，已經不致於在金手書生管鎮這等人物之下，再加上那「華蓋穴」乃是五臟之華蓋，是人身一等一的要穴。

何蔚水傾全力擊了上去，一聲響過處，管鎮的身子，向後騰騰騰地連退出了三步。

何蔚水向後退出，當然不是被什麼力道震退開去的，那是因爲她心的中感到害怕而後退的。

她的武功實際上已和管鎮相類，但是她的聲望地位，却和金手書生絕不能比。她想到自己是和金手書生這樣的高人在動手，心中便不由自主，生出了懼意。而一掌擊中了金手書生之後，她更怕金手書生還手，是以立即向後退去。

她退出了七八步之後，靠牆而立，只見金手書生管鎮，向後連退了三步，身形一凝，便已經站定，自他的喉間，發出了一陣極其奇怪的聲音來，雙眼之中的神采，更是駭人之極。

何蔚水只覺得自己雙腿發軟，幾乎站立不穩，她靠着牆，不斷喘氣，只見金手書生管鎮，身子陡地向前，疾衝了過來，直致到何蔚水的面前，右手揚起，他手上金絲織成的手套，閃着奪目的光輝，五指如鈎，向着何蔚水的頭頂，直抓了下來。

何蔚水這時，已駭得難以還手，雙腿一軟，身子貼着牆，向下滑了下去。

金手書生的右手，跟着向下滑來。

在何蔚水坐倒在地上之後，金手書生的五指，也已抓到了何蔚水的頭頂。

但是這時，金手書生的身子，却也一軟，向下倒來，竟壓在何蔚水的身上。

何蔚水在一時之間，根本弄不明白是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

她定了定神，首先肯定自己並未曾受傷，金手書生的那一抓，像是絕未用力，五指只不過在她的頭頂上畧碰了一碰而已。

當她再向金手書生看去的時候，只見金手書生面如死灰，肌肉扭曲，已經死去了。

何蔚水連忙將金手書生的身子推開，站了起來。

直到此際，他才知道金手書生在中了自己的一掌之後，已是傷重將死，他那一撲一抓，只是在一口氣還未斷時所發出的。

只怕在她撲到自己的面前時，便已經斷氣，所以那一抓，也變得一點力道也沒有了。

何蔚水死裏逃生，心中暗叫了一聲「好險」，不敢再在這裏多逗留，一閃身子，便已向外疾掠了出去，沿着高牆，向前走去。

一路上，老遠地看到有人影，便躲了起來，閃閃縮縮，走出了不少路。

她還是第一次來望日宮，根本不知道索天青的住所是在什麼地方，走了半晌，也是毫無頭緒，她心想，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必定要制住了一個人，問上一問，才是道理。

她在牆角處等着，不一會，便見兩個身形高大的人，向前掠來。

那兩人來勢極快，而且身形高大，看來武功甚高，又有兩個人之多，何蔚水自然不敢動手，只是躲在牆角，一動不動。

在那兩人過去之後不久，只見又有一人，向前慢慢地走了過來。

那人身形矮小，縮着頭，看來一副精神萎靡的情形，正向着牆角，慢慢走到。

何蔚水心想，那人多半是望日宮中的衞士之類的小人物，抓住了他來問一問，那却是再好沒有了。

她耐着性子等着，一等那人過了牆角，一伸手，五指如鈎，便向那人的後頸抓去，一抓便抓個正着，將那人直拖過了牆角，來到了一個小巷之中。

那人氣喘不已，何蔚水粗着聲音喝道：「不准叫，你可知我是什麼人？」

何蔚水抓住了那矮子的後頸，將那矮子拖着走，那矮子始終沒有機會看到她。

何蔚水一問之後，那矮子才以一種十分奇怪的聲音道：「我……我不知道。」

何蔚水「哼」地一聲，道：「我是勾命無常，催魂判官，我問一句，你說一句，若是你道半個不字，我立時取你性命。」

那矮子道：「是……你說……你說。」

何蔚水道：「我問你，索天青的住所在何處？」

那矮子道：「索天青麼？你向東走，看到有兩株古柏的那個院子就是了。你問索天青的住所作什麼啊。」

何蔚水道：「不要你管，雖然你向我說了，我還要委曲你一下。」

那矮子道：「你不殺我麼？」

何蔚水嘆了一口氣，道：「我和你無怨無仇，殺你爲什麼來？」

那矮子道：「小姑娘心地倒還算不錯。」

何蔚水一聽得那矮子稱自已爲「小姑娘」，不禁嚇了一大跳。

因爲她一直是粗着嗓子在說話的，而且那矮子也未會看到過自已，如何便知自已「小姑娘」。

她呆了一呆，道：「我要點了你的穴道，留你在這裏，不論是什麼人見到你，都會來救你的了。」

那矮子道：「小姑娘，我是不打緊的，可是你自己又如何呢？」

何蔚水的心中又是一震，聽出那矮子的話，像是大有深意在。

可是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下，何蔚水却也不及去深究，她只是道：「我自有辦法，你不必理我！」她一伸手，封住了那矮子的「肩井穴」。

由於她覺得那矮子一點也不會武功，所以下手十分輕，點倒之後，將那矮子放了下來，身子已倒射出那條小巷去。

何蔚水才一射出小巷，那矮子便已一骨碌站了起來。只見他頭大五官小，眼睛鼻子都擠在一起，樣子十分滑稽，令人看來發笑。

他一躍而起之後，便「刷」地掠到了小巷口，去勢之快，何蔚水望塵莫及。

那矮子到了巷口，看到何蔚水向東掠去，他便跟在後面，何蔚水竟了無所覺。

何蔚水向前走出了不多遠，便看到了兩株古柏。

她經過了幾堵高牆，已來到了那兩株古柏之前，古柏是種在一個小院子中的，再過去，便是一所十分精緻的院落。

何蔚水正待向前衝進去之際，忽然聽得屋子中，傳來了望日上人「哼」地一聲響。

何蔚水連忙將身一隱，隱在一株古柏之後，她才一隱起，望日上人已疾馳而出。

—未完待續—

明報叢書之二

明天的中國

單行本經已出版

書店報攤 均有出售

每冊定價港幣弍元五角

名作家曾雅也所著「明天的中國」一文，自在明報「自由談」連載以來，廣受讀者歡迎，咸認是一部探討祖國問題的巨著，是明天中國的一幅美麗藍圖。至於立論之公正，文筆之流暢，猶餘事耳。今承廣大讀者要求，特由曾雅也先生重新予以審訂增刪，付梓印行。全書共十餘萬字，訂價每冊港幣弍元五角，各書店報攤有售。凡我炎黃子孫，愛國人士，均應人手一冊，以作研究祖國問題之參考。

可也茲髮頭水

能使白髮轉黑！

護髮生髮
芬芳馥郁
絕無色素
永不黏污

每日搽用"可也"頭水一次繼續十天白髮即回復烏潤可鑑

令你青春常駐！

總代理：比利嬰洋行 電話 37563 24485

·港九各大公司藥房均有代售

武俠與歷史 小說雜誌

出版者：武史出版社
香港謝斐道三九九號四樓
電話：七二三一三六 七二〇七一七

督印人：沈仲森

主編：金庸

承印者：朗文印務公司
香港北角渣華道一一〇號
電話：七〇七九二八

總代理：鄭拾記報局
香港卑利街四十六號

海外地區總發行：胡敏生記
香港灣仔洋船街三十二號

封面彩印：新昌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英皇道六五五號五樓B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